

韓非子集解



上海

下册



韓非子集解 卷下

外儲說右上

君所以治臣者有三

〔一〕勢不足以化則除之。師曠之對晏子之說皆令逐走也。未知除患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說春秋也。善持尼以遇勢。而况錯之於君乎。是以太公望殺狂裔。而臧薛公知之。故與二樂博。此皆知同異之反也。故明主之見。則下有因而人主惑矣。辭言通。則臣難言。而主不神矣。說在申子之言六愷。之言弋也。患在國年之請變。與宣王之太息也。明之以靖郭氏之獻十珥也。與犀首甘戍之道穴聞也。堂谿公知術。故問玉卮。昭侯能術。故以聽獨寢。明主之道。在申子之勸獨斷也。

〔二〕術之不行。有故不殺其狗。則酒酸。夫國亦有狗。且左右皆社鼠也。人主無堯之

再誅。與莊王之應太子。而皆有薄媼之決。蔡姬也。知貴不能以教。歌之法。先揆之。吳起之出愛妻。文公之斬顛頡。皆違其情者也。故能使人彈疽者。必其忍痛者也。右經

〔一〕賞之譽之不勸。罰之毀之不畏。四者加焉不變。則其除之。齊景公之晉。從平公飲。師曠侍坐。景公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將奚以教寡人。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中坐酒酣將出。又復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奚以教寡人。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出之舍。師曠送之。又問政於師曠。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歸。思未醒而得師曠之所謂。公子尾公子夏者。景公之二弟也。甚得齊民。家富貴而民說之。擬於公室。此危吾位者也。今謂我惠民者。使我與二弟爭民邪。於是反國。發廩粟以賦衆貧。散府餘財以賜孤寡。倉無陳粟。府無餘財。宮婦不御者出嫁之。七十受祿米。鬻德惠施於民也。已與二弟爭居二年。二弟出走。公子夏逃楚。公子尾走晉。景公與晏子游於少海。登柏寢之臺。而還望其國。曰。美哉決決乎。堂堂乎。後世將孰有此。晏子對曰。其田成氏乎。景公曰。寡人有此國也。而曰田成氏有之。何也。晏子對曰。夫田成氏甚得齊民。其於民也。上之請爵祿。行諸大臣。下之私大斗斛區釜以出貨。小斗斛區釜以收之。殺一牛。取一豆肉。餘以

食士終歲布帛。取二制焉。餘以衣士。故市木之價不加貴於山。澤之魚鹽龜鼈蠃蚌。不貴於海。君重斂而田成氏厚施。齊嘗以飢道旁餓死者不可勝數也。父子相牽而趨田成氏者。不聞不生。故周秦之民相與歌之曰。謳乎其已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詩曰。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今田成氏之德而民之歌舞。民德歸之矣。故曰其田成氏乎。公泫然出涕曰。不亦悲乎。寡人有國而田成氏有之。今爲之奈何。晏子對曰。君何患焉。若君欲奪之。則近賢而遠不肖。治其煩亂。緩其刑罰。振貧窮而恤孤寡。行恩惠而給不足。民將歸君。則雖有十田成氏。其如君何。或曰。景公不知用勢。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夫獵者託車輿之安。用六馬之足。使王良佐轡。則身不勞而易及。輕獸矣。今釋車輿之利。捐六馬之足。與王良之御。而下走逐獸。則雖樓季之足。無時及獸矣。託良馬固車。則臧獲有餘。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夫不處勢以禁誅。擅愛之臣。而必德厚以與天下齊行。以爭名。是皆不乘君之車。不因馬之利。車而下走者也。故曰景公不知用勢之主也。而師曠不知。晏子不知。除患之臣也。子夏曰。春秋之記。臣殺君。子殺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以至矣。凡姦者行久而成積。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

殺。故明主蚤絕之。今田常之爲亂。有漸見矣。而君不誅。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而使其主行惠。故簡公受其禍。故子夏曰。善持勢者。蚤絕姦之萌。季孫相魯。子路爲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當此之爲。子路以其私秩粟爲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滄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爲乃滄之。子路怫然怒。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爲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滄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汝知之。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之滄之。爲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滄之。將奪肥之民邪。孔子駕而去魯。以孔子之賢。而季孫非魯君也。以人臣之資。假人主之術。蚤禁於未形。而子路不得行其私惠。而害不得生。況人主乎。以景公之勢。而禁田常之侵也。則必無劫弑之患矣。太公望東封於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喬。華士昆弟二人者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

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於營丘。使吏執殺之以爲首誅。周公旦從魯聞之。發急傳而問之曰。夫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而殺賢者。何也。太公望曰。是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無求於人者。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無上名。雖知不爲望用。不仰君祿。雖賢不爲望功。不仕則不治。不任則不忠。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當誰爲君乎。不服兵革而顯。不親耕耨而名。又所以教於國也。今有馬於此。如驥之狀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驅之不前。却之不止。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則臧獲雖賤。不託其足。臧獲之所願託其足於驥者。以驥之可以追利辟害也。今不爲人用。臧獲雖賤。不託其足焉已。自謂以爲世之賢士。而不爲主用。行極賢而不用於君。此非明主之所臣也。亦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誅之。一曰。太公望東封於齊。海上有賢者狂裔。太公望聞之。往請焉。三却馬於門。而狂裔不報見也。太公望誅之。當是時也。周公旦在魯。馳往止之。比至已誅之矣。周公旦曰。狂裔天下賢者也。夫

子何爲誅之。太公望曰。狂喬也。議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吾恐其亂法易教也。故以爲首誅。今有馬於此。形容似驥也。然驅之不往。引之不前。雖臧獲不許託足於其軫也。如耳說衛嗣公。衛嗣公說而太息。左右曰。公何爲不相也。公曰。夫馬似鹿者。而題之千金。然而有百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馬爲人用。而鹿不爲人用也。今如耳萬乘之相也。外有大國之意。其心不在衛。雖辯智亦不爲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薛公之相魏昭侯也。左右有樂子者。曰。陽胡潘。其於王甚重。而不爲薛公。薛公患之。於是乃召與之博。予之人百金。令之昆弟博。俄又益之人二百金。方博。有閒謁者。言客張季之子在門。公怫然怒。撫兵而授謁者曰。殺之。吾聞季之不爲文也。立有閒時。季羽在側曰。不然。竊聞季爲公甚。顧其人陰未聞耳。乃輟不殺。客大禮之曰。曩者聞季之不爲文也。故欲殺之。今誠爲文也。豈忘季哉。告廩獻千石之粟。告府獻五百金。告騶私廩獻良馬固車二乘。因令奄將宮人之美妾二十人并遺季也。樂子因相謂曰。爲公者必利。不爲公者必害。吾曹何愛不爲公。因斯競勸而遂爲之。薛公以人臣之勢。假人主之術也。而害不得生。況錯之人主乎。夫馴鳥斷其下頷焉。斷其下頷。則必恃人而食焉。得不馴乎。夫明主畜

臣亦然。令臣不得利君之祿，不得無服上之名。夫利君之祿，服上之名，焉得不服。

(二)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其知見，人惑之；不知見，人匿之。其無欲見，人司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吾無從知之，惟無爲可以規之。一曰：申子曰：慎而言也。人且知女，慎而行也。人且隨女，而有見知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女有知也。人且臧女，女無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無爲可以規之。田子方問唐易鞠曰：弋者何慎？對曰：鳥以數百目視子，子以二目御之。子謹，周子廩。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加之國。鄭長者聞之。田子方知欲爲廩而未得，所以爲廩。夫虛無無見者，廩也。一曰：齊宣王問弋於唐易子曰：弋者奚貴？唐易子曰：在於謹廩。王曰：何謂謹廩？對曰：鳥以數十目視人，人以二目視鳥，奈何不謹廩也？故曰：在於謹廩也。王曰：然則爲天下何以爲此廩？今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將何以自爲廩乎？對曰：鄭長者有言曰：夫虛靜無爲而無見也，其可以爲此廩乎？國羊重於鄭君，聞君之惡己也，侍飲因先謂君曰：臣適不幸而有過，願君幸而告之。臣請變更，則臣免死罪矣。客有說韓宣王，宣王說而太息。左右引王之說之曰：先告客以爲德。靖郭君之相齊也，王后死，未知

所置。乃獻玉珥以知之。一日薛公相齊。齊威王夫人死。中有十孺子。皆貴於王。薛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請置一人以爲夫人。王聽之。則是說行於王而重於置夫人也。王不聽。是說不行而輕於置夫人也。欲先知王之所欲置以勸之。王置之。於是爲十玉珥而美其一而獻之。王以賦十孺子。明日坐視美珥之所在。而勸王以爲夫人。甘茂相秦。惠王。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閒有所言曰。寡人將相子。甘茂之吏道穴聞之曰。以告甘茂。甘茂入見王曰。王得賢相。臣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安更得賢相。對曰。將相犀首。王曰。子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泄。乃逐之。一日犀首天下之善將也。梁王之臣也。秦王欲得之與治天下。犀首曰。衍其人臣者也。不敢離主之國。居期年。犀首抵罪於梁王。逃而入秦。秦王甚善之。樗里疾秦之將也。恐犀首之代之將也。鑿穴於王之所常隱語者。俄而王果與犀首計曰。吾欲攻韓。奚如。犀首曰。秋可矣。王曰。吾欲以國累子。子必勿泄也。犀首反走再拜曰。受命。於是樗里疾也道穴聽之矣。郎中皆曰。兵秋起攻韓。犀首爲將。於是日也。郎中盡知之。於是日也。境內盡知之。王召樗里疾曰。是何匈匈也。何道出。樗里疾曰。似犀首也。王曰。吾無與犀首言也。其犀首何哉。樗里疾曰。犀首

也。羈旅新抵罪。其心孤。是言自嫁於衆。王曰。然。使人召犀首。已逃諸侯矣。堂谿公謂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卮。通而無當。可以盛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乎。昭侯曰。可。對曰。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雖有乎千金之玉卮。至貴而無當。漏不可乘。水則人孰注漿哉。今爲人之主而漏其羣臣之語。是猶無當之玉卮也。雖有聖智。莫盡其術。爲其漏也。昭侯曰。然。昭侯聞堂谿公之言。自此之後。欲發天下之大事。未嘗不獨寢。恐夢言而使人知其謀也。一日堂谿公見昭侯曰。今有白玉之卮。而無當。有瓦卮而有當。君渴將何以飲。君曰。以瓦卮。堂谿公曰。白玉之卮美。而君不以飲者。以其無當邪。君曰。然。堂谿公曰。爲人主而漏泄其羣臣之語。譬猶玉卮之無當。堂谿公每見而出。昭侯必獨臥。惟恐夢言泄於妻妾。申子曰。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爲天下主。

(三)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縣幟甚高著。然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問長者楊倩。倩曰。汝狗猛耶。曰。狗猛。則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甕而往。酤而狗逐而齧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狗。有道之士。

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爲猛狗。迎而齧之。此人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故桓公問管仲治國最奚患。對曰。最患社鼠矣。公曰。何患社鼠哉。對曰。君亦見爲社者乎。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間。掘穴託其中。燠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墮。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爲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而蔽惡於君。內閒主之情以告外。外內爲重。諸臣百吏以爲富。吏不誅則亂法。誅之則君不安。據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故人臣執柄而擅禁禦。明爲己者必利。而不爲己者必害。此亦猛狗也。夫大臣爲猛狗而齧有道之士矣。左右又爲社鼠而閒主之情。人主不覺。如此主焉。得無壅國焉。得無亡乎。一曰。宋之酤酒者。有莊氏者。其酒常美。或使僕往酤莊氏之酒。其狗齧人。使者不敢往。乃酤佗家之酒。問曰。何爲不酤莊氏之酒。對曰。今日莊氏之酒酸。故曰不殺其狗。則酒酸。桓公問管仲曰。治國何患。對曰。最苦社鼠。夫社木而塗之。鼠因自託也。燠之則木焚。灌之則塗墮。此所以苦於社鼠也。今人君左右。出則爲勢重。以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謾侮。蔽惡以欺於君。不誅則亂法。誅之則人主危。據而有之。此亦社鼠也。故人臣執柄擅禁。明爲己者必利。不爲己者必害。亦猛狗也。故左右爲

社鼠用事者爲猛狗。則術不行矣。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於羽山之郊。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誅共工於幽州之都。於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於舜。仲尼聞之曰。堯之知舜之賢。非其難者也。夫至乎誅諫者。必傳之舜。乃其難也。一曰不以其所疑。敗其所察。則難也。荆莊王有茅門之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蹏踐雷者。廷理斬其軻。戮其御。於是太子入朝。馬蹏踐雷。廷理斬其軻。戮其御。太子大怒。入爲王泣曰。爲我誅戮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焉可誅也。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者。是臣乘君而下尙校也。臣乘君則主失威。下尙校則上位危。威失位危。社稷不守。吾將何以遺子孫。於是太子乃還走避舍。露宿三日。北面再拜請死罪。一曰楚王急召太子。楚國之法。車不得至於茆門。天雨。廷中有潦。太子遂驅車至於茆門。廷理曰。車不得至茆門。非法也。太子曰。王召急。不得須。無潦。遂驅之。廷理舉笏而擊其馬。敗其駕。太子入爲王泣曰。廷中多潦。驅車至茆門。廷理曰。非法也。舉笏擊臣馬。敗臣駕。王必誅之。王曰。前有老主而不踰。後有儲主而不屬。矜矣。是

真吾守法之臣也。乃益爵二級。而開後門出太子。勿復過。衛嗣君謂薄疑曰。子小寡人之國。以爲不足仕。則寡人力能仕子。請進爵以子爲上卿。乃進田萬頃。薄子曰。疑之母親。疑以疑爲能相萬乘所不寃也。然疑家巫有蔡嫗者。疑母甚愛信之。屬之家事焉。疑智足以信言家事。疑母盡以聽疑也。然已與疑言者。亦必復決之於蔡嫗也。故論疑之智能。以疑爲能相萬乘而不寃也。論其親。則母子之間也。然猶不免議之於蔡嫗也。今疑之於人主也。非子母之親也。而人主皆有蔡嫗。人主之蔡嫗。必其重人也。重人者能行私者也。夫行私者。繩之外也。而疑之言。法之內也。繩之外與法之內。讎也。不相受也。一曰衛君之晉。謂薄疑曰。吾欲與子皆行。薄疑曰。嫗也在中。請歸與嫗計之。衛君自請薄疑曰。疑君之臣也。君有意從之。甚善。衛君曰。吾以請之嫗。嫗許我矣。薄疑歸言之嫗也。曰。衛君之疑奚與嫗。嫗曰。不如吾愛子也。衛君之賢疑奚與嫗也。曰。不如吾賢子也。嫗與疑計家事已決。乃請決之於卜者蔡嫗。今衛君從疑而行。雖與疑決計。必與他蔡嫗敗之。如是則疑不得長爲臣矣。夫教歌者使先呼而誦之。其聲反清徵者。乃教之。一曰教歌者先揆以法。疾呼中宮。徐呼中徵。疾不中宮。徐不中徵。不可謂教。吳起

衛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吳子使更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其妻對曰。五始經之而不可更也。吳子出之。其妻請其兄而索。其兄曰。吳子爲法者也。其爲法也。且欲以與萬乘致功。必先踐之妻妾。然後行之。子毋幾索入矣。其妻之弟又重於衛君。乃因以衛君之重請吳子。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荆也。一曰。吳起示其妻以組。曰。子爲我織組。令之如是。組已就而效之。其組異善。起曰。使子爲組。令之如是。而今也異善。何也。其妻曰。用財若一也。加務善之。吳起曰。非語也。使之衣歸。其父往請之。吳起曰。起家無虛言。晉文公問於狐偃曰。寡人甘肥周於堂。卮酒豆肉集於宮。壺酒不清。生肉不布。殺一牛徧於國中。一歲之功。盡以衣士卒。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弛關市之征。而緩刑罰。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民之有喪資者。寡人親使郎中視事。有罪者赦之。貧窮不足者與之。其足以戰民乎。狐子對曰。不足。此皆所以慎產也。而戰之者殺之也。民之從公也。爲慎產也。公因而迎殺之。失所以爲從公矣。曰。然則何如足以戰民乎。狐子對曰。令無得不戰。公曰。無得不戰。奈何。狐子對曰。信賞必罰。其足以戰。公曰。刑罰之極安至。對曰。不辟親貴。法行所愛。文公

曰。善。明日令田於圃陸。期以日中爲期。後期者行軍法焉。於是公有所愛者曰。顛頡。後期。吏請其罪。文公隕涕而憂。吏曰。請用事焉。遂斬顛頡之脊以徇百姓。以明法之信也。而後百姓皆懼曰。君於顛頡之貴重如彼甚也。而君猶行法焉。況於我。則何有矣。文公見民之可戰也。於是遂興兵伐原。克之。伐衛。東其畝。取五鹿。攻陽。勝虢。伐曹。南圍鄭。反之。陴。罷宋圍。還與荆人戰。城濮。大敗荆人。返爲踐土之盟。遂城衝雍之義。一舉而八有功。所以然者。無他故異物。從狐偃之謀。假顛頡之脊也。夫瘞疽之痛也。非刺骨髓。則煩心不可支也。非如是不能使人以半寸砥石彈之。今人主之於治亦然。非不知有苦。則安欲治其非。如是不能聽聖知。而誅亂臣者。必重人。重人者。必人主所甚親愛也。人主所甚親愛也者。是同堅白也。夫以布衣之資。欲以離人主之堅白所愛。是猶解左髀說右髀者。是身必死而說不行者也。

外儲說右下

〔一〕賞罰共則禁令不行。

令臣操之故曰共也

何以明之。以造父於期。

既善馭馬又能忍渴及至羈縲飲遂不能制

子罕爲出

舜。聖行罰一國畏之因篡君亦威分出現之類也田恆爲圃池。擅行賞人蹄之因弑簡公亦分圃池之比也故宋君簡公弑。患在王良造父之共車。

田連成竅之共琴也。王造誠能御車使共操樂則不進田成信善琴令共操彈則曲不成君臣共賞亦由是也

〔二〕治強生於法。弱亂生於阿。法曲則亂君明於此。則正賞罰。非仁下也。爵祿生於功。立功

則爵。誅罰生於罪。罪著則罰生臣明於此。則盡死力而忠君也。君通於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

以王矣。昭襄知主情。但當自求理以警責也百姓但當仰君亦不須曲爲愛故君疾而禱者責之以二甲而不發五苑。應侯欲發蔬果以救飢人昭王以爲無功受費因止之也田鮪知

臣情。但當立功蓋因不須私忠於上也故教田章。鮪教子章曰富國家自富利君身自利也而公儀辭魚。以爲違法受魚則失魚故不受

〔三〕明主者鑒於外也。而外事不得不成。故蘇代非齊王。以令燕王專任子之故不專任終不成霸人主鑒於上

也。而居者不適不顯。故潘壽言禹情。欲媚子之故謂燕王言禹傳位於益終令啓取之王遂崇子之人主無所覺悟。方吾知之故

恐同衣於族。而況借於權乎。方吾知人皆知己不與同服者共車同族者共家恐其因而擅己況君權可借臣乎吳章知之。故說以佯。而況借於

誠乎。趙王惡虎目而壅明主之道。王國中虎目而惡之左右或言平陽君之目甚於虎目遂殺言者如周人之却衛侯也。衛君君名辟疆行人以辟疆天子同

號故不令朝改名然後納之

〔四〕人主者守法責成以立功者也。聞有吏雖亂而有獨善之民。吏雖亂賢人不改操毀之三仁夏之龍逢是也不

聞有亂民而有獨治之吏。子舉以正孰敢不正故明主治吏不治民。吏治則民治矣說在搖木之本。與引網之

綱搗木本則為本動引綱綱則萬目張吏正則國治也故失火之嗇夫不可不論也。救火者吏操壺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

鞭使人。則役萬夫。明主執契亦然故所遇術者。如造父之遇驚馬。牽馬推車。則不能進。代御執轡

持策。則馬咸驚矣。是以說在椎鍛平夷。榜槩矯直。不然。敗在淖齒用齊戮閔王。李兌用

趙餓主父也。

〔五〕因事之理。則不勞而成。故茲鄭之踞轅而歌。以上高梁也。其患在趙簡主稅吏。

請輕重。主欲稅吏問輕重主不自定其輕重之節曰勿輕重而已吏因擅意以富薄疑之言國中飽。簡主喜而府庫虛。百姓餓而姦吏富

也。故桓公巡民而管仲省腐財怨女。公巡人見有飢者及老而無妻者以告仲曰國有腐財則人飢宮有怨女則人老而無妻也不然。則在延陵乘馬

不得進。造父過之而為之泣也。前礙飾後礙錯既不後得前却遂旁而快造父見之泣猶賞罰失必致敗也右經

〔一〕造父御四馬。馳驟周旋而恣欲於馬。意所欲馬必隨之也恣欲於馬者。擅轡策之制也。以轡策車制之

故馬不遠也然馬驚於出彘。而造父不能禁制者。非轡策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彘也。彘亦令馬可畏故曰威分

王子於期為附駕。轡策不用。而擇欲於馬。擅芻水之利也。然馬過於圃池。而駙馬敗者。

非芻水之利不足也。德分於圃池也。故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操左

革而叱咤之。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馬不能行十里共故也。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

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攢下。而不能成曲。亦故也。夫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轡而御。不能使馬。人主安能與其臣共權。以爲治。以田連成竅之巧。共琴而不能成曲。人主又安能與臣共勢。以成功乎。一曰造父爲齊王駙駕。渴馬服成。令馬忍渴百日服習之故成也效駕圃中。渴馬見圃池。去車走池。駕敗。王子於期爲簡主取道。爭千里之表。其始發也。伏溝中。王子於期齊轡筴而進之。彘突出於溝中。馬驚駕敗。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與。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誅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君曰。諾。於是出威令。誅大臣。君曰。問子罕也。於是大臣畏之。細民歸之。處期年。子罕殺宋君而奪政。故子罕爲出彘以奪其君國。罕用刑服國是由出彘用威懼焉簡公在上位。罰重而誅嚴。厚賦斂而殺戮民。田成恆設慈愛。明寬厚。簡公以齊民爲渴馬。不以恩加民。而田成恆以仁厚爲圃池也。以仁濟物猶圃池也一曰造父爲齊王駙駕。以渴服馬。百日而服成。服成請駕齊王。王曰。效駕於圃中。造父驅車入曰。馬見圃池而走。造父不能禁。造父以渴服馬久矣。今馬見池。驛而走。雖造父不能治。今簡公之法。禁其衆久矣。而田成恆利之。是田成恆傾圃池而示渴民也。一曰王子於期爲宋君爲千里之逐。已駕。察手吻文。且發矣。驅而前之。輪中繩。引而却之。馬掩迹。拊而發之。

彘逸出於竇中。馬退而却。筴不能進前也。馬驛而走。轡不能正也。一曰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誅罰殺戮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戮細民而誅大臣。君曰。與子罕議之。居期年。民知殺生之命。制於子罕也。故一國歸焉。故子罕劫宋君而奪其政。法不能禁也。故曰子罕爲出彘。而田成常爲圃池也。今令王良造父共車。人操一邊轡。而入門闔。駕必敗。而道不至也。令田連成竅共琴。人撫一絃而揮。則音必敗。曲不遂矣。

〔二〕秦昭王有病。百姓里買牛而家爲王禱。公孫述出見之。入賀王曰。百姓乃皆里買牛爲王禱。王使人問之。果有之。王曰。訾之人二甲。訾毀也。罰之也。夫非令而擅禱。是愛寡人也。夫愛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心與之相循者。是法不立法不立亂亡之道也。不如人罰二甲而復與爲治。一曰秦襄王病。百姓爲之禱。病愈。殺牛塞禱。郎中閻遏公孫衍出見之曰。非社臘之時也。奚自殺牛而祠社。怪而問之。百姓曰。人主病。爲之禱。今病愈。殺牛塞禱。閻遏公孫衍說見王拜賀曰。過堯舜矣。王驚曰。何謂也。對曰。堯舜其民未至。爲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故臣竊以爲過堯舜也。王因使人問之。何里

爲之。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

屯亦罰也

閻遏公孫衍媿不敢言。居數月。王飲酒酣樂。閻遏

公孫衍謂王曰。前時臣竊以爲王過堯舜。非直敢諛也。堯舜病且其民未至爲之禱也。

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今乃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臣竊怪之。王曰。子

何故不知於此。彼民之所以爲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爲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爲我用者

也。吾適勢與民相收若是。吾適不愛而民因不爲我用也。故遂絕愛道也。秦大飢。應

侯請曰。五苑之草著。

謂草木著地而生也

蔬菜橡果棗栗。足以活民。請發之。昭襄王曰。吾秦法使民

有功而受賞。有罪而受誅。今發五苑之蔬草者。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也。夫使民有功

與無功俱賞者。此亂之道也。夫發五苑而亂。不如棄棗蔬而治。一曰令發五苑之蔬蔬

棗栗。足以活民。是用民有功與無功爭取也。夫生而亂。不如死而治。大夫其釋之。田鮪

教其子田章曰。欲利而身。先利而君。欲富而家。先富而國。一曰田鮪教其子田章曰。主

賣官爵。臣賣智力。故自恃。無恃人。公孫儀相魯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儀

子不受。其弟諫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夫唯嗜魚。故不受也。夫卽受魚。必有

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雖嗜魚。此不必能自給。致我魚。我

又不能自給魚。卽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嗜魚我能長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於人之爲己者。不如己之自爲也。

〔三〕子之相燕。貴而主斷。蘇代爲齊使。燕王問之曰。齊王亦何如主也。對曰。必不霸矣。燕王曰。何也。對曰。昔桓公之霸也。內事屬鮑叔。外事屬管仲。桓公被髮而御婦人。日遊於市。今齊王不信其大臣。於是燕王因益大信子之。子之聞之。使人遺蘇代金百鎰。而聽其所使之。一曰蘇代爲秦使燕。見無益子之。則必不得事而還。貢賜又不出。於是見燕王。乃譽齊王。燕王曰。齊王何若是之賢也。則將必王乎。蘇代曰。救亡不暇。安得王哉。燕王曰。何也。曰。其任所愛不均。燕王曰。其亡何也。曰。昔者齊桓公愛管仲。置以爲仲父。內事理焉。外事斷焉。舉國而歸之。故一匡天下。九合諸侯。今齊任所愛不均。是以知其亡也。燕王曰。今吾任子之。天下未之聞也。於是明日張朝而聽子之。潘壽謂燕王曰。王不如以國讓子之。人所以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必不受也。則是堯有讓許由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受也。則是王有讓子之名。而與堯同行也。於燕王因舉國而屬之。子之大重。一曰潘壽闕者。燕使人聘之。潘壽

見燕王曰。臣恐子之之如益也。王曰。何益哉。對曰。古者禹死。將傳天下於益。啓之人因相與攻益而立啓。今王信愛子之。將傳國子之。太子之人。盡懷印爲子之之人。無一人在朝廷者。王不幸棄羣臣。則子之亦益也。王因收吏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子之大重。夫人主之所以鏡照者。諸侯之士徒也。今諸侯之士徒。皆私門之黨也。人主之所以自淺媚者。巖穴之士徒也。今巖穴之士徒。皆私門之舍人也。是何也。奪號之資在子之也。故吳章曰。人主不佯憎愛人。佯愛人。不得復憎也。佯憎人。不得復愛也。一曰燕王欲傳國於子之也。問之潘壽。對曰。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啓人爲吏。及老而以啓爲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重盡在啓也。已而啓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啓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堯舜遠矣。今王欲傳之子之。而更無非太子之人者也。是名傳之而實令太子自取之也。燕王乃收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遂重。方吾子曰。吾聞之古禮。行不與同服者同車。不與同族者共家。而况君人者。乃借其權而外其勢乎。吳章謂韓宣王曰。人主不可佯愛人。一日不可復憎。不可以佯憎人。一日不可復愛也。故佯憎佯愛之徵見。則諛者因資而毀譽之。雖有

明主不能復收。而况於以誠借人也。趙王遊於園中。左右以菟與虎而輟。輟而觀之盼然

環其眼。環轉其眼以作怒也王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目。可惡過此。見此未有害也。見

平陽君之目如此者。則必死矣。其明日。平陽君聞之。使人殺言者。而王不誅也。衛君

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號。對曰。諸侯辟疆。周行人却之曰。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開辟疆土者天子

號。子之衛君乃自更曰。諸侯燬而後內之。仲尼聞之曰。遠哉禁偏。虛名不以借人。況實事

乎。名辟疆未必能辟疆故曰虛也

〔四〕搖木者。一攝其葉。則勞而不徧。左右拊其本而葉徧搖矣。拊擊動也臨淵而搖木。

鳥驚而高。魚恐而下。善張網者。引其綱。不一一攝萬目而後得。則是勞而難。引其綱而

魚已囊矣。故吏者。民之本綱者也。故聖人治吏不治民。治吏猶引綱理人猶張目救火者。令吏挈壺。甕而

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箠。指麾而趣使人。則制萬夫。是以聖人不親細民。明主不躬

小事。造父方耨。得有子。父乘車過者。馬驚而不行。其子下車牽馬。父子推車。請造父助

我推車。造父因收器。輟而寄載之。援其子之乘。乃始檢轡持策。未之用也。而馬轡驚矣。

便造父而不能御。雖盡力勞身。助之推車。馬猶不肯行也。今身使佚。且寄載有德於人。

者。有術而御之也。故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無術以御之。身雖勞。猶不免亂。則術

國之樂

策也。有術以御之。身處佚樂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

椎鍛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檠者

所以矯不直也。聖人之爲法也。所以平不夷。矯不直也。淖齒之用齊也。擢閔王之筋。

李兌之用趙也。餓殺主父。此二君者。皆不能用其椎鍛榜檠。故身死爲戮。而爲天下笑。

一曰入齊則獨聞淖齒而不聞齊王。入趙則獨聞李兌而不聞趙王。故曰人主者不操

術。則威勢輕而臣擅名。一曰田嬰相齊。人有說王者曰。終歲之計。王不一以數日之間

自聽之。則無以知吏之姦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嬰聞之。卽遽請於王而聽其計。王將聽

之矣。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參升之計。王自聽計。計不勝聽。罷食。後復坐。不復暮食矣。

田嬰復謂曰。羣臣所終歲日夜不敢偷怠之事也。王以一夕聽之。則羣臣有爲勸勉矣。

王曰諾。俄而王已睡矣。吏盡掄刀削其押券升石之計。王自聽之。亂乃始生。一曰武靈

王使惠文王莅政。李兌爲相。武靈王不以身躬親殺生之柄。故刼於李兌。

〔五〕茲鄭子引輦上高梁而不能支。茲鄭踞轅而歌。前者止。後者趨。輦乃上。使茲鄭

無術以致人。則身雖絕力至死。輦猶不上也。今身不至勞苦而輦以上者。有術以致人

之故也。趙簡主出稅者。吏請輕重。簡主曰。勿輕勿重。重則利入於上。若輕則利歸於民。吏無私利而正矣。薄疑謂趙簡主曰。君之國中飽。簡主欣然而喜曰。何如焉。對曰。府庫空虛於上。百姓貧餓於下。然而姦吏富矣。齊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桓公問其故。對曰。臣有子三人。家貧無以妻之。傭未反。桓公歸以告。管仲曰。畜積有腐棄之財。則人飢餓。宮中有怨女。則民無妻。桓公曰。善。乃諭宮中有婦人而嫁之。下令於民曰。丈夫二十而室。婦人十五而嫁。一曰桓公微服而行於民間。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而無妻。桓公問管仲曰。有民老而無妻者乎。管仲曰。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矣。而無妻。桓公問管仲曰。何以令之有妻。管仲曰。臣聞之。上有積財。則民臣必匱乏於下。宮中有怨女。則有老而無妻者。桓公曰。善。令於宮中女子未嘗御。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年十五而嫁。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延陵卓子乘蒼龍挑文之乘。言雕飾之鉤飾在前。約鉤使奮也錯斂在後。錯斂也以金飾之馬欲進則鉤飾禁之。欲退則錯斂貫之。馬因旁出。造父過而爲之泣涕曰。古之治人亦然矣。夫賞所以勸之而毀存焉。罰所以禁之而譽加焉。民中立而不知所由。言賞則有毀罰即有譽故不知其所由此亦聖人之所爲泣也。一曰延陵卓子乘蒼龍與

翟文之乘。馬有翟之文

前則有錯飾。後有利鑿。策進則引之。退則策之。馬前不得進。後不得退。

遂避而逸。因下抽刀而刎其脚。造父見之泣。終日不食。因仰天而歎曰。策所以進之也。

錯飾在前。引所以退之也。利鑿在後。今人主以其清潔也。進之。以其不適左右也。退之。

以其公正也。譽之。以其不聽從也。廢之。民懼中立而不知所由。此聖人之所為泣也。

難一 古人行事或有不合
理。韓子立義以難之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為之奈何。舅犯曰。臣

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禮繁緇故曰繁禮。唯忠信可以學禮。故曰不厭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偽。非諱詐不能制勝。故曰不厭詐偽也。君其詐

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為之奈何。雍季

對曰。焚林而田。偷也。苟且多獸後不必無獸。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因詐得利必以詐偽。故言復有忠信。

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羣臣曰。

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時

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

之利。或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凡對問者。有因問大小緩急而對也。所問高大而對以卑狹。則明主弗受也。今文公問以少遇衆。而對曰後必無復。此非所以應也。且文公不知一時之權。又不知萬世之利。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強而威立。雖有後復。莫大於此。萬世之利。奚患不至。戰而不勝。則國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之死不及。安暇待萬世之利。待萬世之利。在今日之勝。今日之勝。在詐於敵。詐敵萬世之利而已。故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且文公又不知舅犯之言。舅犯所謂不厭詐僞者。不謂詐其民。請詐其敵也。敵者所伐之國也。後雖無復。何傷哉。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耶。則所以勝楚破軍者。舅犯之謀也。以其善言耶。則雍季乃道其後之無復也。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則以兼之矣。舅犯曰。繁禮君子不厭忠信者。忠所以愛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既以愛而不欺矣。言孰善於此。然必曰出於詐僞者。軍旅之計也。舅犯前有善言。後有戰勝。故舅犯有二功。而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賞文公之霸。不亦宜乎。仲尼不知善賞也。仲尼不知善賞。妄歎宜哉乎。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剛畝正。相謙故。正也。河濱之漁者。爭坻。坻。水中高地。釣者依之。舜往漁焉。期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苦窳。惡也。舜往陶焉。期年。而器

牢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

非大人之事

而舜往爲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

藉處苦而民從之。故曰聖人之德化乎。

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在。其人曰。堯爲

天子。然則仲尼之聖堯奈何。

堯在上三人爲惡仲尼謂堯爲聖者奈何

聖人明察在上位。將使天下無姦也。今耕漁

不爭。陶器不窳。舜又何德而化。

若堯以舜在上則自有禮讓何須舜以化之

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賢舜則去

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得也。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吾楯之堅莫

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

能應也。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堯舜之不可兩譽。矛楯之說

也。且舜救敗。期年已一過。三年已三過。舜有盡。壽有盡。天下過無以已者。有盡逐無已

所止者寡矣。賞罰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賞。弗中程者誅。令朝至暮變。暮至朝變。

十日而海內畢矣。奚待期年。舜猶不以此說堯令從。己乃躬親。不亦無術乎。且夫以身

爲苦而後化民者。堯舜之所難也。處勢而驕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將治天下。釋庸主之

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未可與爲政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

將奚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臣故將謁之。願君去豎刁。除易牙。遠衛公子。開方。易牙

爲君主惟人肉未嘗。易牙烝其子首而進之。夫惟人情莫不愛其子。今弗愛其子。安能愛君。君妒而好內。豎刁自宮以治內。人情莫不愛其身。身且不愛。安能愛君。聞開方事君十五年。齊衛之間。不容數日行。棄其母。久宦不歸。其母不愛。安能愛君。臣聞之。矜僞不長。蓋虛不久。言蓋藏詐事不可久也願君去此三子者也。管仲卒死。桓公弗行。及桓公死。蟲出尸不葬。或曰。管仲所以見告桓公者。非有度者之言也。所以豎刁易牙者。以其不愛身。適君之欲也。曰不愛其身。安能愛君。然則臣有盡死力以爲其主者。盡死力亦不愛身也管仲將弗用也。曰不愛其死力。安能愛君。是君去忠臣也。且以不愛其身。度其不愛其君。是將以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糾。度其不能死桓公也。是管仲亦在所去之域矣。明主之道不然。設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爲爵祿以勸之。設民所惡以禁其姦。故爲刑罰以威之。慶賞信而刑罰必。故君舉功於臣。而姦不用於上。臣有功者舉用之自然姦不見用也雖有豎刁。其奈君何。且臣盡死力以與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君計臣力臣計君祿君有道則臣盡力而姦不生。無道則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管仲非明此度數於桓公也。使去豎刁。一豎刁又至。非絕姦之道也。且桓公所以身死蟲流出口不葬者。是臣重也。臣重

之實。擅主也。有擅主之臣。則君令不下究。臣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間。使善敗不聞。禍福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卑賤不待尊貴而進論。大臣不因左右而見。百官修通。羣臣輻湊。有賞者君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見知不悖於前。賞罰不蔽於後。可賞賞可罰罰無所蔽塞也安有不葬之患。管仲非明此言於桓公也。使去三子。故曰。管仲無度矣。襄子圍於晉陽中。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爲賞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事。寡人危。社稷殆矣。吾羣臣無有不驕侮之意者。惟赫子不失君臣之禮。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爲人臣者莫敢失禮矣。或曰。仲尼不知善賞矣。夫善賞罰者。百官不敢侵職。羣臣不敢失禮。上設其法而下無姦詐之心。如此則可謂善賞罰矣。使襄子於晉陽也。令不行。禁不止。是襄子無國。晉陽無君也。尙誰與守哉。今襄子於晉陽也。知氏灌之曰。竈生龜而民無反心。是君臣親也。襄子有君臣親之澤。操令行禁止之法。而猶有驕侮之臣。是襄子罰也。爲人臣者乘事而有功則賞。今赫僅不驕侮而襄子賞之。是失賞也。臣有不驕僅合臣禮非有善不賞也明主賞不加於無功。罰不加於無罪。今襄子不誅驕侮之臣。而賞無

功之赫。安在襄子之善賞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賞。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歎曰。莫樂爲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避。琴壞於壁。公曰。太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小人言於側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啞。歎息之聲是非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請除之。公曰。釋之。以爲寡人戒。或曰。平公失君道。師曠失臣禮。夫非其行而誅其身。君之於臣也。非其行則陳其言。善諫不聽。則遠其身者。臣之於君也。今師曠非平公之行。不陳人臣之諫。而行人主之誅。舉琴而親其體。是逆上下之位。而失人臣之禮也。夫爲人臣者。君有過則諫。諫不聽則輕爵祿以待之。此人臣之禮義也。今師曠非平公之過。舉琴而親其體。雖嚴父不加於子。而師曠行之於君。此大逆之術也。臣行大逆。平公喜而聽之。是失君道也。故平公之迹不可明也。人主過於聽而不悟其失。師曠之行亦不可明也。使姦臣襲極諫而飾弑君之道。不可謂兩明。此爲兩過。故曰平公失君道。師曠亦失臣禮矣。齊桓公時有處士曰小臣稷。桓公三往而弗得見。桓公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亦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見之。或曰。桓公不知仁義。夫仁義者。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

患不避卑辱。謂之仁義。故伊尹以中國爲亂。道爲宰于湯。百里奚以秦爲亂。道虜于穆公。皆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辭卑辱。故謂之仁義。今桓公以萬乘之勢。下匹夫之士。將欲憂齊國。而小臣不行見。小臣之忘民也。忘民不可謂仁義。仁義者。不失人臣之禮。不敗君臣之位者也。是故四封之內。執會而朝。名曰臣。臣吏分職受事。名曰萌。今小臣在民萌之衆。而逆君上之欲。故不可謂仁義。仁義不在焉。桓公又從而禮之。使小臣有智能而遁桓公。是隱也。德修而隱不爲臣用故宜刑也若無智能而虛驕矜桓公。是誣也。宜戮小臣之行。非刑則戮。桓公不能領臣主之理。而禮刑戮之人。是桓公以輕上侮君之俗。教於齊國也。非所以爲治也。故曰桓公不知仁義。靡笄之役。管伐齊也靡笄山名韓獻子將斬人。郟獻子聞之。駕往救之。比至則已斬之矣。郟子因曰。胡不以徇。其僕曰。曩不將救之乎。郟子曰。吾敢不分謗乎。或曰。郟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也。若罪人。不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則勸之以徇。勸之以徇。是重不辜也。斬既不辜徇又不辜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則國危。郟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郟子奚分焉。斬若非罪人。則已斬之矣。而郟子乃至。是韓子之謗已成。

而郗子且後至也。夫郗子曰。以徇不足。以分斬人之謗。而又生徇之謗。殉既不辜。益得一謗。是子言

分謗也。昔者紂爲炮烙。崇侯惡來又曰。斬涉者之脛也。奚分於紂之謗。此助爲虛。更益謗也。且民之

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不得斬謂不辜也。且望郗子之得之也。望郗子正韓子之過。今郗子俱弗得。則民絕望

於上矣。君上同惡更何所望也。故曰。郗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且郗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爲非也。

不道其所以爲非。而勸之以徇。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下使民望絕於上。又使韓子

不知其失。吾未得郗子之所以分謗者也。桓公解管仲之束縛。而相之。管仲曰。臣有

寵矣。然而臣卑。公曰。使子立高國之上。管仲曰。臣貴矣。然而臣貧。公曰。使子有三歸之

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疏。於是立以爲仲父。霄略曰。管仲以賤爲不可治國。故請高

國之上。以貧爲不可以治富。故請三歸。以疏爲不可以治親。故處仲父。管仲非貪。以便

治也。或曰。今使臧獲奉君令。詔卿相。莫敢不聽。非卿相卑而臧獲尊也。主令所加。莫敢

不從也。今使管仲之治。不緣桓公。是無君也。謂擅出其令。故曰不緣也。國無君。不可以爲治。若負桓公之

威。下桓公之令。是臧獲之所信也。奚待高國仲父之尊而後行哉。當世之行事。都丞

官管之卑者也。之下徵令者。不辟尊貴。不就卑賤。二官雖卑奉命徵令亦不以尊即避卑即就也。故行之而法者。雖巷伯信乎卿

相行之而非法者。雖大吏詘乎民萌。今管仲不務尊主明法。而事增寵益爵。是非管仲貪欲富貴。必闇而不知術也。故曰管仲有失行。霄略有過譽。韓宣王問於膠留。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膠留對曰。昔魏兩用樓翟而亡西河。樓翟翟也楚兩用昭景而亡鄢郢。昭景楚之昭景楚之二姓今君兩用公仲公叔。此必將爭事而外市。與鄰國交私以示己利故曰外市也則國必憂矣。或曰。昔者齊桓公兩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伊尹仲虺。夫兩用臣者國之憂。則是桓公不霸。成湯不王也。緡王一用淖齒而手死乎東廟。主父一用李兌減食而死。主有術。兩用不爲患。無術兩用則爭。爭事而外市。一則專制而劫弑。今留無術以規上。其使主去兩用一。是不有西河鄢郢之憂。則必有身死減食之患。是膠留未有善以知言也。

難二

景公過晏子曰。子宮小近市。請徙子家豫章之圃。晏子再拜而辭曰。且嬰家貧。待市食。而朝暮趨之。不可以遠。景公笑曰。子家習市。識貴賤乎。是時景公繁於刑。晏子對曰。踴貴而履賤。景公曰。何故。對曰。刑多也。景公造然變色曰。寡人其暴乎。於是損刑五。

或曰。晏子之貴踊。非其誠也。欲便辭以止多刑也。卒問而對非深思也。亂國重典豈惡刑多在當與不當耳不在多少。此不察治之患

也。夫刑當無多。不當無少。苟不當雖少猶以爲多也。無以不當聞。而以太多說。無術之患也。敗軍之誅。以

千百數。猶且不止。卽治亂之刑。如恐不勝。而姦尙不盡。今晏子不察其當否。而以太多

爲說。不亦妄乎。夫惜草茅者。耗禾穗。惠盜賊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惠。是利姦邪而

害善人也。此非所以爲治也。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

國之恥也。公胡其不雪之以政。公曰。胡其善。因發倉困。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處三日

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冠乎。或曰。管仲雪桓公之恥於小人。而生桓公之恥於君子

矣。使桓公發倉困而賜貧窮。論囹圄而出薄罪。非義也。不可以雪恥。使之而義也。桓公

宿義。須遺冠而後行之。則是桓公行義。非爲遺冠也。是雖雪遺冠之恥於小人。而亦遺

義之恥於君子矣。且夫發倉困而賜貧窮者。是賞無功也。論囹圄而出薄罪者。是不誅

過也。夫賞無功。則民偷幸而望於上。遺冠得賜常望遺冠。不誅過。則民不懲而易爲非。此亂之本也。

安可以雪恥哉。昔者文王侵孟。克莒。舉鄆。三舉事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入洛西之

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說。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

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或曰仲尼以文王爲智也。不亦過乎。夫智者知禍難之地。而辟之者也。是以身不及於患也。使文王所以見惡於紂者。以其不得人心耶。則雖索人心以解惡可也。紂以其大得人心而惡之。己又輕地以收人心。是重見疑也。固其所以桎梏囚於羗里也。鄭長者有言。體道無爲無見也。此最宜於文王矣。不使人疑之也。仲尼以文王爲智。未及此論也。晉平公問叔向曰。昔

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臣之力也。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賓胥無善削縫。

言損益若女工。剪削綳縫。工之純緣也。衣成。君舉而服之。亦臣之力也。君何力之有。師曠伏琴而

笑之。公曰。太師奚笑也。師曠對曰。臣笑叔向之對君也。凡爲人臣者。猶炮宰和五味而

進之君。君弗食。孰敢強之也。臣請譬之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後草木

碩大。亦君之力。臣何力之有。或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夫一匡天下。九合諸侯。

美之大者也。非專君之力也。又非專臣之力也。昔者宮之奇在虞。僖負羈在曹。二臣之

智。言中事。發中功。虞曹俱亡者何也。此有其臣。而無其君者也。且蹇叔處干而干亡。秦

而秦霸。非蹇叔愚於干而智於秦也。此有君與無臣也。向曰。臣之力也不然矣。昔者桓

公宮中二市婦閭

也里門

二百被髮而御婦人得管仲爲五伯長失管仲得豎刁而身死

蟲流出尸不葬以爲非臣之力也且不以管仲爲霸以爲君之力也且不以豎刁爲亂

昔者晉文公慕於齊女而亡歸咎犯極諫故使反晉國故桓公以管仲合文公舅犯霸

而師曠曰君之力也又不然矣凡五霸所以能成功名於天下者必君臣俱有力焉故

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者三

司有

三請皆曰音仲父

而優笑曰易哉爲君一日仲父二曰仲父

優俳優樂者名

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

佚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得仲父之後何爲不易乎哉

或曰桓公之所應優非君

人者之言也桓公以君人爲勞於索人何索人爲勞哉伊尹自以爲宰于湯百里奚自

以爲虜于穆公虜所辱也宰所羞也蒙羞辱而接君上賢者之憂世急也然則君人者

無道賢而已矣索賢不爲人主難且官職所以任賢也爵祿所以賞功也設官職陳爵

祿而士自至君人者奚其勞哉使人又非所佚也人主雖使人必度量準之以刑名參

之以事遇於法則行不遇於法則止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以刑名收臣以度量準

下此不可釋也君人者焉佚哉索人不勞使人不佚而桓公曰勞於索人佚於使人者

不然。且桓公管仲又不難。管仲不死其君而歸桓公。鮑叔輕官讓能而任之。桓公得管仲又不難明矣。已得管仲之後。奚遽易哉。管仲非周公旦。周公旦假爲天子七年。成王壯授之以政。非爲天下計也。爲其職也。夫不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肯死君而事其讎。背死君而事其讎者。必不難奪子而行天下。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難奪其君國矣。管仲公子糾之臣也。謀殺桓公而不能。其君死而臣桓公。管仲之取舍。非周公未可知也。若使管仲大賢也。且爲湯武桀紂之臣也。桀紂作亂。湯武奪之。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桀紂之行。居湯武之上。桓公危矣。若使管仲不肖人也。且爲田常。田常簡公之臣也。而弑其君。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簡公之易居田常之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周公旦以明矣。然爲湯武與田常未可知也。爲湯武有桀紂之危。爲田常有簡公之亂也。已得管仲之後。桓公豈遽易哉。若使桓公之任管仲。必知不欺己也。是知不欺主之臣也。然雖知不欺主之臣。今桓公以任管仲之專。借豎刁易牙。蟲流出尸而作葬。桓公不知臣欺主與不欺主已明矣。而任臣如彼其專也。故曰桓公闇主。李兌治中山。蒞陞令上計而入多。李兌曰。語言辨。聽之說。不度於義。謂之寃言。荀且無山林澤谷之

利而入多者。謂之窳貨。君子不聽窳言。不受窳貨之姑免矣。或曰。李子設辭曰。夫言語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者。謂之窳言。辯在言者。說在聽者。言非聽者也。所謂不度於義。非謂聽者必謂所聽也。聽者非小人則君子也。小人無義。必不能度之義也。君子度之。義必不肯說也。夫曰言語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者。必不誠之言也。入多之爲窳貨也。未可遠行也。李子之姦。弗蚤禁。使至於計。是遂過也。無術以知而入多。入多者穰也。多也雖倍入將奈何。舉事慎陰陽之和。種樹節四時之適。無早晚之失。寒溫之災。則入多不以小功妨大務。不以私欲害人事。丈夫盡於耕農。婦人力於織紝。則入多務於畜養之理。察於土地之宜。六畜遂。五穀殖。則入多。明於權計。審於地形。舟車機械之利。用力少。致功大。則入多。利商市關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無。客商歸之。外貨留之。儉於財用。節於衣食。宮室器械。周於資用。不事玩好。則入多。入多皆人爲也。若天事風雨時。寒溫適。土地不加。而有豐年之功。則入多。人事天功二物者。皆入多。非山林澤谷之利也。夫無山林澤谷之利入多。因謂之窳貨者。無術之害也。趙簡子圍衛之郛郭。犀楯犀櫓。立於矢石之所及。簡子以犀爲楯。櫓類也。自臥之櫓楯類也。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枹曰。烏乎。吾之士數弊也。行

人燭過免胄而對曰。臣聞之亦有君之不能耳。無弊者但君不能用之耳。昔者吾先君獻公并國

十七。服國三十八。戰十有二勝。是民之用也。獻公沒。惠公即位。淫衍暴亂。身好玉女。秦

人恣侵。去絳十七里。亦是人之用也。惠公沒。文公授之。圍衛取鄴。城濮之戰。五敗荆人。

取尊名於天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士耳。士無弊也。簡子乃去楯櫓。立矢石之

所及。鼓之而士乘之。戰大勝。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也。

或曰。行人未有以說也。乃道惠公以此人是敗。文公以此人是霸。未見所以用人也。能文

以賞信必罰未必去楯親立於矢石之間。簡子未可以速去脅櫓也。嚴親在圍。輕犯矢石。孝子之所愛親也。孝子所以輕犯矢石

而救者謂愛親。孝子愛親。百數之一也。犯難救親百人無一人言孝稀也。今以為身處危。而人尚可戰。是以百族之子

於上。皆若孝子之愛親也。是行人之誣也。能孝於親者尚百無益况於君百族而行孝哉是誣也。好惡利害。夫人之所有也。

賞厚而信。人輕敵矣。刑重而必失。人不比矣。長行徇上。數百不一失。喜利畏罪。人莫不

然。將衆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數。而道乎百無失人之行。人未知衆之道也。

難三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糲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尊善以觀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入見。龐糲氏子。子服厲伯對曰。其過三。皆君之所未嘗聞。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也。或曰魯之公室。三世劫於季氏。不亦宜乎。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其得之一也。故以善聞之者。以說善同於上者也。以姦聞之者。以惡姦同於上者也。此宜賞譽之所力也。聞善聞姦俱當賞也不以姦聞。是異於上而下比周於姦者也。此宜毀罰之所及也。今子思不以過聞。而穆公貴之。厲伯以姦聞。而穆公賤之。人情皆喜貴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而不上聞。此魯君之所以劫也。且此亡王之俗。取魯之民。所以自美。而穆公獨貴之。不亦倒乎。文公出亡。獻子使寺人披攻之蒲城。披斬其袪。文公奔翟。惠公卽位。又使攻之。惠寶不得也。及文公反國。披求見。公曰。蒲城之役。君令一宿。而汝卽至。惠寶之難。君令三宿。而汝一宿。何其速也。披對曰。君令不二。除君之惡。恐不堪。蒲人翟人。余何有焉。當時君爲蒲翟之人無臣之分。則何有焉。今公卽位。其無蒲翟乎。且桓公置射鉤而相管仲。君乃見之。或曰。齊晉絕祀。不亦宜乎。桓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鉤之怨。文公能聽寺人之言。而棄斬袪之罪。桓

公文公能容二子者也。後世之君明不及二公。後世之臣賢不如二子。不忠之臣以事不明之君。君不知則有燕操也。子之子罕田常之賊。知之則以管仲寺人自解。君必不誅。而自以爲有桓文之德。是臣讎而明不能燭。多假之資。自以爲賢而不戒。則雖無後嗣。不亦可乎。且寺人之言也。直飾。非誠君令而不貳者。則是貞於君也。死君後生臣不愧而復爲貞。不皆死然後爲貞今惠公朝卒而暮事文公。寺人之不貳何如。人有設桓公隱者曰。一難二難三難何也。桓公不能對。以告管仲。管仲對曰。一難也。近優而遠士。二難也。去其國而數之海。三難也。君老而晚置太子。桓公曰。善。不擇日而廟禮太子。或曰。管仲之射隱不得也。士之用不在近遠。而俳擾侏儒。固人主之所與燕也。則近優而遠士。而以爲治。非其難者也。夫處世而不能用其有。而悖不去國。是以一人之力禁一國。以一人之力禁一國者。少能勝之。明能照遠。姦而見隱微。必行之。令雖遠於海內。必無變。然則去國之海而不劫殺。非其難者也。楚成王置商臣以爲太子。又欲置公子職。商臣作難。遂弑成王。公子宰周太子也。公子根有寵。遂以東州反。分而爲兩國。此皆非晚置太子之患也。夫分勢不二。庶孽卑寵無藉。雖處大臣。晚置太子可也。然則晚置太子。庶孽不

亂。又非其難也。物之所謂難者。必借人。

成勢而勿侵害己。可謂一難也。貴妾不使二后。

二難也。愛孽不使危正。適專聽。一臣而不敢隅君。此則可謂三難也。葉公子高問政

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邇而來遠。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賢。齊景公問政於

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出。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

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魯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

侯四。內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二臣也。故曰政

在選賢。齊景公築雍門為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故曰政在節

財。或曰仲尼之對。亡國之言也。恐民有倍心。而誠說之。悅近而遠。則是教民懷惠

之為政。無功者受賞。而有罪者免。此法之所以敗也。法敗而亂。以亂政治敗民。未見其

可也。且民有倍心者。君上之明有所不及也。不繇葉公之明。而使之悅近而來遠。是舍

吾勢之所能禁。而使與不行。惠以爭民。非能持勢者也。夫堯之賢。六王之冠也。舜一從

而咸包。而堯無天下矣。有人無術。以禁下。恃為而不失其民。不亦無術乎。明君見小

姦於微。故民無大謀。行小誅於細。故民無大亂。此謂圖難於其所易也。然大者於其所

易也。故民無大謀。行小誅於細。故民無大亂。此謂圖難於其所易也。然大者於其所

細也。今有功者必賞。賞者不得君力之所致也。有罪者必誅。誅者不怨上。罪之所生也。民知誅罰之皆起於身也。故習功利於業。而不受賜於君。太上下智有之。此言太上之下民無說也。安取懷惠之民。上君之民無利害。說以悅近來遠。亦可舍已。哀公有臣外障距。內比周。以愚其君。而說之以選賢。此非功伐之論也。選其心之所謂賢者也。使哀公知三子外障距。內比周也。則三子不一日立矣。哀公不知選賢。選其心之所謂賢。故三子得任事。燕子噲賢子之而非孫卿。故身死爲僂。夫差智太宰嚭而愚子胥。故滅於越。魯君不必知賢而說以選賢。使哀公有夫差燕噲之患。明君不自舉臣。臣相進也。不自賢。功自徇也。論之於任。試之於事。課之於功。故羣臣公政而無私。不隱賢。不進不肖。然則人主奚勞於選賢。景公以百乘之家。賜而說以節財。是使景公無術使智國之侈。而獨儉於上。未免於貧也。有君以千里養其口腹。則雖桀紂不侈焉。齊國方三千里。而桓公以其半自養。是侈於桀紂也。然而能爲五霸冠者。知侈儉之地也。爲君不能禁下而自禁者。謂之劫。不能飾下而自飾者。謂之亂。不節下而自節者。謂之貧。明君使人無私以詐。而食者禁力盡於事。歸利於上者必聞。聞者必賞。汙穢爲私者必知。知者必誅。

然故忠臣盡忠於方公。民士竭力於家。百官精尅於上。精廉侈倍景公。非國之患也。上雖

修非國之患也

然則說之以節財。非其急者也。夫對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無患。知下之謂也。知

下明則禁於微。則姦無積。姦無積則無比周。無比周則公私分。公私分則朋黨散。朋黨

散則無外障。距內比周之患。知下明則見精沐。見精沐則誅賞明。誅賞明則國不貧。故

曰一對而三公無患。知下之謂也。

韓子以齊桓侈於桀紂猶未虧德形於翰墨者以爲政一何逆理之甚其不得死秦獄未必不由此也

鄭子產晨出過束

匠之閭。聞婦人之哭。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問。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

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

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或曰子產之治。不亦多事乎。

不以法度而用智故曰多事也

必姦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則鄭國之得姦者寡矣。不任典成之吏。典主也謂其事而實成之不察參

伍之政。不明度量。恃毒聰明勞智慮。而以知姦。不亦無術乎。且夫物衆而智寡。寡不勝

衆。智不足以徧知物。故則因物以治物。

謂若因龍以治鱗也。因鳳以治羽鳥也。

下衆而上寡。寡不勝衆者。言君不

足以徧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是以形體不勞而事治。智慮不用而姦得。故宋人語曰。

一雀過。羿必得之。則羿誣矣。

羿雖善射見雀未必一一得之故曰誣也

以天下爲之羅。則雀不失矣。夫知姦亦有大

羅不失其一而已矣。不修其理而以己之胸察爲之弓矢。則子產誣矣。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其子產之謂與。秦昭王問於左右曰。今時韓魏孰與始強。左右對曰。弱於始也。今之如耳魏齊。孰與曩之孟常芒卯。對曰。不及也。王曰。孟常芒卯率強韓魏。猶無奈寡人何也。左右對曰。甚然。中期推琴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夫六晉之時。知氏最強。滅范中行而從韓魏之兵以伐趙。灌以晉水。城之未沈者三板。知伯出。魏宣子御。韓康子爲駟乘。知伯曰。始吾不知水可以滅人之國。吾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康子踐宣子之足。肘足接乎車上。而知氏分於晉陽之下。今足下雖強。未若知氏。韓魏雖弱。未至如其晉陽之下也。此天下方用肘足之時。願王勿易之也。或曰。昭王之問也有失。左右中期之對也有過。凡明主之治國也。任其勢。勢不可害。則雖強天下無奈何也。而況孟常芒卯韓魏能奈我何。其勢可害也。則不肖如耳魏齊及韓魏猶能害之。然則害與不侵。在自恃而已矣。奚問乎。自恃其不可侵。強與弱奚其擇焉。失在不自恃而問其奈何也。其不侵也幸矣。申子曰。失之數而求之信。則疑矣。其昭王之謂也。知伯無度。從韓康魏宣而圖以水灌滅其國。此知伯之所

以國亡而身死。頭爲飲杯之故也。今昭王乃問孰與始強。其畏有水人之患乎。雖有左右。非韓魏之二子也。安有肘足之事。而中期曰。勿易。此虛言也。且中期之所官。琴瑟也。絃不調。弄不明。中期之任也。此中期所以事昭王者也。中期善承其任。未嫌昭王也。而爲所不知。豈不妄哉。左右對之曰。弱於始與不及則可矣。其曰甚然則諛也。申子曰。治不踰官。雖知不言。今中期不知而尙言之。故曰昭王之問有失。左右中期之對皆有過也。管子曰。見其可說之有證。見其不可惡之有形。賞罰信於所見。雖所不見。其敢爲之乎。見其可說之無說證。見其不可惡之無形。賞罰不信於所見。而求所不見之外。不可得也。或曰。廣廷嚴居。衆人之所肅也。晏室獨處。曾史之所慢也。觀人之所肅。非行情也。且君上者。臣下之所爲飾也。好惡在所見。臣下之飾。姦物以愚其君。必也。明不能燭遠。姦見隱微。而待之以觀飾行。定賞罰。不亦弊乎。管子曰。言於室。滿於室。言於堂。滿於堂。是謂天下王。或曰。管仲之所謂言室滿室。言堂滿堂者。非特謂遊戲飲食之言也。必謂大物也。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衆端而潛御羣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是

以明主言法。則境內卑賤莫不聞知也。不獨滿於堂。用術則親愛近習莫之得聞也。不得滿室。而管子猶曰言於室滿室。言於堂滿堂。非法術之言也。

難四

衛孫文子聘於魯。公登亦登。叔孫穆子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也。今子不後寡君一等。寡君未知所過也。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子退而告人曰。孫子必亡。亡臣而不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或曰。天子失道。諸侯伐之。故有湯武。諸侯失道。大夫伐之。故有齊晉。臣而伐君者必亡。則是湯武不王。齊晉不立也。孫子君於衛。而後不臣於魯。臣之君也。君有失也。故臣有得也。不命亡於有失之君。而命亡於有得之臣。不察。魯不得誅衛大夫。而衛君之明。不知不悛之臣。孫子雖有是二也。臣以亡其所以亡其失。所以得君也。或曰。臣主之施分也。臣能奪君者。以得相踦也。故其非分而取者。衆之所奪也。辭其分而取者。民之所予也。是以桀索嶠山之女。紂求比干之心。而天下謂湯身易名。武身受罍。而海內服。趙咺走山。田外僕。而齊晉從。則湯武之所

以王。齊晉之所以立。非必以其君也。彼得之而後以君處之也。今未有其所以得而其所以處。是倒義而逆德也。倒義則事之所以敗也。逆德則怨之所以聚也。敗亡之不察何也。魯陽虎欲攻三桓。不尅而犇齊。景公禮之。鮑文子諫曰。不可。陽虎有寵於季氏。而欲伐於季孫。貪其富也。今君富於季孫。而齊大於魯。陽虎所以盡詐也。景公乃囚陽虎。或曰。千金之家。其子不仁。人之急利甚也。桓公五伯之上也。爭國而殺其兄。其利大也。臣主之間。非兄弟之親也。劫殺之功。制萬乘而享大利。則羣臣孰非陽虎也。事以微巧成。以疏拙敗。羣臣之未起難也。其備未具也。羣臣皆有陽虎之心。而君上不知。是微而巧也。陽虎貪於天下。以欲攻上。是疏而拙也。不使景公加誅於拙虎。是鮑文子之說反也。臣之忠詐。在君所行也。君明而嚴。則羣臣忠。君懦而闇。則羣臣詐。知微之謂明。無救赦之謂嚴。不知齊之巧臣。而誅魯之成亂。不亦妄乎。或曰。仁貪不同心。故公子目夷辭宋。而楚商臣弑父。鄭去疾子弟。而魯桓弑兄。五伯兼并。而以桓律人。則是皆無貞廉也。且君明而嚴。則羣臣忠。陽虎爲亂於魯不成。而走入齊而不誅。是承爲亂也。君明則誅。知陽虎之可以濟亂也。此見微之情也。語曰。諸侯以國爲親。君嚴則陽虎之罪不

可失。此無救赦之實也。則誅陽虎所以使羣臣忠也。未知齊之巧臣而廢明亂之罰。責於未然而不誅昭昭之罪。此則妄矣。今誅魯之罪亂。以威羣臣之有姦心者。而可以得季孟叔孫之親。鮑文之說。何以爲反。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及昭公卽位。懼其殺己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子亶也。君子曰。昭公知所惡。公子圉曰。高伯其爲戮乎。報惡已甚矣。或曰。公子圉之言也。不亦反乎。昭公之及於難者。報惡晚也。然則高伯之晚於死者。報惡甚也。明君不懸怒。有怒不行且舉之故曰懸怒懸怒則臣罪輕舉以行計。則人主危。故靈臺之飲。衛侯怒而不誅。故褚師作難。食黿之羹。鄭君怒而不誅。故子公殺君。君子之舉知所惡。非甚之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行誅焉。以及於死。故知所惡以見其無權也。人君非獨不足於見難而已。或不足於斷制。今昭公見惡稽罪而不誅。使渠彌含憎懼死以徼幸。故不免於殺。是昭公之報惡不甚也。或曰報惡甚者。大誅報小罪。大誅小罪也者。獄之至也。獄之患。故非在所以誅也。以讎之衆也。是以晉厲公滅三郟而欒中行作難。鄭子都殺伯咺而食鼎起禍。吳王誅子胥而越句踐成霸。則衛侯之逐。鄭靈之弑。不以褚師之不死。而公父之不誅也。以未可以怒而有怒之色。未可

誅而有誅之心。怒其當罪而誅。不逆人心。雖懸奚害。夫未立有罪。卽位之後宿罪而誅。齊故胡之所以滅也。君行之臣。猶有後患。况爲臣而行之君乎。誅旣不當而以盡爲心。是與天下爲讎也。則雖爲戮。不亦可乎。衛靈之時。彌子瑕有寵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淺矣。公曰。奚夢。夢見竈者。爲見公也。公怒曰。吾聞人主者夢見日。奚爲見寡人而夢見竈乎。侏儒曰。夫日兼照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人君兼照一國。一人不能壅也。故將見人主而夢日也。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或者一人煬君邪。則臣雖夢竈。不亦可乎。公曰善。遂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或曰。侏儒善假於夢以見主道矣。然靈公不知侏儒之言也。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者。是去所愛而用所賢也。鄭子都賢慶建而壅焉。燕子噲賢子之而壅焉。夫去所愛而用所賢。未免使一人煬已也。不肖者煬主。不足以害明。今不加知而使賢者煬主已。則賢矣。或曰。屈到嗜芰。文王嗜菖蒲菹。非正味也。而二賢尙之。所味不必美。晉靈侯說參無恤。燕噲賢子之。之非正士也。而二君尊之。所賢不必賢也。非賢而賢用之。與愛而用之同。賢誠賢而舉之。與用所愛異狀。故楚莊舉叔孫而霸。商辛用費仲而滅。此皆用所賢而事相反也。燕

噲雖舉所賢。而同於用所愛。衛奚距然哉。則侏儒之未可見也。君壅而不知其壅也。已見之後。而知其壅也。故退壅臣。是加知之也。日不加知。而使賢者煬已。則必危。而今以加知矣。則雖煬已。必不危矣。

■ 難勢

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螾蜥同矣。則失其乘也。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者而能服於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爲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爲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於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衆也。堯教於隸屬。而民不聽。至於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衆。而勢位足以缶賢者也。應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吾不以龍蛇爲不託於雲霧之勢也。雖然。夫擇賢而專任。勢足以爲治乎。則吾未得見也。夫有雲霧之勢。而能乘遊之者。龍蛇之材美之也。今雲盛而螾蜥弗能乘也。霧醴而螾不能遊也。夫有盛雲醴霧之勢。而不能乘遊者。螾蜥之材薄也。今桀

紂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爲之雲霧。而天下不免乎大亂者。桀紂之材薄也。且其人以堯之勢以治天下也。其勢何以異桀之勢也。亂天下者也。夫勢者非能必使賢者用己。而不肖者不用己也。賢者用之則天下治。不肖者用之則天下亂。人之情性。賢者寡而不肖者衆。而以威勢之利。濟亂世之不肖人。則是以勢亂天下者多矣。以勢治天下者寡矣。夫勢者便治而利亂者也。故周書曰。毋爲虎傅翼。飛入邑。擇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於勢。是爲虎傅翼也。桀紂爲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爲炮烙以傷民性。桀紂得乘四行者。南面之威爲之翼也。使桀紂爲匹夫。未始行一而身在刑戮矣。勢者養虎狼之心。而成暴風亂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勢之於治亂。本末有位也。而語專言勢之足以治天下者。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夫良馬固車。使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車馬非異也。或爲人笑。則拙相去遠矣。今以國位爲車。以勢爲馬。以號令爲轡。以刑罰爲鞭策。使堯舜御之。則天下治。桀紂御之。則天下亂。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速致遠。不知任王良。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此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治民之王良也。復應之曰。其人以勢爲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賢乃治。則

不然矣。夫勢者名一而變無數者也。勢必於自然。則無爲言於勢矣。吾所爲言勢者。言人之所設也。夫堯舜生而在上位。雖有十桀紂不能亂者。則勢治也。桀紂亦生而在上位。雖有十堯舜而亦不能治者。則勢亂也。故曰。勢治者則不可亂。而勢亂者則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勢也。非人之所得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勢也而已矣。賢何事焉。何以明其然也。客曰。人有鬻矛與楯者。譽其楯之堅。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人應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以爲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爲名不可兩立也。夫賢之爲勢。不可禁。而勢之爲道也。無不禁。以不可禁之勢。此矛楯之說也。夫賢勢之不容。亦明矣。且夫堯舜桀紂。千世而一出。是比肩踵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絕於中。吾所以爲言勢者中也。中者。上及堯舜。而下亦不爲桀紂。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背法。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且夫治千而亂一。與治一而亂千也。是猶乘驥駟而分馳也。相去亦遠矣。夫棄隱括之法。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爲車。不能成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釋勢委法。堯舜戶說。而人辯之。不能治三

家。夫勢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待賢則亦然矣。且夫百日不食以待梁肉。餓者不活。今待堯舜之賢。乃治當世之民。是猶待梁肉而救餓之說也。夫曰良馬固車。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則日取乎千里。吾不以爲然。夫待越人之善海遊者。以救中國之溺人。越人善遊矣。而溺者不濟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馭今之馬。亦猶越人救溺之說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馬固車。五十里而一置。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臧獲敗之。治非使堯舜也。則必使桀紂亂之。此味非飴蜜也。必苦萊亭歷也。此則積辯累辭。離理失術。兩未之議也。奚可以難夫道理之言乎哉。客議未及此論也。

問辯

或問曰。辯安生乎。對曰。生於上之不明也。問者曰。上之不明。因生辯也。何哉。對曰。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若其無法令。而可以接詐應變。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責其實。言當則

有大利。不當則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無以訟。此所以無辯之故也。亂世則不然。主有令而民以文學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矯之。人主顧漸其法令。而尊學者之智行。此世之所以多文學也。夫言行者。以功用爲之的。穀者也。夫砥礪殺矢而以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謂善射者。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也。故有常則羿逢蒙以五寸的爲巧。無常則以妄發之中秋毫無拙。今聽言觀行。不以公用爲之的。穀言雖至察。行雖至堅。則妄發之說也。是以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爲察。以博文爲辯。其觀行也。以離羣爲賢。以犯上爲抗。人主者說辯察之言。尊賢抗之行。故夫作法術之人。立取舍之行。別辭爭之論。而莫爲之正。是以儒服帶劍者衆。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詞章。而憲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則辯生焉。

問田

徐渠問田鳩曰。臣聞智士不襲下而遇君。聖人不見功而接上。令陽成義渠。明將也。

而措於毛伯。公孫亶回。聖相也。而關於州部。何哉。田鳩曰。此無他故。異物主有度。上有術之故也。且足下獨不聞楚將宋觚而失其政。魏相馮離而亡其國。二君者驅於聲詞。眩乎辯說。不試於毛伯。不關乎州部。故有失政亡國之患。由是觀之。夫無毛伯之試。州部之關。豈明主之備哉。堂谿公謂韓子曰。臣聞服禮辭讓。全之術也。修行退智。遂之道也。今先王立法術。設度數。臣竊以爲危於身。而殆於軀。何以效之。所聞先生術曰。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而富疆。二子之言已當矣。然而吳起支解。而商君車裂者。不逢世遇主之患也。逢遇不可必也。患禍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竊爲先生無取焉。韓子曰。明先生之言矣。夫治天下之柄。齊民萌之度。甚未易處也。然所以廢先王之教。而行賤臣之所取者。竊以爲立法術。設度數。所以利民萌便衆庶之道也。故不憚亂主闇上之患禍。而必思以齊民萌之資利者。仁智之行也。憚亂主闇上之患禍。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而不見民萌之資。夫科身者。貪鄙之爲也。臣不忍嚮貪鄙之爲。不敢傷仁智之行。先王有幸臣之意。然有大傷臣之實。

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於國。應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謂之衣食孰急於人。則是不可一無也。皆養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爲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貴實。操殺生之柄。課羣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姦令者也。此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問者曰。徒術而無法。徒法而無術。其不可。何者。對曰。申不害。韓昭侯之佐也。韓者。晉之別國也。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姦多。故利在故法。前令則道之。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利在故新相反。前後相勃。則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姦臣猶有所譎其辭矣。故託萬乘之勁韓。七十年而不至於霸王者。雖用術於上。法不勤飾於官之患也。公孫鞅之治秦也。設告相坐。而責其實。連什五而同其罪。賞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勞而不休。逐敵危而不却。故其國富而兵強。然而無術以知姦。則以其富強也。資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卽位。秦法未敗也。而張儀以秦殉韓魏。惠王死。武王卽位。甘茂以秦

殉周。武王死。昭襄王卽位。穰侯越韓魏而東攻齊。五年而秦不益尺土之地。乃城其陶邑之封。應侯攻韓八年。成其汝南之封。自是以來。諸用秦者。皆應穰之類也。故戰勝則大臣尊。益地則私封立。主無術以知姦也。商君雖十飾其法。人臣反用其資。故乘強秦之資。數十年而不至於帝王者。法不勤飾於官。主無術於上之患也。問者曰。主用申子之術。而官行商君之法。可乎。對曰。申子未盡於法也。申子言不踰官。雖知言。治不踰官。謂之守職也可。知而弗言。是不謂過也。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以一國耳聽。故聽莫聰焉。今知而弗言。則人主尙安假借矣。商君之法。日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爲官者。爲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一級。欲爲官者。爲百石之官。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也。今有法曰。斬首者。令爲醫匠。則屋不成而闕藥也。而以斬首之功爲之。則不當其能。今治官者。智闕今斬首者。勇力之所加。而治者。智能之官。是以斬首之功爲醫匠也。故曰。二子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

凡治之大者。非謂其賞罰之當也。賞無功之人。罰不辜民。非所謂明也。賞有功。罰有罪。而不失其人。方在於人者也。非能生功止過者也。是故禁姦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今世皆曰尊主安國者。必以仁義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國者。必以仁義智能也。故有道之主。遠仁義。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譽廣而名威。民治而國安。知用民之法也。凡術也者。主之所以執也。法也者。官之所以師也。然使郎中日聞道於郎門之外。以至於境內。日見法。又非其難者也。昔者有扈氏有失度。謹兜氏有孤男。三苗有成駒。桀有侯侈。紂有崇侯虎。晉有優施。此六人者。亡國之臣也。言是如非。言非如是。內險以賊其外。小謹以徵其善。稱道往古。使良事沮。善禪其主。以集精微。亂之以其所好。此夫郎中左右之類者也。往世之主。有得人而身安國存者。有得人而身危國亡者。得人之名一也。而利害相千萬也。故人主左右不可不慎也。爲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別賢不肖如黑白矣。若夫許由。續牙。晉伯陽。秦顛頡。衛僑如。狐不稽。重明。董不識。卞隨。務光。伯夷。叔齊。此十二人者。皆上見利不喜。下臨難不恐。或與之天下而不取。有羣辱之名。則不樂食穀之利。夫見利不喜。上雖厚賞。無以勸之。臨難不恐。上雖嚴刑。

無以威之。此之謂不令之民也。此十二者。或伏死於窟穴。或槁死於草木。或飢餓於山谷。或沈溺於水泉。有如此。先古聖王。皆不能臣。當今之世。將安用之。若夫關龍逢。王子比干。隨季梁。陳泄冶。楚申胥。吳子胥。此六人者。皆疾爭強諫。以勝其君。言聽事行。則如師徒之勢。一言而不聽。一事而不行。則陵其主。以語待之。以其身雖死。家破。要領不屬。手足異處。不難爲也。如此臣者。先古聖王。皆不能忍也。當今之時。將安用之。若夫田齊恆。宋子罕。魯季孫意如。晉僑如。衛子南勁。鄭太宰欣。楚白公。周單荼。燕子之。此九人者。之爲其臣也。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隱正道而行私曲。上偪君。下亂治。援外以撓內。侵下以謀上。不難爲也。如此臣者。唯聖王智主能禁之。若夫昏亂之君。能見之乎。若夫后稷。皋陶。伊尹。周公旦。太公望。管仲。隰朋。百里奚。蹇叔。舅犯。趙襄。范蠡。大夫種。逢同。華登。此十五人者。爲其臣也。皆夙興夜寐。卑身賤體。竦心白意。明刑辟。治官職。以事其君。進善言。通道法。而不敢矜其善。有成功立事。而不敢伐其勞。不難破家以便國。殺身以安主。以其主爲高天泰山之尊。而以其身爲壑谷黼洧之卑。主有明名。廣譽於國。而身不難受壑谷黼洧之卑。如此臣者。雖當昏亂之主。尙可致功。況於顯明之主乎。此謂霸王

之佐也。若夫周滑之鄭王孫申陳公孫寧儀行父荊芋伊申亥隨少師越種干吳王孫
頡晉陽成泄齊豎刁易牙。此十二人者之爲其臣也。皆思小利而忘法義。進則揜蔽賢
良以陰闇其主。退則撓亂百官而爲禍難。皆輔其君。共其欲。苟得一說於主。雖破國殺
衆不難爲也。有臣如此。雖當聖王。尙恐奪之。而況昏亂之君。其能無失乎。有臣如此者。
皆身死國亡爲天下笑。故周威公身殺。國分爲二。鄭子陽身殺。國分爲三。陳靈公身死
於夏徵舒氏。荆靈王死於乾谿之上。隨亡於荆。吳并於越。知伯滅於晉陽之下。桓公身
死。七日不收。故曰諂諛之臣。唯聖王知之。而亂主近之。故至身死國亡。聖王明君則不
然。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讎。是在焉從而舉之。非在焉從而罰之。是以賢良遂而姦邪
並退。故一舉而能服諸侯。其在記曰。堯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啓有五觀。商有太甲。武王
有管蔡。五王之所誅者。皆父兄弟之親也。而所殺亡其身。殘破其家者何也。以其害
國傷民敗法類也。觀其所舉。或在山林藪澤巖穴之間。或在囹圄縲紲纏索之中。或在
割烹芻牧飯牛之事。然明主不差其卑賤也。以其能爲可以明法。便國利民。從而舉之。
身安名尊。亂主則不然。不知其臣之意行。而任之以國。故小之名卑地削。大之國亡身

死。不明於用臣也。無數以度其臣者。必以其衆人之口斷之。衆之所譽。從而悅之。衆之所非。從而憎之。故爲人臣者。破家殘賸。內構黨與。外接巷族。以爲譽。從陰約結。以相固也。虛相與爵祿。以相勸也。曰。與我者將利之。不與我者將害之。衆貪其利。劫其威。彼誠喜。則能利己。忌怒。則能害己。衆歸而民留之。以譽盈於國。發聞於主。主不能理其情。因以爲賢。彼又使譎詐之士。外假爲諸侯之寵使。假之以輿馬。信之以瑞節。鎮之以辭令。資之以幣帛。使諸侯淫說其主。微挾私而公議。所爲使者。異國之主也。所爲談者。左右之人也。主說其言。而辯其辭。以此人者。天下之賢士也。內外之於左右。其諷一而語同。大者不難卑身尊位以下之。小者高爵重祿以利之。夫姦人之爵祿重。而黨與彌衆。又有姦邪之意。則姦臣愈反而說之曰。古之所謂聖君明王。君者非長幼弱也。及以次序也。以其構黨與。聚巷族。偪上弑君。而求其利也。彼曰。何知其然也。因曰。舜偪堯。禹偪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譽之。察四王之情。貪得人之意也。度其行。暴亂之兵也。然四王自廣措也。而天下稱大焉。自顯名也。而天下稱明焉。則威足以臨天下。利足以蓋世。天下從之。又曰。以今時之所聞。田成子取齊。司城子罕取

宋太宰欣取鄭。單氏取周易。牙之取衛。韓魏趙三子分晉。此六人臣之弑其君者也。姦臣聞此蹶然舉耳。以爲是也。故內構黨與。外據巷族。觀時發事。一舉而取國家。且夫內以黨與劫弑其君。外以諸侯之權驕易其國。隱敦適持私曲。上禁君。下撓治者。不可勝數也。是何也。則不明於擇臣也。記曰。周宣王以來。亡國數十。其臣弑其君。取國者衆矣。然則難之從內起。與從外作者。相半也。能一盡其民力。破國殺身者。尙皆賢主也。若夫轉身法易位。全衆傳國。最其病也。爲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雖羣弑馳騁。撞鐘舞女。國猶且存也。不明臣之所言。雖節儉勤勞。布衣惡食。國猶自亡也。趙之先君敬侯。不修德行而好縱慾。適身體之所安。耳目之所樂。冬日畢弋。夏浮淫爲長夜。數日不廢御觴。不能飲者。以筯灌其口。進退不肅。應對不恭者。斬於前。故居處飲食。如此其不節也。制刑殺戮。如此其無度也。然敬侯享國數十年。兵不頓於敵國。地不虧於四鄰。內無君臣百官之亂。外無諸侯鄰國之患。明於所以任臣也。燕君子噲。邵公奭之後也。地方數千里。持戟數十萬。不安子女之樂。不聽鐘石之聲。內不堙汙池臺榭。外不羸弋田獵。又親操耒耨。以修吠畝。子噲之苦身以憂民。如此其甚也。雖古之所謂聖王明君者。其勤

身而憂世。不甚於此矣。然而子噲身死國亡。奪於子之。而天下笑之。此其何故也。不明乎所以任臣也。故曰人臣有五姦而主不知也。爲人主者。有侈用財貨賂以取譽者。有務慶賞賜予以移衆者。有務朋黨。狗智尊士以擅逞者。有務解免赦罪獄以事威者。有務奉下直曲怪言。偉服瑰稱以眩民耳目者。此五者明君之所疑也。而聖主之所禁也。去此五者。則譟詐之人不敢北面談立。文言多。實行寡。而不當法者。不誣敢情以談說。是以羣臣居則修身。動則任力。非上之令。不敢擅作疾言誣事。此聖王之所以牧臣下也。彼聖主明君。不適疑物以闕其臣也。見疑物而無反者。天下鮮矣。故曰孽有擬適之子。配有擬妻之妾。廷有擬相之臣。臣有擬主之寵。此四者國之所危也。故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枝子配適。大臣擬主。亂之道也。故周記曰。無尊妾而卑妻。無孽適子而尊小枝。無尊嬖臣而匹上卿。無尊大臣以擬其主也。四擬者破。則上無意。下無怪也。四擬不破。則隕身滅國矣。

詭使

聖人之所以爲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三曰名。夫利者所以得民也。威者所以行令也。名者上下之所同道也。非此三者雖有不急矣。今利非無有也。而民不化上。威非不存也。而下不聽從。官非無法也。而治不當名。三者非不存也。而世一治一亂者何也。夫上之所貴。與其所以爲治相反也。夫立名號。所以爲尊也。今有賤名輕實者。世謂高。設爵位。所以爲賤貴基也。而簡上不求見者。世謂之賢。威利所以行令也。而無利輕威者。謂之重。法令所以爲治也。而不從法令爲私善者。世謂之忠。官爵所以勸民也。而好名義不進仕者。謂之烈士。刑罰所以擅威也。而輕法不避刑戮死亡之罪者。世謂之勇。夫民之急名也。甚其求利也。如此則士之飢餓乏絕者。焉得無巖居苦身以爭名於天下哉。故世之所以不治者。非下之罪。上失其道也。常貴其所以亂。而賤其所以治。是故下之所欲。常與上之所以爲治相詭也。今下而聽其上。上之所急也。而惇慤純信。用心怯。言時謂之寔。守法固聽令審。則謂之愚。敬上畏罪。則謂之怯。言時節。行中適。則謂之不肖。無二心私學。吏聽吏從教者。則謂之陋。難致謂之正。難予謂之廉。難禁謂之齊。有令不聽從謂之勇。無利於上謂之愿。少欲寬惠行德謂之仁。重厚自尊謂之長者。私學

成羣謂之師徒。閒靜安居謂之有思。損仁逐利謂之疾。險躁佻反覆謂之智。先爲人而後自爲。類名號。言汎愛天下。謂之聖。言大本稱而不可用。行而乖於世者謂之大人。賤爵祿不撓上者謂之傑。下漸行如此。入則亂民。出則不便也。上宜禁其欲。滅其近而不止也。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亂上以爲治也。凡所治者刑罰也。今有私行義者尊。社稷之所以立者安靜也。而躁險讒諛者任。四封之內。所以聽從者信與德也。而陂知傾覆者使令之。所以行威之所以立者。恭儉聽上。而巖居非世者顯。倉廩之所以實者。耕農之本務也。而綦組錦繡刻畫爲末作者富。名之所以成。城池之所以廣者。戰士也。今死之孤。飢餓乞於道。而優笑酒徒之屬。乘車衣絲。賞祿所以盡民力。易下死也。今戰勝攻取之士。勞而賞不霑。而卜筮視手。理狐蟲爲順。辭於前者日賜。上握度量。所以擅生殺之柄也。今守度奉量之士。欲以忠嬰上而不得見。巧言利辭。行姦軌以倖偷世者數御。據法直言。名刑相當。循繩墨。誅姦人。所以爲上治也。而愈疏遠。諂施順意。從欲以危世者近習。悉租稅。專民力。所以備難充倉府也。而士卒之逃事狀。匿附託有威之門。以避僭賦而上不得者萬數。夫陳善田利宅。所以戰士卒也。而斷頭裂腹。播骨乎平原野者。無

宅容身死田畝。而女妹有色。大臣左右無功者。擇宅而受。擇田而食。賞利一從上出。所善。制下也。而戰介之士不得職。而閒官之士尊顯。上以此爲教。名安得無卑。位安得無危。夫卑名位者。必下之不從法令。有二心。無私學。反逆世者也。而不禁其行。不破其羣。以散其黨。又從而尊之。用事者過矣。上世之所以立廉恥者。所以屬下也。今士大夫不羞汙泥醜辱而宦。女妹私義之門。不待次而宦。賞賜之所以爲重也。而戰鬪有功之士貧賤。而便辟優徒。超級名號。誠信所以通威也。而主揜障近習。女謁並行。百官主爵。遷人用事者過矣。大臣官人與下。先謀比周。雖不法行。威利在下。則主卑而大臣重矣。夫立法令者以廢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廢矣。私者所以亂法也。而士有二心私學。巖居窻路。託伏深慮。大者非世。細者惑下。上不禁。又從而尊之以名。化之以實。是無功而顯。無勞而富也。如此則士之有二心私學者。焉得無深慮。勉知詐與誹謗。法令以求索與世相反者也。凡亂上反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學者也。故本言曰。所以治者法也。所以亂者私也。法立則莫得爲私矣。故曰。道私者亂。道法者治。上無其道。則智者有私詞。賢者有私意。上有私惠。下有私欲。聖智成羣。造言作辭。以非法措於上。上不禁塞。又從而尊之。

是教下不聽上。不從法也。是以賢者顯名而居。姦人賴賞而富。賢者顯名而居。姦人賴賞而富。是以上不勝下也。

■六反

畏死難。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貴生之士。學道立方。離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遊居厚養。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語曲牟知。僞詐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辯智之士。行劍攻殺。暴傲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礪勇之士。活賊匿姦。當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譽之士。此六民者。世之所譽也。赴險殉誠。死節之民。而世少之曰失計之民也。寡聞從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樸陋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純粹。整穀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愚戇之民也。重命畏事。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懾之民也。挫賊遏姦。明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譎讒之民也。此六民者。世之所毀也。姦僞無益之民六。而世譽之如彼。耕戰有益之民六。而世毀之如此。此之謂六反。布衣循私利而譽之。世主聽虛聲而禮之。禮之所在。利必加焉。百姓循

私害而訾之。世主墮於俗而賤之。賤之所在。害必加焉。故名賞在乎私惡。當罪之民。而毀害在乎公善。宜賞之士。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古者有諺曰。爲政猶沐也。雖有棄髮。必爲之。愛棄髮之費。而忘長髮之利。不知權者也。夫彈痤者痛。飲藥者苦。爲苦憊之故。不彈痤飲藥。則身不活。病不已矣。今上下之接。無子父之澤。而欲以行義禁下。則交必有郤矣。且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此俱出父母之懷。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後便計之長利也。故父母之於子也。猶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無父母之澤乎。今學者之說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愛之道。是求人主之過。父母之親也。此不熟於論恩。詐而誣也。故明不受也。聖人之治也。審於法禁。法禁明著。則官法必於賞罰。賞罰不阿。則民用。官官治則國富。國富則兵強。而霸王之業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人主挾大利以聽治。故其任官者。當能其賞罰無私。使士民明焉。盡力致死。則功伐可立。而爵祿可致。爵祿致而富貴之業成矣。富貴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挾大利以從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盡而不望。此謂君不仁。臣不忠。則不可以霸王矣。夫姦必知則備。必誅則止。不知則肆。不誅則行。夫陳輕貨於幽隱。雖曾史

可疑也。懸百金於市。雖大盜不取也。不知則曾史可疑於幽隱。必知則大盜不取懸金於市。故明主之治國也。衆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母之愛子也。倍父。父令之行於子者十母。吏之於民無愛。令之行於民也。萬父母。積愛而令窮。吏威嚴而民聽從。嚴愛之策。亦可決矣。且父母之所以求於子也。動作則欲其安利也。行身則欲其遠罪也。君上之於民也。有難則用其死。安平則盡其力。親以厚愛。關子於安利而不聽。君以無愛。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養恩愛之心。而增威嚴之勢。故母厚愛。處子多敗。推愛也。推行也。父薄愛。教管子多善。用嚴也。今家人之治產也。相忍以饑寒。相強以勞苦。雖犯軍旅之難。飢饉之患。溫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憐以衣食。相惠以佚樂。天飢歲荒。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故法之爲道。前苦而長利。仁之爲道。偷樂而後窮。聖人權其輕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棄仁人之相憐也。學者之言。皆曰輕此亂亡之術也。凡賞罰之心者。勸禁也。賞厚則所欲之得也。疾。罰重則所惠之禁也。急。夫欲利者必惡害。害者利之反也。反於所欲。焉得無惡。欲治者必惡亂。亂者治之反也。是故欲治甚者。其賞必厚矣。其惡亂甚者。其罰必重矣。今取於輕刑者。其惡亂不甚也。

其欲治又不甚也。此非特無術也。又乃無行。是故決賢不肖。愚智之美。在賞罰之輕重。且夫重刑者。非爲罪人也。明主之法。揆也。治賊非治所揆也。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刑盜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故曰重一姦之罪。而止境內之邪。此所以爲治也。重罰者盜賊也。而悼懼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於重刑名。若夫厚賞者。非獨賞功也。又勸一國受賞者。甘利。未賞者慕業。是報一人之功。而勸境內之衆也。欲治者何疑於厚賞。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傷民。輕刑可以止姦。何必於重哉。此不察於治者也。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輕止也。以輕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設重刑者。而姦盡止。姦盡止。則此奚傷於民也。所謂重刑者。姦之所利者細。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加大罪。故姦必止者也。所謂輕刑者。姦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姦不止也。故先聖有諺曰。不躓於山而躓於垓。山者大。故人順之。垓微小。故人易之也。今輕刑罰。民必易之。犯而不誅。是驅國而棄之也。犯而誅之。是爲民設陷也。是故輕罪者民之垓也。是以輕罪之爲民道也。非亂國也。則設民陷也。此則可謂傷民矣。今學者皆道書筴之頌語。不察當世之實事。曰上不愛民。賦斂常重。則用不足。而下

恐上。故天下大亂。此以爲足其財用以加愛焉。雖輕刑罰可以治也。此言不然矣。凡人
之取重賞罰固已足之之後也。雖財用足而後厚愛之。然而輕刑猶之亂也。夫富家之
愛子。財貨足用。財貨足用則輕用。輕用則侈泰。親愛之則不忍。不忍則驕恣。侈泰則家
貧。驕恣則行暴。此雖財用足而愛厚輕利之患也。凡人之生也。財用足則墮於用力。上
懦則肆於爲非。財用足而力作者。神農也。上治懦而行修者。曾史也。夫民之不及神農
曾史亦明矣。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於足之外者。
老聃也。今以爲足民而可以治。是以民爲皆如老聃也。故桀貴在天子而不足於尊。富
有四海之內而不足於寶。君人者。雖足民不能足使爲君天子。而桀未必爲天子爲足
也。則雖足民何可以爲治也。故明主之治國也。適其時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以均貧
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其刑罰以禁姦邪。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
致賞。而不念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也。人皆寐。則盲者不知。皆嘿則暗者不知。覺而
使之視。問使之對。則暗盲者窮矣。不聽其言也。則無術者不知。不任其身也。則不肖者
不知。聽其言而求其當。任其身而責其功。則無術不肖者窮矣。夫欲得力士而聽其自

言雖庸人與烏獲不可別也。授之以鼎俎。則罷健效矣。故官職者能士之鼎俎也。任之以事而愚智分矣。故無術者得於不用。不肖者得於不任。言不用而自文以爲辯。身不任者而自飾以爲高。世主眩其辯。濫其高而尊貴之。是不須視而定明也。不待對而定辯也。暗盲者不得矣。明主聽其言。必責其用。觀其行。必求其功。然則虛舊之學不談。矜誣之行不飾矣。

八說

爲故人行私謂之不棄。以公財分施。謂之仁人。輕祿重身。謂之君子。枉法曲親。謂之有行。棄官寵交。謂之有俠。離世遁上。謂之高傲。交爭逆令。謂之剛材。行惠取象。謂之得民。不棄者更有姦也。仁人者公財損也。君子者民難使也。有行者法制毀也。有俠者官職曠也。高傲者民不事也。剛材者令不行也。得民者君上孤也。此八者匹夫之私譽。人主之大敗也。反此八者。匹夫之私毀。人主之公利也。人主不察社稷之利害。而用匹夫之私譽。索國之無危亂。不可得矣。任人以事。存亡治亂之機也。無術以任人。無所任

而不敗。人君之所任。非辯智則修潔也。任人者使有勢也。智士者未信必也。爲多其智。因惑其信也。以智士之計。處乘勢之資。而爲其私急。則君必欺焉。爲智者之不可信也。故任修士者。使斷事也。修士者未必智。爲潔其身。因惑其智。以愚人之所悞。處治事之官。而爲所然。則事必亂矣。故無術以用人。任智則君欺。任修則君事亂。此無術之患也。明君之道。賤德義貴。下必坐上。決誠以參。聽無門戶。人莫能測也故智者不得詐欺。計功而行賞。程能而授事。察端而觀失。有過者罪。有能者得。故愚者不任事。智者不敢欺。愚者不得斷。則事無失矣。察士然後能知之。不可以爲令。夫民不盡察。賢者然後行之。不可以爲法。夫民不盡賢。楊朱墨翟。天下之所察也。于世亂而卒不決。雖察而不可以爲官職之令。鮑焦華角。天下之所賢也。鮑焦木枯。立死若木之枯也華角赴河。雖不可以爲耕戰之士。故人主之察。智士盡其辯焉。人主之所尊。能士能盡其行焉。今世主察無用之辯。尊遠功之行。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博習辯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戰攻。則國何利焉。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不作而養足。不仕而名顯。此私便也。息文學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勞。此公利也。錯法以道民也。而又貴文學。

則民之所師法也。疑賞功以勸民也。而又尊行修。則民之產利也。惰夫貴文學以疑法。尊行修以貳功。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搢笏干戚。不適有方鐵鈿。

言國軍異器方楯也言搢笏之議干戚之舞與夫方楯鐵鈿

銛不相稱適也

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狸首射侯。不當強弩趨發。干城距衝。不若堙穴伏藜。

古人亟於德。中世逐於智。當今爭於力。古者寡事而備簡。樸陋而不盡。故有珣鈔而推

車者。

珣以鑿為鈔即推輪也上古鑿鑿而轉

古者人寡而相親。物多而輕利。易讓。故有揖讓而傳天下者。然則行

揖讓。高慈惠。而道推仁厚。皆推政也。處多事之時。用寡事之器。非智事之備也。當大爭

之世。而循揖讓之軌。非聖人之治也。故智者不乘推車。聖人不行推政也。法所以制事。

事所以名功也。法有立而有難。權其難而事成。事成而有害。權其害而功多。則為之。無

難之法。無害之功。天下有也。是以拔千丈之都。敗十萬之衆。死傷者軍之乘。

乘謂其半也

甲兵

折挫。士卒死傷。而賀戰勝得地者。出其小害。計其大利也。夫沐者有棄髮。除者傷血肉。

為人見其難。因釋其業。是無術之事也。先聖有言曰。規有摩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柰

之何。此通權之言也。是以說有必立而曠於實者。言有辭拙而急於用者。故聖人不求

無害之言。而務無易之事。人之不事衡石者。非貞廉而遠利也。石不能為人多少。衡不

能爲人輕重。求索不能得。故人不事也。明主之國。官不敢枉法。吏不敢爲私利。貨賂不行。是境內之事。盡如衡石也。此其臣有姦者。必知。知者必誅。是以有道之主。不求清潔之吏。而務必知之術也。慈母之於弱子也。愛不可爲前。不可先以愛養之也然而弱子有僻行。使之隨師。有惡病。使之事醫。不隨師則陷於刑。不事醫則疑於死。慈母雖愛。無益於振刑救死。則存子者非愛也。子母之性愛也。臣主之權筴也。母不能以愛存家。君安能以愛持國。明主者通於富強。則可以得欲矣。故謹於聽治。富強之法也。明其法禁。察其謀計。法明則內無變亂之患。計得於外。無死虜之禍。故存國者非仁義也。仁者慈惠而輕財者也。暴者心毅而易誅者也。慈惠則不忍。輕財則好與。心毅則憎心見於下。易誅則妄殺加於人。不忍則罰多宥赦。好與則賞多無功。憎心見則下怨其上。妄誅則民將背叛。故仁人在位。下肆而輕犯禁法。偷幸而望於上。暴人在位。則法令妄而臣主乖。民怨而亂心生。故曰仁暴者。皆亡國者也。不能具美食而勸餓人飯。不能爲活餓者也。不能辟草生粟。而勸貸施賞賜。不能爲富民者也。今學者之言也。不務本作而好末事。知道虛聖以說民。此勸飯之說。勸飯之說。明主不受也。書約而弟子辯。法省而民訟簡。是

以聖人之書必著論。明主必詳盡事盡。思慮揣得失。智者之所難也。無思無慮。挈前言而責後功。愚者之所易也。明主慮愚者之所易。以責智者之所難。故智慮力勞不用而國治也。酸甘鹹淡。不以口斷。而決於宰伊。則廚人輕君而重於宰尹矣。上下清濁。不以耳斷。而決於樂正。則瞽工輕君而重於樂正矣。治國是非。不以術斷。而決於寵人。則臣下輕君而重於寵人矣。人主不親觀聽。而制斷在下。託食於國者也。使人不衣不食。而不飢不寒。又不惡死。則無事上之意。意欲不宰於君。則不可使也。今生殺人。柄在大臣。而主令得行者。未嘗有也。虎豹必不用其爪牙。而與鼯鼠同威。萬金之家。必不用其富厚。而與監門同資。有土之君。說人不能利。惡人不能害。索人欲畏重己。不可得也。人臣肆意陳欲曰俠。人主肆意陳欲曰亂。人臣輕上曰驕。人主輕下曰暴。行理同實。下以受譽。上以得非。人臣大得。人主大亡。明主之國。有貴臣。無重臣。貴者爵尊而官大也。重臣者言聽而力多者也。明主之國。遷官襲級。官爵受功。故有貴臣。言不度行。而有僞必誅。故無重臣也。

八經

〔一〕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君執柄以處勢。故令行禁止。柄者殺生之制也。勢者勝衆之資也。廢置無度。則權瀆。賞罰下共。則威分。是以明主不懷愛而聽。不留說而計。故聽言不參。則權分乎姦。智力不用。則君窮乎臣。故明主之行制也天。不可測也其用人也鬼。如鬼之隱密天則不非。既高不測誰能非之鬼則不困。既陰密誰能困之勢行教嚴。逆而不違。雖逆天下不敢違此勢之用也毀譽一行而不議。毀譽一行而天下不敢議故賞賢罰暴。舉善之至者也。賞暴罰賢。舉惡之至者也。是謂賞同罰異。賞莫如厚。使民利之。譽莫如美。使民榮之。誅莫如重。使民畏之。毀莫如惡。使民恥之。然後一行其法。禁誅於私家。不害公罪。賞罰必知之。知之道盡矣。

因情 一曰收智

〔二〕力不敵衆。智不盡物。與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國。用君之一人之智力不如任衆而用國也故智力敵而羣物勝。揣中則私勞。不中則在過。下君盡己之能。中君盡能人力。上君盡人之智。是以事至而結智。一聽而公會。聽不一則後悖於前。後悖於前。則愚智不分。不公會則猶豫而不斷。不斷則事留。自取一則毋道墮壑之累。故使之諷諷定而怒。是以言陳之曰。必有筴。

籍。結智者事發而驗。結能者功見而謀成。敗有徵，賞罰隨之。事成則君收其功，規敗則臣任其罪。君人者合符猶不親，而況於力乎？事智猶不親，而況於懸乎？故非用人也不取同，同則君怒，使人相同則君神則下盡，下盡則臣上不因君而主道畢矣。

主道 一日結智

〔三〕知臣主之異利者王。以爲同者刼，與共事者殺。故明主審公私之分，審利害之

地，姦乃無所乘。亂之所生六也。主母后姬子姓，弟兄大臣，顯賢。主母君幼稱制后姬之姓則強庶逼兄弟則公子擅國大臣代主執物者顯賢

則虛名任吏責臣。主母不放。廢亂稱責於臣禮施異等。后姬不疑。分勢不貳。庶適不爭。不令庶子貳嫡也權籍

不失。兄弟不侵。權柄國籍不失於下也下不一門。大臣不擁。不令一門專制則不得權禁賞必行。顯賢不亂。臣有二因。謂

外內也。外曰畏。外臣行威物皆畏內曰愛。所畏之求得。所愛之言聽。此亂臣之所因也。外國之置

諸吏者。結誅親暱重帑。則外不籍矣。爵祿循功。請者俱罪。則內不因矣。外不籍。內不因。

則姦充塞矣。官襲節而進。以至大任。智也。其位至而任大者。以三節持之。曰質。曰鎮。曰

固。親戚妻子質也。爵祿厚而必鎮也。參伍貴帑。固也。賢者止於質。貪饕化於鎮。姦邪窮

於固。忍不制則下上小不除。則大誅。而名實當。則徑之。生害事。死傷名。則行飲食。不然

而與其讎。此謂除陰姦也。醫曰詭。詭曰易。易功而賞。見罪而罰。而詭乃止。是非不泄。說諫不通。而易乃不用。父兄賢良。播曰遊禍。其患鄰敵多資。僂辱之人。近習曰押賊。其患發忿疑辱之心。生藏怒特罪而不發。曰增亂。其患徼幸妄舉之人起。大臣兩重提衡。而不踦曰卷禍。其患家隆劫殺之難作。脫易不自神曰彈威。其患賊夫醜毒之亂起。此五患者。人主之不知。則有劫殺之事。廢置之事。生於內則治。生於外則亂。是以明主以功論之內。而以利資之外。其故國治而敵亂。即亂之道。臣憎則起。外若眩。臣愛則起。內若藥。

起亂一曰亂起

〔四〕參伍之道。行參以謀多。揆伍以責失。行參必折。揆伍必怒。不折則瀆上。不怒則相和。折之徵足以知多寡。怒之前不及其衆。觀聽之勢。其徵在比周而賞異也。誅母謁而罪同。言會衆端必揆之以地。謀之以天。驗之以物。參之以人。四徵者符。乃可以觀矣。參言以知其誠。易視以改其澤。執見以得非常。一用以務近習。重官以懼遠使。舉往以悉其前。即邇以知其內。疏置以知其外。握明以問所闇。詭使以絕黷泄。倒言以嘗所疑。

論反以得陰姦。設諫以綱獨爲。舉錯以觀姦動。明說以誘避過。卑適以觀直諂。宣聞以通未見。作鬪以散朋黨。深一以敬衆心。泄異以易其慮。似類則合其參。陳過則明其固。知辟罪以止威。陰使時循以省衰。漸更以離通比。下約以侵其上。相室約其廷臣。廷臣約其官屬。兵士約其軍吏。遣使約其行介。縣令約其辟吏。郎中約其左右。后姬約其宮媛。此之謂條達之道。言通事泄。則術不行。

立道

〔五〕明主其務在周密。是以喜見則德償。怒見則威分。故明主之言。隔塞而不通。周密而不見。故以一得十者下道也。以十得一者上道也。明主兼行上下。故姦無所失。伍官連縣。而鄰謁過賞失過誅。上之於下。下之於上。亦然。是故上下貴賤。相畏以法。相誨以和。民之性有生之實。有生之名。爲君者有賢知之名。有賞罰之實。名實俱至。故福善必聞矣。

參言

〔六〕聽不參則無以責下。言不督乎用則邪說當上。言之爲物也。以多信。不然之物。

十人云疑。百人然乎。千人不可解也。訥者言之疑。辯者言之信。姦之食上也。取資乎衆。籍信乎辯。而以類飾其私。人主不饜忿而待合參。其勢資下也。有道之主聽言。督其用。課其功。功課而賞罰生焉。故無用之辯。不留朝任事者。知不足以治職。則放官收。說大而誇則窮端。故姦得而怒。無故而不當爲誣。誣而罪臣。言必有報。說必責用也。故朋黨之言不上聞。凡聽之道。人臣忠論以聞姦。博論以內一人。主不智。則姦得資。明主之道。已喜則求其所納。已怒則察其所構。論於已變之後。以得毀譽公私之徵。衆諫以效智。故使君自取一以避罪。故衆之諫也。敗君之取也。無副言於上。以設將然。今符言於後。以知謾誠語。明主之道。臣不得兩諫。必任其一。語不得擅行。必合其參。故姦無道進矣。

聽法

〔七〕官之重也。毋法也。法之息也。上闇也。上闇無度。則官擅爲。官擅爲。故奉重無前。則徵多。徵多。故富。官之富重也。亂功之所生也。明主之道。取於任。能任事於官。能守官則贊揚之賞於功。言程主喜。俱必利。不當主怒。俱必害。則人不私父兄。而進其仇讎。勢足以行法。奉足以給事。而私無所生。故民勞苦而輕官。任事也。毋重。使其寵必在爵。處官者毋私。

使其利。必在祿。故民尊爵而重祿。爵祿所以賞也。民重所以賞也。則國治。刑之煩也。名之繆也。賞譽不當則民疑。民之重名。與其重賞也均。賞者有誹焉。不足以勸。罰者有譽焉。不足以禁。明主之道。賞必出乎公利。名必在乎爲上。賞譽同軌。非誅俱行。然則民無榮於賞之內。有重罰者必有惡名。故民畏罰所以禁也。民畏所以禁。則國治矣。

類柄

〔八〕行義示則主威分。慈仁聽則法制毀。民以制畏上。而上以勢卑下。故下肆狼觸而榮於輕君之俗。則主威分。民以法難犯上。而上以法撓慈仁。故下明愛施而務賅紋之政。貨賂是以法令墮。尊私行以貳主威。行賅紋以疑法。聽之則亂治。不聽則謗主。故君輕乎位。而法亂乎官。此之謂無常之國。明主之道。臣不得以行義成榮。不得以家利爲功。功名所生。必出於官法。法之所外。雖有難行。不以顯焉。故民無以私名。設法度以齊民。信賞罰以盡民能。明誹譽以勸沮名號。賞罰法令三隅。故大臣有行則尊君。百姓有功則利上。此之謂有道之國也。

五蠹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搆木爲巢。以避羣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搆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爲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爲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爲新聖笑矣。是以聖人不期修古。在扶世愈也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爲之備。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爲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爲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堯之王天下也。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麤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耜以爲民先。股無肢。脛不生毛。雖臣虜之榮。

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古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絜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臄臘而相遺以水。節以水相遺也。谷水難得故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澤者苦水故買人功使決竇也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饗。幼弟可惜猶不饗之也饑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也。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爭土橐。非下也。權重也。故聖人議多少。論薄厚。爲之政。故罰薄不爲慈。誅嚴不爲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古者大王處豐鎬之間。地方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荆文王恐其害己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世異則事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戰。鐵鉅矩者及乎敵。鎧甲不堅者傷乎體。是干戚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

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爲界。故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辯智。非所爲持國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荆之欲。不得行於二國矣。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驛馬。此不如之患也。今儒墨皆先王兼愛天下。則視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爲之不舉樂。聞死刑之報。君爲流涕。此所舉先王也。夫以君臣爲如父子。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於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雖厚愛矣。奚遽不亂。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必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爲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爲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法不聽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爲治亦明矣。且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仲尼天下聖人也。修行明道以遊海內。海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而爲仁義者一人。魯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國。境內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誠易以服人。故仲尼反爲臣。而哀公顧爲君。仲尼非懷其

義服其勢也。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今學者之說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而勝務行仁義。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勢之凡民。皆如列徒。則七十子也此必不得之數也。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爲改。鄉人譙之弗爲動。師長教之弗爲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溢。盜跖不掇。金銷爛雖多。跖棄而不掇。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手。則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故。使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其賞。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今則不然。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業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輕世也。以其犯禁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毀譽賞罰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世謂之有廉隅之人。知友辱。隨仇者。貞也。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

尊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而吏不能勝也。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功而尊。謂之賢。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弱之禍。則私行立。而功公利滅矣。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王以文學。犯禁者誅。而羣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爲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爲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也。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已知之矣。今以爲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爲匹夫計者。莫如修行義而習文學。行義修則見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爲明師。爲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爲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不

相容之事。不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而於游學者日衆。是世之所以亂也。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爲衆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梁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矣。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之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論。則其爲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若夫賢良貞信之行者。必將貴不欺之士。不欺之士者。亦無不欺之術也。布衣相與交。無富厚以相利。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處制人之勢。有一國之厚。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修明術之所燭。雖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於不欺之士。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衆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羣官無姦詐矣。今人主之於言也。說其辯。

而不求其富焉。其用於行也。美其聲而不責其功。是以天下之衆。其談言者務爲辯。而不周於用。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廷。而政不免於亂。行身者競於爲高。而不合於功。故智士退處巖穴。歸祿不受。而兵不免於弱。政不免於亂。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譽。上之所禮。亂國之術也。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貧。民耕者衆。執耒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伐禁無用。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爲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戰之事也危。而民爲之者。曰可得以貴也。今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爲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衆。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爲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爲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爲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爲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此之謂王資。旣畜王資。而承敵國之贖。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今則不然。士民縱恣於內。言談者爲勢於外。外內稱惡。以待強敵。不亦殆乎。故羣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則

有仇讎之忠而借力於國也。從者合衆強以攻一弱也。而衡者事一強以攻衆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舉則圖而委。效璽而請兵矣。獻圖則地削。效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矣。事大爲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從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則爲強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小爲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是故事強。則以外權士官於內。救小則以內重求利於外。國利未立。封土厚祿至矣。主上雖卑。人臣尊矣。國地雖削。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人主之於其聽說也。於其臣事未成。則爵祿已尊矣。事敗而弗誅。則游說之士。孰不爲用。繪繳之說而徼倖其後。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說。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當否之言。而誅罰不必其後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則不可攻也。強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也。治強不可責於外。內政之有也。今不行法術於內。而事智於外。則不至於治強矣。鄙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

多資之易爲工也。故治強易爲謀。弱亂難爲計。故用於秦者。十變而謀希失。用於燕者。一變而計希得。非用於秦者必智。用於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故周去秦爲從。期年而舉。衛離魏爲衡。半歲而亡。是周滅於從。衛亡於衡也。使周衛緩其從衡之計。而其境內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賞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頓於堅城之下。而使強敵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術也。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治國者之過也。智困於內。而政亂於外。則亡不可振也。民之政計。皆就安利。如辟危窮。今爲之攻戰。進則死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棄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家困而上弗論。則窮矣。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門而完解舍。解舍完。則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求得則私安。私安則利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衆矣。夫明王治國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務而趨末作。今世近習之請行。則官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也矣。姦財貨買得用於市。則商人不少矣。聚斂倍農。而致尊過耕戰之士。則耿介之士寡。而高價之民多矣。是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

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言古者。爲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糜之財。蓄積待時。而侔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

■顯學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開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分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世之學乎。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

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雜反行。明主弗受也。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以爲儉。而禮之儒者。破家而葬。服葬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爲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爲廉而禮之。宋榮子之議。設不鬪爭。取不隨仇。不差囹圄。見侮不辱。世主以爲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自愚誣之學。雜反之辭爭。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議。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聽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今世之學士。語治者。多曰與貧窮地。以實無資。今夫與人相善也。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善也。無饑饉疾疢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墮也。侈而墮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上徵斂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墮也。而欲索民

之疾作而節用。不得可也。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世主必從而禮之。貴其智而高其行。以爲輕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陳良田大澤。設爵祿。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貴輕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世主必從而禮之。曰敬賢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稅。耕者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稅。學士則多賞。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談。不可得也。立節參民。執操不侵。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劍。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爲自好之士。夫斬首之勞。不賞。而家鬪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無私鬪。不可得也。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且夫人主於聽學也。若是其言。宣布之官。而用其身。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爲是也。而弗布於官。以爲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亂亡之道也。澹臺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行。不稱其貌。宰予之辭。雅而文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而智。不充其辯。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之新辯。濫乎宰予。而世主之聽。眩乎仲尼。爲悅其言。因

任其身。則焉得無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辯。而有華下之患。趙任馬服之辯。而有長平之禍。此二者任辯之失也。夫視鍛錫而察青黃。區冶不能以必劍。水擊鵠鴈。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臧獲不疑。驚良。觀容服。聽辭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愈勸。遷官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夫爵祿大而官職治。王之道也。磐石千里。可不謂富。象人百萬。不可謂強。石非不大。數非不衆也。而不可謂富強者。磐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敵也。今商官技藝之士。亦不墾而食。是地不墾。與磐石一貫也。儒俠毋軍勞。顯而榮者。則民不使。與象人同事也。夫禍知磐石象人。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爲不墾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類者也。故敵國之君王。雖說吾義。吾弗入貢。而臣關內之侯。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是故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故明君務力。夫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爲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爲非也。恃人之爲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非。一國可使齊。爲治者

用衆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汙。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圓之木。千世無輪矣。自直之箭。自圓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栝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栝而有自直之箭。自圓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適然謂偶然也而行必然之道。今或謂人曰。使子必智而壽。則世必以爲狂夫。智性也。壽命也。性命者。非所學於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爲說人。此世之所以謂之爲狂也。謂之不能然。則是諭也。夫諭性也。以仁教人。是以智與壽說也。有度之主弗受也。故善毛嗇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之仁義。無益於治。明吾法度。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胡明主急其助而緩其頌。故不道仁義。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干秋萬秋千歲萬歲之聲。括耳。而一日之壽。無徵於人。此人所以簡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說人主。不善今之所以爲治。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功成。儒釋辭曰。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主舉實事。去無用。不道仁義者。故不聽學者之言。今不知治者。必

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爲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首病不治則加痛也不擗瘞則寢益。謂難也。驅威而潰之披驅也剔首搗瘞。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民產也。而上爲酷。修刑重罰。以爲禁邪也。而上爲嚴。徵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饑饉備軍旅也。而以爲貪。境內必知介而無私解。并力疾鬪。所以禽虜也。而以上爲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夫求聖通之。

忠孝

天下皆以孝悌忠順之道爲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順之道而審行之。是以天下亂。皆以堯舜之道爲是。而法之。是以有弑君。有曲於父。堯舜湯武。或反君臣之義。亂後世之教者也。堯爲人君而君其臣。舜爲人臣而臣其君。湯武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譽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夫所謂明君者。能畜其臣者也。所謂賢臣者。能明法辟。治官職。以戴其君者也。今堯自以爲明而不能以畜舜。舜自以爲賢而不能以戴

堯湯武自以爲義而弑其君。長此明君且常與。而賢臣且常取也。故至今爲人子者。有取其父之家。爲人臣者。有取其君之國者矣。父而讓子。君而讓臣。此非所以定位一教之道也。臣之所聞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賢臣而弗易也。則人主雖不肖。臣不敢侵也。今夫上賢任智。無常逆道也。而天下常以爲治。是故田氏奪呂氏於齊。戴氏奪子氏於宋。此皆賢且智也。豈愚且不肖乎。是廢常上賢則亂。舍法任智則危。故曰上法而不上賢。記曰。舜見瞽瞍其容造焉。造慤貌也孔子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有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臣曰。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順之道也。然則有道者。進不爲臣。主退不爲父子耶。父之所以欲有賢子者。家貧則富之。父苦則樂之。君之所以欲有賢臣者。國亂則治之。主卑則尊之。今有賢子而不爲父。則父之處家也苦。有賢臣而不爲君。則君之處位也危。然則父有賢子。君有賢臣。適足以爲害耳。豈得利焉哉。所謂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親。今舜以賢取君之國。而湯武以義放弑其君。此皆以賢而危主者也。而天下賢之。古之烈士。進不爲君。退不爲家。是進則非其君。退則非其親者也。且夫進不爲君。退不爲家。

亂世絕嗣之道也。是故賢堯舜湯武而是烈士。天下之亂術也。瞽瞍爲舜父而舜放之。象爲舜弟而殺之。放父殺弟。不可謂仁。妻帝二女而取天下。不可謂義。仁義無有。不可謂明。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信若詩之言也。是舜出則臣其君。入則臣其父。妾其母。妻其主女也。故烈士內不爲家。亂世絕嗣。而外矯於君。朽骨爛肉。施於土地。流於川谷。不避蹈水火。使天下從而效之。是天下徧死而願天也。此皆釋世而不治是也。世之所爲烈士者。雖衆獨行。取異於人。爲恬淡之學。而理恍惚之言。臣以爲恬淡無用之教也。恍惚無法之言也。言出於無法。數出於無用者。天下謂之察。臣以爲人生必事君養親。事君養親。不可以恬淡之人。必以言論忠信法術。言論忠信法術。不可以恍惚。恍惚之言。恬淡之學。天下之惑術也。孝子之事父也。非競取父之家也。忠臣之事君也。非競取君之國也。夫爲人子而常譽他人之親曰。某子之親。夜寢早起。強力生財。以養子孫。臣妾是誹謗其親者也。爲人臣常譽先王之德厚而願之。誹謗其君者也。非其親者知謂不孝。而非其君者。天下此賢之。此所以亂也。故人臣毋稱堯舜之賢。毋譽湯武之伐。毋言烈士之高。盡力守法。專心於事。主者爲忠臣。古者黔首愧密蠹。

愚。情貌

故可以虛名取也。今民儼調智慧。欲自用不聽上。上必且勸之以賞。然後可進。又且畏之以罰。然後不敢退。而世皆曰許由讓天下。賞不足以勸。盜跖犯刑赴難。不足以禁。臣曰。未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爲者。許由是也。已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爲者。堯舜是也。毀廉求財。犯刑趨利。忘身之死者。盜跖是也。此二者殆物也。治國用民之道也。不以此二者爲量。治也者。治常者也。道也者。道常者也。殆物妙言。治之害也。天下太平。士不可以賞勸也。天下太平之士。不可以爲刑禁也。然爲太上士。不設賞。爲太下士。不設刑。則治國用民之道失矣。故世人多不言國法而言從橫。諸侯言從者曰。從成必霸。而言橫者曰。橫成必王。山東之言從橫。未嘗一日而止也。然而功名不成。霸王不立者。虛言非所以成治也。王者獨行謂之王。是以三王不務離合。而止五霸不待從橫。察治內以裁外而已矣。

■ 人主

人主之所以身危國亡者。大臣太貴。左右太威也。所謂貴者。無法而擅行。操國柄而

便私者也。所謂威者。擅權勢而輕重者也。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夫馬之所以能任重。引車致遠道者。以筋力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威勢者。人主之筋力也。今大臣得威。左右擅勢。是人主失力。人主失力。而能有國者。千無一人。虎豹之所以能勝人。執百獸者。以其爪牙也。當使虎豹失其爪牙。則人必制之矣。今勢重者。人主之爪牙也。君人而失其爪牙。虎豹之類也。宋君失其爪牙於子罕。簡公失其爪牙於田常。而不蚤奪之。故身死國亡。今無術之主。皆明死宋簡之過也。而不悟其失。不察其事類者也。且法術之士。與當途之臣。不相容也。何以明之。主有術士。則大臣不得制斷。近習不敢賣重。大臣左右權勢息。則人主之道明矣。今則不然。其當途之臣。得勢擅事。以環其私。左右近習。朋黨比周。以制疏遠。則法術之士。奚時得進用。人主奚時得論裁。故有術不必用。而勢不兩立。法術之士。焉能無危。故君人者。非能退大臣之議。而背左右之訟。獨合乎道言也。則法術之士。安得蒙死亡之危。而進說乎。此世之所以不治也。明主者。推功而爵祿。稱能而官事。所舉者必有賢。所用者必有能。賢用能之士進。則私門之請止矣。夫有功者受重祿。有能者處大官。則私劍之士。安得無離於

私勇而疾距敵。游宦之士。焉得無撓於私門而務於清潔矣。此所以聚賢能之士而散私門之屬也。今近習者不必智。人主之於人也。或有所知而聽之入。因與近習論其言。聽近習而不計其智。是與愚論智也。其當途者不必賢。人主之於人。或有所賢而禮之入。因與當途者論其行。聽其言而不用賢。是與不肖論賢也。故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奚時得用以主之明塞矣。昔關龍逢說桀而傷其四肢。王子比干諫紂而剖其心。子胥忠直夫差而誅於屬鏹。此三子者。爲人臣非不忠。而說非不當也。然不免於死亡之患者。主不察賢智之言。而蔽於愚不肖之患也。今人主非肯用法術之士。聽愚不肖之臣。則賢智之士。孰敢當三子之危。而進其智能者乎。此世之所以亂也。

■ 飭令

飭令則法不遷。法平則吏無姦。法已定矣。不以善法售法。任功則民少言。任善則民多言。行法曲斷。以五里斷者王。能參驗五里然後斷。定其罪如此者王也。以九里斷者強。既王且強。宿治者削。宿置也。若委置其法則必削。

以刑治。以賞戰。厚祿以周術。行都之過。則都無姦市。物多者衆。農弛姦勝。則國必削。民有餘食。使以粟出爵。必以其力。則震不怠。三寸之管。毋當不可滿也。雖受不多幾當無則不可滿也授官爵。出利祿。不以功。是無當也。國以功授官與爵。此謂以成智謀。以威勇戰。其國無敵。國以功授官與爵。則治見者省。言有塞。此謂以治去治。以言去言。以功與爵者也。故國多力。而天下莫之能侵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案兵不攻。必當。朝廷之事。小者不毀。效功取官爵。廷雖有辟言。不得以相干也。是謂以數治。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出十喪百。國好力。此謂以難攻。國好言。此謂以易攻。其能勝其害。輕其任。而道壞餘力於心。莫負乘宮之責於君。內無伏怨。使明者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言此謂易攻。重刑少賞。上愛民。民死賞。多賞輕刑。上不愛民。民死賞。利出一空者。其國無敵。利出二空者。其兵半用。利出十空者。民不守。重刑明民。大制使人。則上利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至重者不來。此謂以刑去刑。罪重而刑輕。刑輕則事生。此謂以刑致刑。其國必削。

聖人之治民。度於本不從其欲。期於利民而已。故其與之刑。非所以惡民。愛之本也。刑勝而民靜。賞繁而姦生。故治民者。刑勝治之首也。賞繁亂之本也。夫民之性。喜其亂而不親其法。故明主之治國也。明賞則民勸功。嚴刑則民親法。勸功則公事不犯。親法則姦無所萌。故治民者。禁姦於未萌。而用兵者。服戰於民心。禁先其本者治。兵戰其心者勝。聖人之治民也。先治者強。先戰者勝。夫國事務先而一民心。專舉公而私不從。賞告而姦不生。明法而治不煩。能用四者強。不能用四者弱。夫國之所以強者。政也。主之所以尊者。權也。故明君有權有政。亂君亦有權有政。積而不同。其所以立異也。故明君操權而上重。一政而國治。故法者王之者也。刑者愛之自也。夫民之性。惡勞而樂佚。佚則荒。荒則不治。不治則亂。而賞刑不行於天下者。必塞。故欲舉大功而難致。而力者。大功不可幾而舉也。欲治其法而難變其故者。民亂不可幾而治也。故治民無常。唯治爲法。法與時轉則治。與世世宜則有功。故民樸而禁之以名則治。世知維之以刑則從。時移而治不易者亂。能治衆而禁不變者削。故聖人之治民治。法與時移。而禁與能變。能越力於地者富。能起力於敵者強。強不塞者王。故王道在所聞。在所塞。塞其姦者必王。

故王術不恃外之不亂也。恃其不可亂也。恃外不亂而治立者削。恃其不可亂而行法者興。故賢君之治國也。敵適於不亂之術。貴爵則上重。故賞功爵任而邪無所關。好力者其爵貴。爵貴則上尊。上尊則必王。國不事力而恃私學者。其爵賤。爵賤則上卑。上卑者必削。故立國用民之道也。能閉外塞私而上自恃者。王可致也。

■ 制分

夫凡國博君尊者。未嘗非法重。而可以至乎。令行禁止於天下者也。是以君人者。分爵制祿。則法必嚴以重之。夫國治則民安。事亂則邦危。法重者得人情。禁輕者失事實。且夫死力者民之所有者也。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而好惡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祿而惡刑罰。上賞好惡以御民力。事實不宜失矣。然而禁輕事失者。刑賞失也。其治民不秉法爲善也。如是則是無法也。故治亂之理。宜務分刑賞爲急。治國者莫不有法。然而有存有亡。亡者其制刑賞不分也。治國者其刑賞莫不有分。有持以異爲分。不可謂分。至於察君之分獨分也。是以其民重法而畏禁。願毋抵罪而不敢胥賞。故曰

不待刑賞而民從事矣。是故夫至治之國。善以止姦爲務。是何具法通乎人情。關乎治
理也。然則去微姦之奈何。其務令之相規。其情者也。則使相闕奈何。曰。蓋里相坐而已。
同里有罪
雖必相坐 禁尙有連於己者。理不得相關。惟恐不得免。有姦心者。不令得忘闕者多也。如

此則慎己而闕彼。發姦之密。告過者免罪受賞。失姦者必誅連刑。如此則姦類發矣。姦
不容細。私告任坐使然也。任保也。同里相保之
人則坐之人則任坐 夫治法之至明者。任數不任人。是以有術之國。

不用譽。則毋適。境內必治。任數也。亡國使兵。公行乎其地。而弗能圍禁者。任人而無數
也。自攻者人也。攻人者數也。故有術之國。去言而任法。凡畸功之循約者。雖知。過刑之
於言者。難見也。是以刑賞惑乎貳。所謂循約難知者。姦功也。臣過之難見。失根也。循理
不見虛功。度情詭乎姦根。則二者安得無兩失也。是以虛士立名於內。而談者爲略於
外。故愚怯勇慧相連。而以虛道屬俗。而容乎世故。其法不用。而刑罰不加乎僂人。如此
則刑賞安得不容其二。實故有所至。而理失其量。量之失。非法使然也。法定而任慧也。
釋法而任慧者。則受事者得安其務。務不與事相得。則法安得無失。而刑安得無煩。是
以賞罰擾亂。邦道差誤。刑賞之不分白也。

識誤序

予之爲韓子識誤也歲在乙丑客於揚州太守陽城張古餘先生許宋槧本太守所借也與予向所述古堂影鈔正同卷十四卷失第二葉以影鈔者補之前人多稱道藏本其實差有長於趙用賢刻本者耳固遠不如宋槧也宋槧首題乾道改元中元日黃三二郎印亦頗有誤通而論之宋槧之誤由乎未嘗校改故誤之迹往往可尋也而趙刻之誤則由乎凡遇其不解者必校改之於是而并宋槧之所不誤者方且因此以至於誤其宋槧之所誤又僅苟且遷就仍歸於誤而徒使可尋之迹泯焉豈不惜哉予讎勘數過推求彌年旣窺得失乃條列而識之不可解者未敢妄說庚午在里中友人王子涓爲之寫錄閒有所論厥後攜諸行篋隨加增定甲戌以來再客揚州值全椒吳山尊學士知宋槧之善重刊以行復舉識誤附於末竊惟智茶學短曾何足云庶後有能讀此書者將尋其迹輒以不敏爲之先道也嘉慶廿一年歲在丙子秋八月元和顧廣圻序

識誤

韓非子序

道藏本無非字今本刪去不載今本趙用賢本以後蓋同按此即史記列傳耳韓子首必本有劉向序錄而今佚之也漢志韓子五十五篇在法家

卷上

○初見秦

戰國策作張儀說秦王高誘注秦惠王也吳師道曰張儀誤當作韓非非以韓王安五年使秦始皇十三年也今按吳依此是也

以與秦強為難秦強當作強秦策無強字世有三

亡

吳師道引此三作二策作三末多以逆攻順者亡一句或此脫

其頓首戴羽

頓字有譌吳師道引此同未詳所當作

削迹無遺根

當從策作削株掘根

取洞庭五湖江

南

策湖作都吳師道曰當從韓今按吳所說非也燕策云四日而至五渚蘇秦列傳同集解引戰國策取洞庭五渚渚都同字也湖是渚之譌

東服於陳

服策作伏

東以弱齊燕

弱策作強高誘注言以強於燕齊也下文

立社稷主

稷字策無下文同

置宗廟令

策讀此以廟字句絕令字屬下文策亦無令字皆不同

天下又比周

周當作意下文云天下皆比意甚固策兩意字皆作志也

趙危

而荆狐疑

狐當從策作狐衍疑字策無

而不憂民萌

萌策作氓本書例用萌字

筦山東河間

策無山東二字乾道本可問作可聞藏本亦作可皆譌

踰華當從策作踰羊腸高誘注

羊腸塞名也

絳上黨

當從策作降代上黨

代四十六縣

四策作三

上黨七十縣

七十策作十七王謂曰即趙策今有城市之邑七十今按史記趙世家彼亦作十七

拔荆東

以弱齊強燕

策作挾荆以東弱齊燕無強字

天下編隨而服矣

藏本同今本編作徧誤策作徧吳師道引此作編

棄甲兵弩戰竦而天下固已

量秦力

藏本同今本兵作育誤而下有卻字策有高誘注卻退也吳師道引此無弩策作怒吳引作擊不合

軍乃引而復并於孛下

藏本同今本復作退字作李策作退并於李下高誘注李下邑名吳師道引此

爭與戰不能尅之也

七字為一句

又不能反運

句絕反當作及運讀為憚

罷而去

二字為一句罷讀為疲策作又交罷卻按無不能運而四字不同也

幾不能矣

策作豈其難矣王謂曰 能當作難舊注未謬 凡三見可證 於是乃潛於行而出知伯之約 策作年吳師道曰趙 策亦云三年引此作月 襄主鑽龜筮占兆 筮當從策作數筮二字按本 書節邪鑿龜數筮兆曰大吉

此為脫誤 於是乃潛於行而出知伯之約 知本同今本無於字 知上有反字策同 此與天下可兼有也 藏本同今本重天下 策作以此與天下天

下可兼而有也乾 道本可作何譌 以為王謀不忠也 當從策作以主為謀不忠者主謂為主首也為謀造謀也此文 例言大王不言王王字必誤吳師道引此無也字是重為字非 ○存韓 功歸

於強秦 王謂曰秦當 作趙見下文 聚士卒養從 藏本今本從 下有徒字 趙據齊以為原 原當作厚 舊注誤 則合羣苦弱以敵而

共二萬乘 王謂曰當衍 而共二字 非所以亡趙之心也 趙當作韓亡韓 貴人之計也 則秦必為天下兵質矣 質如字射的 也舊注誤 陸

下雖以金石相弊 王謂曰文選廿九卷注引此以作與 以即與也按七發注亦引舊注誤 今賤臣之遇愚計 藏本無遇字是 也今本作進誤 則轉可以移書

定也 藏本同今本轉作 韓誤此言定荊魏 韓秦強弱 韓當 作轉 攻伐而使從者聞焉 聞當作聞 聞反聞也 書言韓子之未可舉 藏

無于字 處處 還 則核然若居濕地著而不去 十一字 為一句以極 還 走 此字 則發矣 處處平居也與極對文極 困也核說文苦也廣韻云

患苦胡概切 舊注皆誤 是悉趙而應二萬乘也 王謂曰趙 當作秦 因令象武 王謂曰象當作蒙蒙武 見始皇本紀蒙恬列傳 以嚮秦軍於闕下矣

藏本闕作 關是也 而失攻荆 藏本同今 本失作先 言欲代秦其勢必先韓而後秦 藏本重欲伐 秦三字非也 臣斯不見 藏本今本不 下有得字

夫棄城而敗軍則反掖之寇 敗軍當作軍敗 軍句絕敗下屬 城盡則聚散則無軍矣 藏本今本 重聚散 城固守 藏本今本城 上有使字

左右計之者不用 用當作周 周密也 願得身因急與陛下有計也 藏本今本因 上有見字 ○難言 則見以為掘

而不倫 藏本今本 掘作拙 激急親近 藏本同今本 急作意誤 家計小談 藏本同今本 家作織誤 辭不悖逆 逆當作悖詩巧言如流箋云故不悖逆 釋文云悖五故反本亦作逆按本書說

弗云大意無所拂悟拂悖同字遷悟同字作逆者形近之誤也又鄭檀弓注感雖寤之弊弗寤即拂悟正義讀弗如字者非今本因之改弗作不尤誤列女傳不拂亦用寤字

之藏本今本紉下翼侯炙戰國策史記伯里子道乞伯讀吳起收泣於岸門呂氏春秋仲冬紀云故文王說紉囚

見莊子王謂曰民尹子穿於棘未詳田明辜射未詳故君子不少也藏本同今本不少作雖○愛臣以徙其民

當作威萬物莫如身之至貴也此四美者藏本同今本也○主道去舊去智句失韻溲平溲平

正字作膠說文云空虛也故君子不窮於名藏本無字不智而為上智者正藏本無上官有一人本書揭措則萬

物皆盡函絕句掩其迹匿其端本書二柄云今人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可證舊注讀幽屬下誤絕其能望藏本同今本無望處其主之側

句絕則與下文式賊韻為姦臣聞其主之忒臣聞當作以聞以正字收其餘餘當作與下文同合刑名刑讀為形則主

失明藏本今本是以不言善應藏本今本言事以責其功藏本今本臣不陳言而不當此句下

蹇乎蹇讀則雖近愛必誅此句下○有度莊王之氓社稷也氓當作民下二燕襄王襄當作昭下

世家燕襄王下文云殘齊在昭王二十八年或一諡也襲涿方城魏安釐王攻趙救燕當云攻燕救趙年表五年擊燕二十年救邯鄲

攻盡陶魏之地魏當作衛見安釐死而魏以亡藏本釐下有故有荆莊齊桓公藏本無公故審得失

有法度之制者失當作夫按舊注未諺下文審得加以羣臣之上加以當作以加則良伏矣藏本今本頁則羣

臣廢法而行私重王謂曰數至能人之門能當作態態人即苛非所尊君也藏本同今本小臣奉祿養

交奉當作持見本書三守晏子春秋問下云士者持祿游者養交荀子臣道篇云以之持祿交養而已耳國賊也又見韓詩外傳

能者不可弊弊讀為蔽無百里之感感讀為戚而以作

非上藏本今本無作字先王之法曰此下五句文與洪範有異或別有所出非引彼也

無或作惡藏本同今本無作毋險躁不得關其佞藏本同今本險作陰誤

法所以凌過遊外私也凌字未詳過當作過衍遊字舊注誤

○二柄則虎反服狗矣服下當有於字故劫殺擁蔽之主

擁當作壅言異事也藏本同今本言下有字不字誤異當作與

為人臣者陳而言藏本同今本陳下有字字誤按而當作其見本書主道專以其事責其功衍當

專齊桓公妬外而好內藏本無外字是也本書十過難一無

桓公好味當衍桓公二字此與上相承也易牙蒸其子首而進之藏本今本首

作首子按作首子為是漢書元后傳有首子可證也十過及難同一

故君子見惡藏本今本無于字桓公蟲流出尸而不葬藏本尸作戶是也十過月故曰去好惡

藏本今本惡上有去字○揚權權當從劉淵林蜀都賦注引此作權廣雅曰揚權都凡也舊注誤

甘口而疾形藏本疾作病是也李善七發注引此作病說情而捐精捐當從七發注引作損

故去泰甚去泰藏本今本無上泰字權不欲見素無為也句有誤未詳用一道藏本今本一因而任之使自事之

句失韻復修其形修當作循舊注未詳督參鞠之句有誤未詳與時生死生死當作死生與下文情韻舊注未詳德不同陰陽藏本今本同下有於字君

子藏本今本無于字不同羣於臣藏本同今本羣於作於羣形名參同上下和調也同調韻與詩重攻五章合溶若甚醉溶字未詳下同舊注皆訓為閒不見所出

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虛根幹不革則動泄不失矣動之溶之無為而改之喜之則多

事惡之則生怨以上皆失韻未詳何句有誤上固閉內局上字下當有脫文參咫尺已具當衍尺字舊注以尺寸釋咫因誤入正文也周合刑名

周當依本書主道作同法刑狗信信讀為申申與下文人真韻言申法刑於狗也上文云虎將為狗又云狗益無已與此相承必伐其聚聚讀為聚下句同備將代之備當作彼舊注

主將壅圍圍當作圍圍與下文拒處韻木數披藏本同今本木下衍枝字按三黨與乃離披離韻掘其根三字句與上文同本此字

木乃不神根神韻填其洵淵毋使水清句失韻有誤不即有脫文也八姦內事比以金玉玩好今本此

事畢公子側室藏本今本無畢字日君臣者國小藏本今本臣作人而制斂於內斂字未詳不使擅退羣臣虞

其意王涓曰擅退二字當衍七字為一句舊注誤其勇力之士也藏本今本其下有於字所謂亡君者當連前誤提行自此至卷末同故不聽絕句羣臣

知不聽藏本今本重羣臣誤凡此言不聽皆是不聽大國與上文云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相對舊注全誤諸侯之不聽王涓曰之當作知則不受之臣噬其君矣藏本

聽左右之謁乾道本亦提行誤十過豎穀陽左傳同他書又作闕穀酒也子反受而飲之藏本也下有穀陽曰非酒也今

是亡楚國之社稷亡當作忘飾邪同而不言吾衆也藏本無言字今本作恤按飾邪恤荀息伐虢之還

反處二年興兵伐虞反當在興上讀下屬公羊傳云還四年反取虞何休注還復往故言反此出於彼也四年者并伐虢之年數之數梁傳云五年不合本書喻去云還反滅虞亦可證楚靈

王為申之命命當作會中射士諫曰本書說林上下皆有中射之士射他書又作射呂氏春秋去宥云中射細人也史記張儀列傳索隱云蓋侍御之官此與左傳昭四年言椒舉不同昔者桀為

有戎之會戎當從左傳史記楚世家作仍有左傳無史記有而有緡叛之而左傳無史記有下句同紂為黎丘之蒐而戎狄叛之蒐下當依左傳史記補而東夷

居未期年句有誤左傳曰不過十年晉平公觴之於施夷之臺史記樂書夷作惠正義曰一本鹿祁之堂靈公

起公曰起下有脫字平公問師涓曰藏本同今本涓作曠集於郎門之堦堦他書又作危反而問曰藏本反下有坐字是也樂書有風伯進

今主君德薄主當作吾平公之身遂瘞病瘞當作瘞正字作瘞說文罷病也好利而驚惶藏本同今本驚作驚誤戰國策作驚吳師道引此亦

宣子欲勿與宣上當從策陽規而陰疏規當從夫董闕于本書七術同觀行闕作安闕安同字乃召延陵

令將軍車騎當從策藏於臣臣當遺有奇人者遺下有脫文藏皆以荻蒿楛楚牆之

有楛當衍此二字策無今俗高至千丈策作其高其堅則雖菌餘之勁藏本餘作幹是

因軍而圍之藏本今本因下君失此計者失當從麤中而少親麤策作術按當讀為怙史記王翦

人莫之知也藏本之知作二君以約遣張孟談以讀為已今戰國策脫去二君已約遣遇智過姚安策

而嚮其利嚮當從何常以說苑反質作當何以也下堯禪天下說苑禪作釋下文斬山本而財之說

削鋸修之迹流漆墨其上說苑作消銅鐵修其刃猶漆墨之按此文削鋸是也淮南子本經訓云無所錯其削剗削

縵帛為茵說苑縵蔣席頗緣藏本同今本頗作頽誤頗緣謂其緣邪裂之說苑三十三

四壁聖墀四當作白壁與聖墀對文公乃召內史廖他書皆同韓詩外傳作內史僻陋而道

而後為由余請期後當依說苑作厚乾道本以疏其諫諫說苑作問史記秦本紀乃使史廖

以女樂二八說苑作三九韓詩外傳奈臣有圖國者何藏本臣作然則公子開方何如藏本則

秦之攻宜陽戰國策作秦韓戰於濁澤史記公仲朋明策誤作明當依秦得韓之都藏本同

夫以實告我者策同姚校云皆一作困今按告宜陽果拔策作秦果大怒與師與韓

作兩屬下誤當句絕策作今又得韓之名都一史記同上文皆作以一名都

名都一史記同上文皆作以一名都

拔宜陽在襄王之五年
後此凡七年也不同

與叔瞻侍於前

叔瞻與左傳及本
書略老皆不合

嗣子不善

藏本今本
上有其字

○孤憤 此所為重人

也 王謂曰為當作
謂舊注未譌

故人主愈弊 弊讀為蔽下文比周以弊
主又是以弊主上皆同

同乎好惡 藏本同今本
無乎字誤

處世卑賤 藏本今本
世作勢

與同好

爭 王謂曰好下
當有惡字

而又不得見 又當作猶
舊注未譌

不憖於吏誅 藏本同今
本憖作謬

其不可借以美名者 藏本同今本無不字
誤乾道本名作明譌

夫越雖富兵強 藏本今本雖
下有國字

智不類越 類當作賴下句同類利也涉
下不察其類者也句而誤

而不智不類其國 藏本同今本智作知誤此
及上句二智字皆讀為知

本書
屢見

其修士不能以貨賂事人恃其精潔而更不能以枉法為治

修下當脫智之二字精潔當作精
辨下文云則修智之士不事左右

即謂賂賂不應請謁即謂枉法文相承也下文又云則精辨之功
息并言精辨與并言修潔同例舊注智士不重說似闕文也誤

治亂之功 亂當作辨
舊注誤

則人主之明塞矣 藏本同今
本則作而

與

相異者也 與當在
相字下

○說難

史記列傳有索隱曰然此篇亦與韓子微
異煩省小不同今按各依本書者不悉著

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

當依史
記不重

之字按此文首三句三吾字皆吾說者也與下文所說相對言在吾者之非難所以起下文在所說者之難也在吾者必先知之有以說
然後辯之能明吾意又然後敢橫佚而能盡三者相承舊注全誤史記正義所解亦未諳今正之此句之義與下文云則非知之難也同

又非

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

失當依索隱引此作佚史記作失佚同字故史記以失為佚劉伯莊說及正義讀失如字又
於橫失斷句者非當十二字為一句下文云然後極驕智辨焉即此句之義也舊注亦誤

說行

而有功則德忘 德當依索隱引此作見史記作德
亡索隱曰然見忘勝於德亡也

如此身危 此下當
有者字

論其所增 藏本同今本增
作增史記增

米鹽博辯 史

作泛濫
博文

則以為多而交之 史記作而久之正義云時乃永久人主疲倦今接交久二文
皆誤當作史本書難言云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為史

有欲矜以智能 藏本同今本
欲作所誤

內相存之言 內讀為納
舊注誤

自勇之斷 之當依史
記作其

大意 意史記作
忠忠字非

無所拂悟 藏本今本悟作忤史記正義曰
拂悟當為忤忤古字假借耳

無所繫縻

藏本繫縻作繫縻是也索隱引此正作繫縻
史記作繫排索隱曰亦別無有所擊射排縻

此道所得親近不疑

句有誤史記作此
所以親近不疑

而得盡辭也 盡

當依索隱引此有之字史記作知盡之難也徐廣曰知一作得難一作辭然猶不能無役身以進加如此其迂也藏本無加字以進加史記作而涉世此非能位

之所恥也仕當依索隱引此作士史記作仕恥作設而周澤未渥未史記作既則明割利害割史記作計人閒往夜告彌子閒史記作聞柔

可狎而騎也柔可史記作可擾柔擾同字○和氏 奉而獻之厲王厲王未詳按此無可考當闕之耳新序云荆厲王武王共王亦不同未爲主之害也

寄字起藏本脫持帝王之璞未獻耳今本持作特按新序云直白玉之璞未獻耳此貪國弱兵之道也貪當作貧絕滅百吏之祿秩

絕滅當作纒減纒裁同字此世所亂無霸王也今本所下有以字○姦劫弑臣 人主所有術數以御之也所當作非二者

不可以得安王涓曰句絕亦知方正之不道藏脫止不字按此乃乾道本之第七八兩葉也藏本出於乾道本可知矣能無廢法行私能上當有我安二字是以

臣得陳其忠而不弊藏本今本弊作蔽固有使人不得不愛我之道愛當作爲恃人之以愛我者危矣

藏本以下有爲字按當補爲字於我字上此承上句也耳必不固其勢藏本今本固作因民疾怨而衆過日聞當衍衆字而私姦者衆也私

當有皆字智慮不足以避窅井之陷句有又妄有術之士藏本今本妄下有非字而實於去千萬也藏本今本於作相

聖人爲法國者必逆於世國者當作者固者句絕固下屬藏本聖上有故字非也幾不亦難哉幾當在難字下楚莊王之弟春申君與按

楚世家春申君列傳皆不合猶可以而害也句有然則有術數者之爲人也藏本今本人下有臣字夫施貧困者王涓曰施下當有與字

夫有施與貧困當衍有字則民不外務當敵斬首不外當作外不夫嚴者藏本今本嚴下有刑者託於犀車良馬之上

則有直任希布衣之士立爲卿相之處句有故有忠者句有上不能說主使人之明

未詳

法術度數之理藏本今本人豫讓乃自黔劓藏本黔作黜諺曰厲憐王乾道本藏本提行今本連前誤戰國策以此

人無法術以御其臣人下當依策補廢正的而立不義藏本的作適是也卓齒之用齊也藏本今

未至餓死擢筋也藏本同今本至下有於字必甚厲矣藏本甚下有於字○亡徵 小民右仗

者句有事車服器玩好句絕器下聽以爵以待參驗藏本同今本緩心無而成藏本今本無喜淫而

不周於法淫淫辭也見本書存韓又呂氏春秋審應覽有淫辭義同皆可證也別本民信其相句有則羣臣易慮者

以行雜公藏本同今本行作私誤按簡變褊而心急藏本同今本變作偏輕疾而易動發六字為心悁忿而

不訾前後者心當簡本欲教藏本今本藏怨而弗發藏本今本馬府之世藏本同今本世下有細字按

○三守 使羣臣輻湊之變藏本同今本然則羣臣真莫敢忠主憂國藏本今本無直則主言惡

者主謂為主首也與三劫止塞則王矣藏本同今本○備內 則身死見疏賤藏本今本無死字按以下句例

故桃左春秋曰藏本桃作挑故日月暈圍於外戰國策趙四有此下四句偶參五之驗藏本參作參

士無幸賞絕無踰行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勞即此無踰行之意則姦邪無所容其私藏本今本私下有矣字今按此

韓非子集解 識誤

脫 今夫治之禁姦又明此藏本今本明下有於字 偏借其權勢則上下易位矣以下此言人臣之不可借權勢也十一字乃舊注誤入正文乾道本以未也字

作旁注是其迹之未盡混者 ○南面 在己任在臣矣當衍任下在字 人主不能明法而以制大臣之威當衍而字以十二字為一句

無道得小人之信矣藏本今本人作臣 人主有誘於事者當以此句提行 人臣易言事者絕句 少索資以事

誣主藏本同今本少作必誤 如是者謂之誘誘下當有事 事有功者必賞當有事雖有功不賞 必問其取舍以為之責藏本

同今本實 而以明其欲有為之者藏本同今本之 不知治者當以此句提行 故雖拂於民心以 立其治藏本

今本心作必按拂於民心與上文適民心相對唯乾道本為未誤 是以愚贛窳墮之民藏本同今本贛或省字也乾道本愚作遇譌 苦小費而忘大利也以

故資虎受阿謗句 而輒小變而失長便以按輒字有誤 故鄒賈非載旅句 狎習於亂而容於

治以 故鄭人不能歸句絕按此皆未詳自上文說在商君云云以下句例全與本書內諸說七術六微外 ○節邪 劇辛

之事史記趙世家悼襄王三年庸煇將攻燕禽其將劇辛即其事詳見燕世家 鄒衍之事未詳 趙代先得意於燕王謂曰當衍代字 後意於齊藏本今本後下有得字按

世家四年移攻齊取饒安即其事也 國亂節高藏本同今本節作飾誤本書十過其行矜而意高非他時之節也即此節高之義 始攻大梁句有誤 兵至釐而六城拔矣

至陽城秦拔鄴矣世家九年攻燕取魏陽城兵未罷秦攻鄴拔之 龐援掄兵而南則鄣盡矣據說為煇史記燕趙世家漢書人表藝文

志皆作煇援煇同字耳南者兵自燕返也 救燕有有名藏本今本不重有守 利削利當作地 亂弱者亡四字為一句下 與吾戰而不勝

藏本同今本吾作吳按吳 身臣入宦於吳臣字 荆恃吳而不聽齊越伐吳而齊滅荆二荆字皆當作邢 攻魏

荆而韓滅鄭藏本今本攻魏作魏攻王謂曰戰國策二作魏攻蔡而鄭亡蔡荆異同未詳孰是今按魏策四又云伐榆關而韓氏亡鄭皆即其事蔡入楚者也榆關詳見吳師道補正主慢而聽秦當補不字於聽秦上此與上諸不聽

相承為文也魏恃齊荆為用而小國愈亡魏上當有脫文此複說上文邢鄒曹許之恃吳魏恃齊荆為用也故曰而小國愈亡荆為攻魏而加兵許鄢齊

攻任扈而削魏不足以存鄭按以上皆有脫誤此荆攻魏削魏當為不足以存許言之齊攻任扈當為不足以存曹言之其不足以存鄭當言魏攻也則國雖小逗富句絕下

寡逗強句絕國雖大逗兵句絕其句例同弱者二字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九字為一句與上文民雖寡強相對以主是過予藏

今本以主其友十過寡人無與復戰矣十過無則必將赦罪以相愛藏本今本重赦罪當魏之方明立

辟逗從憲令行之時當衍行字按下文當趙之方明國律逗從大軍之時句當燕之方明奉法逗及法慢三字為妄予

二字為用者弱三字為則臣飾於智能藏本臣下有則古者先貴如令矣藏本同今本先作必明主使民

飾於道之故王謂曰於下當有法知佚而則功今本佚上更有故字則亂主使民飾將智藏本同今必設

詐託物以來親藏本同今則疾強諫有辭疾下當若是禁藏本今本是下有者字按有君之立法絕句以

為是也四字為今人臣立其私智逗此與上君之以法為非者句絕與上以是邪以智過法立智

以上當如是者禁絕句主之道也四字為禁此字主之道三字逗屬下自若是者富國而利臣富當為

法為之藏本今本之○解老無功則生於德無功則生於德藏本同今本不得藏本今本則在有德當衍虛者謂

其意所無制也所無當故曰上德無為而無不為也今德經不作以非唐傳穿校定本下懷上此下當

衆敬貴宜

藏本今本衆作賤今本無宜字
誤藏本有下而疏者外宜同

其疾趨卑拜而明之

藏本同今本
本其作故

故曰禮以情貌也

當衍曰字按
此及喻老凡

故曰之下例必引老子文其
不然者即有誤也今皆正之

君子以為禮以為其身上以字作之

聖人之復恭敬盡手足之禮也不衰

藏本同今本無上之字誤
按此以十四字為一句

故曰攘臂而仍之

經典釋文仍作仍傳
本及今德經皆作仍

道有而積德有功

傳本及今德經皆無
下失字下三句同

其禮而不明

藏本同今本禮下有
穢字按句有誤未詳

故曰禮薄也

句有

人應則輕歡

歡當作勸上文
云時勸時衰

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

傳本及今德經皆無
也字下道之華也同

而亂之首乎

今德經無乎
字傳本作也

牛鳴於門外

藏本今本牛
上有有字

是以

曰愚之首也

句有誤當衍
以曰二字

而愚之首也

所謂處其厚不處其薄者

今德經下處字作居
非傳本與此合下不

處其
華同 去貌徑絕

去下當
有禮字

而取緣理好情實也

當衍
好字

全壽富之謂福

藏本富下有
貴字是也

富貴至衣食美

藏本至下有
則字是也

則邪僻而動棄理

藏本同今本則下有
行字按依下文當補

而天下有倚頓陶朱卜祝之富

藏本今本無天
卜祝未詳

故曰

人之迷也

今德經人作民無也字
傳本人之迷也無此合

其日故以久矣

今德經無矣字傳本有與
此合故皆作固皆無以字

公心不偏黨也

藏本同今本公
作立按當衍此

雖義端不黨

藏本同今本義作
異誤按端正也

而肯聽習問知

王涓曰習當作能見下文今按下文二能
字或本皆作習而後人改之耳知如字

而聖人強以其

禍敗敵之

王涓曰適
讀為適

而與天下之為讎

藏本同今本無之字
按之下當有人字

是以行軌節而舉之也

句有

廉而不

穢
藏本穢作劓今德經作害傳本作劓經典釋文云劓河上作害淮南子道應訓引亦作
劓今按藏本乃以他本老子改耳韓子自作穢上文云不以侮罷蓋食即不穢之義

故曰治人事天莫如嗇

經典釋文
作如同此

故曰夫謂嗇

傳本及今德
經謂皆作惟

是以蚤服

今德經以作謂經典釋文服
作復傳本是以早服與此合

故曰蚤服是謂重積德

今德經
及傳本

是謂皆藏本今本莫見其端下末字唯夫能令人不見其事極能上當有則可以有國今德經及傳書之所

謂柢也今德經柢作帶傳本作柢與此合經與木之所持生也藏本同今本所下有故曰深其根固其柢長

生久視之道也傳本及今德經皆無兩其凡法令更藏本連上自工人數變業至故曰治大國者傳本及今德

則血氣治而舉動理則少禍害藏本今本重舉動理今按當夫內無瘞疽痺痔之害持當作疔說文云

其神不傷也傳本及今德經皆有也鬼崇也疾人王渭曰也字衍鬼崇疾人四字作一句讀與下文故曰聖人亦

不傷民傳本及今德經民皆則德交歸焉傳本及今德其遇諸侯也外字當衍八而民不以馬

遠淫通物藏本同今本淫所積力唯田疇藏本下有積力於田疇卻走馬以糞也傳本糞作播與各本全異又

人君無道藏本君下有者字戎馬生於郊矣傳本及今德經皆則事經絕事經絕藏本二經字皆作

疾嬰內則痛禍薄外痛禍薄外則苦痛雜於腸胃之間苦痛雜於腸胃之間藏本不

故曰咎莫憯於欲利今德經憯作大非傳本作憯與此合傳本及

故曰禍莫大於可欲按禍當作罪與上文大罪也相承喻老不誤

故曰咎莫憯於欲利德經利皆作得按當作得上文云欲利猶欲

韓非子集解 識誤

得耳又云其欲得之憂不除也
仍作得之可證矣喻老不誤

故曰道理之者也

句有誤按自上文道者萬物之所然也以下不見所解何
文詳老子第十四章有云是謂道紀此當解彼也紀理也

萬物各異

理藏本今本重
萬物各異理維斗得以成其威

藏本同今本得下有之
字按依上下文當補

日月得藏本今本得
下有之字

以為暗乎光昭昭

藏本今本光
上有其字

唯夫與天與地之剖判也

藏本今本
無下與字

具生藏本同今本
具作俱誤

謂常者而常無攸易無定理

藏本者字在而
常下是也謂常

二字句絕屬上而常者三字連
屬下今本兩常下各有者字誤

無定理非在於常所以不可道也

藏本無所字王
謂曰常句絕

強字之曰道

傳本第
二十五

章云故強字之曰道與此合
今道經無故強二字非也

故曰道之可道非常道也

傳本及今道經
皆無之字也字

故曰生之徒也十有三者

傳本及
今德經

皆無也字者字按本書之例
當作故曰生之徒十有三也

至死也

藏本今本至
下有其字故曰民之生生而動

當於
此句動皆之死地

當於
此句

之十有

傳本之作亦餘盡與此合今德經作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非也按上文云凡民之生生
而生者固動又云皆為死死地也生生與死死相對所以解此文之生生也可見韓子如此

則兕虎之爪角害之

藏本同今本
兕虎作風露

則虛瘞疽之爪角

藏本今本
無虛字

凡兵革者

乾道本藏本皆
提行今本連誤

無害人之心

藏本重無害
人之心是也

入山不恃備以救

害

山當
作世

故曰入軍不備甲兵

藏本備作被今德經作避傳本作被經典釋文云被
皮彼反今按藏本乃以他本老子改耳韓子自作備

兵無所害其刃

藏本同今本害
作容傳本及今

德經皆
作容

故曰無死地焉

今德經無焉字
傳本有與此合

務致其福

藏本重務致
其福是也

故見必行之道

藏本今本重見
必行之道五字是以舉之

日之下當
有脫文

是以故曰

以下當
有脫文

故能為成事長

傳本及今德經皆無為字事皆作
器經典釋文作器按韓子自作事

故曰茲於戰則勝

傳本及今德
經於皆作以

傳本戰作陣
與各本全異

必且有天生天生也者

傳本及今德經第六十七章皆云大將救之
此解彼也當是韓子所引有不同今未詳

書之所謂大道也者

解第五十三
章行於大道

所謂貌施也者

皆作惟施是
畏此未詳

所謂徑大也者

皆作而民好
徑此未詳

則田荒

皆作田甚蕪經
典釋文蕪音無

則府倉虛

皆作倉
甚虛 諸

夫飾智故以至於傷國者十一句故曰資貨有餘資貨下文作貨資傳本非大姦作小盜隨藏本同今本

故服文采故下當有曰字而貨資藏本作資貨有餘者是之謂盜竿矣傳本及今德經皆無而者之矣四以守宗廟不

滅藏本今本重宗廟按此不當重之謂祭祀不絕傳本及今德經絕皆作輟經典釋文不輟強劣反按喻老作輟故曰修之身今德經之下有於字非傳本無與此合

無於字其德有餘傳本及今德經有作乃按當作乃涉上下文而誤故曰修之邦今德經邦作國非傳本作邦與此合其德乃普按本普作溥按以家觀

家藏本下有以鄉觀鄉一吾奚以知天下然也今德經奚作何非傳本作奚與此合也皆作哉○喻老藏本與解老同卷非則曰靜日當作日則

以城與地爲罪藏本同今本無則字誤按則讀爲釋藏本并上句亦添則字非也霸其可也藏本今本霸下有王字故曰知足之爲足矣今德經無矣字傳本有與

此合皆作知足之足常足此不以其邦爲收者邦讀爲封故曰善建不拔傳本及今德經不上皆有者字下句同子孫以其祭祀世世不

輟傳本及今德經皆無以其世世四字故曰君子終日行今道經君子作聖人非傳本作君子與此合不離輜重也傳本及今道經皆無也字故曰輕則失

臣臣當作本傳本經釋文云本河上作臣按上文云重爲輕根本根也河上非是故曰魚不可脫於深淵傳本及今道經皆無深字人臣乘其威藏本同今本人上有而字按依上句當補

而觀之伐齊藏本今本觀作勦按觀示也勦字非故曰將欲翕之傳本作翕與此合經典釋文儵河上本作囑故曰將欲取之傳本及今道經取皆作奪是謂

微明是上當有故曰二字而重自卑謂損弱勝強也當作而重自卑損之謂弱勝強也損句絕傳本云柔之勝剛弱之勝強今道經云柔弱強剛強傳本與此爲近之故曰圖難

於其易也藏本於字上有乎字傳本有無也字今德經乎也皆無下句同故曰白圭之行隄也日字當衍扁鵲見蔡桓公史記列傳新序作齊桓侯桓侯

又不應扁鵲藏本今本鵲下有出字湯熨之所及藏本同今本及下有也字按依下二句當補故曰聖人蚤從事焉日字當衍按新序云故聖人早從事矣其明也證

故曰其安易持也傳本及今德經無也字下句同而箕子怖佈當作怖下文及說林上同必旄象豹胎旄讀為眇必不衣短褐藏本同今本短

作短誤按本書說林上亦作短王命論思有短褐之襲文選注云韋昭以短為短短也短丁管反依此短褐自有出所不必改為短矣為吳王洗馬洗他書又作先文王見詈於王門王當作玉戰國趙策云而

武王纘於玉門又呂氏春秋云武王事之夙夜不懈亦不忘王門之尊高誘注文王得歸乃築靈臺作玉門相女童武王以此為恥而不忘也云云王亦當作玉高所說見淮南道應訓彼注玉門以玉飾門可證也武王不當有羈事策羈當即晉之譏耳故曰守柔

曰強今德經曰作日故曰聖人之不病也今德經無之字傳本有與此合皆無也字以其不病傳本及今德經皆作以其病病按韓子自作不病是以

無病也傳本作是以不吾病今德經作是以不病皆無也字而不貴難得之貨藏本同今本無而字傳本及今德經皆無而字也見徐馮於周句絕讀依淮南子道應訓塗馮曰

塗淮南子作徐此文上徐下塗未詳孰是知者無常事王渭曰知當作時知者不藏書淮南子無不字復歸衆人之所過也傳本及今德經皆無歸字也字又傳本復

上有以字與各本全異因乘以導之因隨物之容有誤未詳以象為楮葉者象列于說符作玉豐殺莖柯豐列于說符作玉此人遂

以功功列于作巧而學一人智藏本同今本人下有之字按依上文當補故曰恃萬物之自然傳本及今德經恃皆作以輔而不敢為也今德經無也字

傳本有與此合故曰不出於戶可以知天下今德經無可以二字傳本有與此合皆無於字淮南子道應訓引有以字無於字下句同可以知天道今德經知作見傳本作知與此合淮南子道應

訓引作見學御於王子期期上當有於字下文及本書外儲說在下皆同上何以調於馬藏本同今本上作尙罷朝倒杖而策淮南子道應訓列于說符作罷

朝而立倒杖策銳貫顛道應訓說符作顛上貫顛按顛即顛字之別體也玉藻鄭注顛或為還可借證矣將何為忘哉為道應訓說符作不故曰其出彌遠者藏本及今德經皆無者字

其智彌少傳本少作少與各本全異故曰不見而明傳本及今德經明皆作名三年不翅不飛不鳴史記楚世家新序無不翅餘亦各不同呂氏春秋重言不翅作不動將

以觀長羽翼藏本今本無字舉兵誅齊敗之徐州事未詳史記年表威王七年圍齊於徐州楚世家同或此莊王謂威王也大音希聲傳本希作希按希稀同字也

楚莊王欲伐越

楊倞注引無莊字按莊王與莊躡不同時或此莊王亦謂威王也古今人表下有嚴躡與威王相接

杜子諫曰

楊倞注引此杜作莊

臣愚患之智如目也

王涓曰患下有脫字

莊蹊躡為盜於境內

藏本今本無蹊字按蹊字當衍奇于議兵篇莊躡起楚分為三四楊倞注引此無蹊字史記西南夷列傳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躡將兵又云莊躡者故楚莊王苗裔也索隱曰楚莊王弟為盜者

故曰自見之謂明

傅本及今道經之謂二字作者傅本末有也字下自

當是據此耳呂氏春秋介立云莊躡之暴郢也高誘注莊躡楚成王之大盜成當威又異用云距與金足高誘注金足莊躡也皆大盜人名躡誤作蹊校者旁改遂致兩有

勝之謂 是謂要妙 傅本此與各本全異 ○說林上 藏本以此為第七卷起非 孔子亦將視子猶蚤虱也 藏本同今本下子字作之

為白里之盟

白戰國韓策作九

彭喜 彭策作房按房當是旁之誤彭旁同字也

謂鄭君曰

鄭君策作韓王按此鄭即韓也韓策有謂鄭王曰章本書七術魏王謂鄭王曰又困梁鄭六微公叔因內齊軍於鄭皆可

也 證 晉人伐邢 此與左傳不同

其名實美 王涓曰實字衍

子胥出走 燕策云張丑

而欲走越 左傳云奔吳

智伯索地於魏宣子

宣策作桓說

任章曰 說苑權謀作任增按魏策與苑權謀作宣

宋使臧孫子 宋衛策無孫子

甚歡 歡當從策作勳高誘注勳力也

趙刻曰 刻趙策作利

君必

許之 藏本今本重許之策有

而大歡 歡當從策作勳

鷗夷子皮事田成子 墨子非儒云乃樹鷗夷子皮於田當之門即其事也說苑臣術篇陳成子謂鷗夷子皮

乃相銜負以

越公道 藏本今本道下有而行二字按不當有

周不納客 絕句

問之曰客耶對曰 周策無問之曰客四子耶作即非姚校一本同此者是

謂膠留曰 膠鞞策作膠按

膠鞞同字本

其多力者樹其黨 此樹上脫內字策有

有內樹黨 有策作或按或有同字

以驕主內 此衍內內字策無

而康誥曰毋彝酒

者 者字當衍

而聖人之智 藏本今本而有師字

田駟東慢齊侯 慢讀為設

嚴遂不善周君 絕句

患之 上當更有周君二字

馮沮

曰 即周策之馮且也沮且同字

嚴遂相而韓傀貴於君 與本書六微及鞞策不同

居一月自問張譴曰 居當作君月當作日

文侯謂堵師

贊曰 堵魏策作魏姚校云後語作堵

乃逐 藏本今本逐下有之字

聖人見微以知萌 萌當作明

將攻商蓋 江微君聲曰商蓋商奄也

懼以失日 懼當作懼

陳軫貴於魏王魏策云田需按田陳同字軫當依策作需已血衄藏本今本血下有而字而自知其益富知諫為智其御曰反見藏本同今本反作及

公孫友王涓曰友當作支慧子曰王涓曰慧惠同字○說林下藏本連前為卷非一人舉跽馬其一人乾道本此下有舉跽馬其一人六字今本

無按有者衍也 其一人子非失相也今本人下有曰字而掘於任腫膝乾道本任下有在腫膝而不任掘於八字按有者衍也鳥有翮翮者李善詠懷詩注

引此作周周按周同字 桓赫曰桓赫未詳或桓當是杜也為其不可復者也王涓曰不字當衍語必可與太宰三坐乎三讀為參高誘

注戰國策曰 參三人並也 季子因說以貴主而輕國主當作生呂氏春秋有貴生即其義宋君貴重其生輕賤其國則太宰長擅宋故參坐而無惡於太宰矣以富之以涯今本無得

千溢焉今本溢作銜誤人乃弗殺卷首至此藏本脫非蟲有就者就當依顏氏家訓引此作蠅云古今字詰此亦古之虺字舊注當云或作虺藏本今本皆作虺王涓曰洪興祖楚辭注引及柳子厚天對亦作虺也

爭相齟也藏本爭下有食字按顏氏家訓引有齟下無也字遂相殺藏本同今本殺作食誤顏氏家訓殺下有也字是其貫將滿也遂去之故曰勿之矣

按此也遂去之故曰勿之八字衍涉下文而復誤耳是貫將滿矣六字作一句讀 周趨趨魏策作肯按又作霄皆同字因以有齊魏矣有齊當作齊有策云以齊有魏也可證相達者相收

藏本今本上相字作先 養秦醫雖善除藏本今本無養字按未詳吳使沮衛蹇融未詳左傳云蹇融由餘多不同而將軍曰藏本同今本而作荊答曰卜

卜吉藏本今本此下有乎曰吉三字知伯將伐仇由戰國策作咎由注或作仇首史記穆里子傳作仇猶首者會之誤本書說林上作仇由同此吳師道引此由作繇呂氏春秋權勳作夙繇高誘注或作仇會夙空之誤也當互正說文云

臨淮有召猶縣 漢書地理志同 赤章曼枝曰曼呂氏春秋作蔓卒以隨之藏本今本以作必呂氏春秋作必至於齊七月月當作日呂氏春秋云至衛七日不如

起師與分吳藏本同今本與作以誤乃割露山之陰五百里說苑權謀云遂取東國雨十日夜星說苑指武云雨十日夜晴按星正字作注說文雨而夜除星見也

集韻有注 晴曜三文 韓子索兵於魏王涓曰于字衍策無已乃知文侯以構於己構策作講按構講同字索讒鼎呂氏春秋審己新序節士云審鼎使

樂正子春來呂氏春秋新序云柳下季靖郭君曰將城薛藏本同今本無曰字齊策無新序雜事同將作欲乃輟不城薛策無不字新序作罷民弗城薛也以鍊

金藏本練作諫按當作練練鍊同字也百鎰藏本鎰作盜是也則無逆者藏本今本逆作溺按所改誤也逆當作遂形近之誤十通云不可遂又云于其使遂之○觀行 故以有餘

補不足藏本同今本無有字誤聖賢之樸淺深矣句有誤未詳○安危 二曰斷割於法之外藏本同今本斷按此有誤未詳危

人於所安藏本同今本於作之故後世服令藏本同今本令作今誤則上不能安藏本同今本則作難誤則下對無有則輕法

藏本今本重無有按當重下對無有四字拂耳則子胥不失七字為一句不權其力而有田成而幸其身盡如比干此二句以其力與其身相對對言人主當權其臣之力使不得為田成不當實其臣之身使為比干也或謂此有誤字非

以無功御不樂生乾道本此下重以無功御不樂生七字藏本今本無故臣得奪主絕句殺天子藏本同今本殺天子

也殺當作桀形近之誤桀字暹天子也句與上文故齊萬乘也句例同戰國策新序皆言宋康王割脰之背史記云於是諸侯皆曰桀宋下文使僂以天性割背是其證矣以詐偽是藏本今本偽下有為字小得勝大藏本同今本大

下有矣失之近正不亡於遠者正字當行而遺行藏本今本遺作道能立道於往名古藏本同今本無名字○守道

共備足以必完句法治世之臣句有誤中為金石藏本今本中作守不赴谿而掇金藏本今本重赴谿而掇金五字巨盜

貞平藏本同今本無平字按此不當有而不免於田成盜跖之耳藏本同今本耳作願誤按不字衍耳當作身形相近也與上句對可也藏本同今本可作何誤羿巧於失

發藏本同今本於下有字乾道本發作廢譌邪人不壽藏本同今本壽作售誤按上文云惡之死如秋此其義也人臣垂拱金城之內藏本同今本拱下有於字按依上文當補非所

以避曾史也藏本今本避作備按備字涉上句誤所以庸主藏本今本以下有使字恃怯之所能服藏本同今本怯下有士字誤按依上文當有弱字通賁育之情

藏本同今本通下有於字誤惑於盜跖之貪王渭曰惑字有誤○用人 故莫爭訟訟字當衍此涉下句而誤以鼓語耳鼓當作鼓下文其致易知故言用承此

以法教心

此教字誤未詳所當作

而行之一難知之

藏本同今本無上之字下之字下有字按依上文當刪補

故上君明而少怒

藏本同今本甘作居按君字誤

則私怨立

藏本同今本立作生按立字譌

見憎不能盡力

藏本同今本見上有民字按當脫燕字

雖中小不巧

藏本同今本小作而誤

◎功名

則務

而自生

王謂曰則下當有不字

以尊主主御忠臣

王謂曰當衍一主字

故人有餘力易於應

易字當衍

而技有餘巧於事

藏本同今本巧下有便字誤

而日月之明

藏本明作名王謂曰文選解嘲注引此作名名字是此皆以功名對言

而守名

藏本同今本名作功誤

◎大體

故致至安之

世

藏本同今本無致字

操鈎

藏本同今本鈎作鈎誤

故天下少不可

藏本同今本可作治誤

則物不必載

必讀為畢

◎內儲說上七術

其說侏儒之夢見竈

藏本同今本說下有在字按依例當補此字

而江乞之說荆俗也

藏本乞作乙是也

成歡

說歡作歡職歡同字

下不用

也

藏本今本無也字

句踐知

藏本今本知下有之字

姦則鹿散

四字為一句

挾智而問

智讀為知下二句同

故必南門

藏本同今本必下有審字誤

詳遺

轄

說詳作伴詳伴同字

故陽山謾謬豎

陽山當例詳後藏本今本謬作謬

臣之夢賤矣

賤當作賤本書難四作淺亦誤

一人不能擁也

擁當作壅

故也

藏本今本故下有何字

猶之人不免於亂也

藏本無人字今本無之人二字

一曰

按一曰者劉向敘錄時所下校語也謂一見於晏子春秋其所曰者如此凡本書一曰皆同例

哀公問

曰

王謂曰晏子春秋哀作昭

遇為壇場大水之上

藏本遇作乃今本無

誠不可利

藏本今本無可字

孺子何足見也王固已數見

於君矣

藏本同今本也下有豎牛曰三字

吾以爾請之矣

藏本以上有為字今本作已為

不食而餓殺

藏本今本不上有因字

江乞

乞戰國策作乙

得庶無

危乎

藏本今本無庶字楚策云無無遂乎

愛世姬

楊倞注荀子王制篇引此世作泄按世泄同字

以敵之如耳

之字當衍

龐恭與太子

魏恭恭作惹姚校云孫作恭按恭字是新

序亦作恭下文有龐敬縣令也當是一人

使吾治之無赦

藏本治作法王謂曰李善注文迷王元長策秀才文引此作吾法無赦也

何為不治之

王謂曰李善注引此無之字

人多溺

藏本

人上有故
字是也

子必嚴子之形

禮本同今本形作刑按當作刑下文游吉不肯嚴形同

故子產死

故字當衍此上文所錯入也

賈霜不殺菽

春秋經傳公卅三年菽作草

桃李冬實

禮本桃作梅按春秋經云李梅實

選其客之有智能有者

禮本今本無下有字

有威足以服之人

禮本同今本無之字誤依下句此當衍人

而利足以勸之

禮本同今本之作人誤

我得以斬其首

禮本同今本得作能誤

重輕罪者

禮本同今本者上有重罪二字

請徒行賞

賞當依馮氏舒校改作罰

成驩謂齊王曰

楊原注荀子解蔽篇引此成作戴蓋為唐鞅所逐奔之齊也今按此非一人楊說附會失之也

安不忍人

王謂曰安下當有所字

因為襄王之后治病

未詳宋衛策無此句餘亦多不同

王曰

王當從宋衛策作君

君欲之

禮本今本欲下有知字

以人之善戰射也

戰射當作射戰

毀之足以殺人矣

禮本今本毀作擊按當作敬形近之誤上文云奚敬於此

故曰

禮本同今本日作越誤

王將復吾

禮本同今本吾作吳

其助甚此矣

助當作助

皆為孟賁

說林下孟賁作賁諸

公子謂鄭君曰

禮本今本公上有鄭字

乃令趙紹韓沓

韓策云趙卓韓趙

三國至韓

禮本今本國下有兵字秦策云

三國攻秦入函谷此韓即函之譌又脫谷字耳下文亦當云三國入函谷

王謂樓緩曰

王上當依秦策有秦字

王何不召公子汜

汜策作池

三國也入韓則國

必大舉矣

策云三國入函谷陽威必危

王必大悔王曰

王當作之

王曰為我悔也

為我策作鈞吾

必弛易之矣

易字當衍弛即易也不容覆出

立以閒

禮本同今本以作有

有乘輜車

楊原注荀子解蔽篇引此輜作輜

謹為我伺之

楊原注引何作伺

吾之吏之不事事

也

禮本同今本上之字作知按依下文當作知

商太宰

上文云威歸宋太宰六微同說林下文云宋太宰貴而主斷與此皆一人商宋也

昭侯以察左右之臣不割

禮本臣作誠是也今本割作誠

按誠不句絕不否同字也割字當衍今本所改誤甚

韓昭使騎於縣

禮本今本昭下有侯字

固有令人

禮本固作同今本無入字按句有誤

其御史

禮本今本史作吏下文同按吏字誤也戰國韓策云安邑之御

死

陽山君相謂禮本同今本謂作衛按謂當作韓陽山當作山陽戰國韓策有或謂山陽君曰秦封君以山陽云云可為證下文摠暨亦韓人本書說林上及雖一皆云韓宣王謂摠暨也今本輒改為衛摠暨矣

淖齒聞齊王

之惡己也也

藏本今本不重也字藏本齊下有文字

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

藏本作誠信不按此當作誠不舊注誤

因事關市以金與

絕句關吏乃舍之

五字爲一句嗣公爲關吏曰楊倅注荀子王制篇引此爲作召吏作市

某時有客過而所

王謂曰絕而汝因遣之

楊注引因作回

關吏乃大恐

藏本同今本市作吏誤楊注引作市此下今本有右傳二字誤乾道本藏本皆無後各卷同說此非傳

◎內儲說下六微

則內外爲用則

人主雍

藏本今本重內外爲用四字是以人主久語

以下當有故字主當作富見下文盧氏文昭鍾山札記云北齊書頌之推傳觀我生賦我生賦賦夜語之見息久與夜兩通不知何者爲是

而左右鬻

懷刷藏本同今本作尉誤鍾山札記云觀我生賦事懷刷之足恃考說文刷本作啟云拭也蓋巾帨之屬可用以拭者

其患胥在僮之權厲公

藏本同今本權作諫按此有誤未詳

而翟黃

作瑣按黃瑣同字

大成牛

牛當作午

司馬喜殺爰騫而季辛

藏本同今本此下有誅字按脫一字未詳爰實同字也

其市主之

藏本今本市作尸按句有誤而

不僖侯譙其次

藏本今本無不字按依說當作昭

是以子胥宣王言

藏本今本無王字

內美而虞虢亡

藏本今本美下有入字

廟攻

同今本此下有七字誤

與故人久語

藏本同今本與故作故與誤

猶以成富

按此下當有取重二字

公惑易也

四字爲一句

燕人李季好好遠出

藏本今本不重好字

季突之

藏本同今本之作至按句有誤

一日浴以蘭湯

按此亦劉向校語本卷上文云矢一云屎下文共立一云公子赫皆同例與舊注相混而實非舊注也今山海經晏子春秋皆多如此云者韓子當

不止三條殆繼後人刪去之耳

使我無故

句絕故與下文布韻

得百來東布

藏本今本無來字按此不當有

宦公子於四隣四隣必重之

二句荆王之言

也上無曰字古書多此例

而擅其制

此下當有一日二字

魯三桓公偪

藏本同今本無公字按此不當有

凡有孫

藏本今本有下有季字父叔相韓而有攻

齊藏本今本政作功按攻功皆當衍讀以有齊句絕

使齊韓約而攻魏

藏本同今本魏作衛誤

大成牛

牛當從韓策作午古今人表中有大成牛趙世家成侯三年大戊午爲相徐廣曰戊一作成

魏將

也藏本同今本魏作衛誤

一一君相當

藏本同今本君作軍誤按依此文宋石石當作君也

白圭相魏王

藏本今本無王字

齊中大夫有夷射者

與左傳不同

足下無意賜之餘隸乎藏本同今本隸作歷王使人問濟陽君濟陽君曰藏本同今本不爾漢陽君按此當衍鄭袖因教之

曰王王字下藏本脫王悖然怒曰今本悖作勃誤按悖勃同字後又多作佛不己知也戰國策云妾知也犀首與張壽為怨陳需新入按張旋果令人要斬尚刺之為一事傳之不同也

左右因微令夜燒芻廐廐當係上文作層而不善濟陽君今本無而字誤也濟

陽君有少庶子按有當作之有燒倉廩斨者斨當作窮堂下得財無微有疾臣者乎今本無財字按句有誤而不能

成也不當作乃公子朝本書雖三朝作宰史記周本記云威公卒丁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於鞏以泰王號東周惠公即其事索隱云名班與此不同於是乃起宿營之甲左傳云宮甲韓

廐說林上及韓策作傀廐字同相韓哀侯此即世家之烈侯世本謂之武侯戰國策及此謂之哀侯各不同事在三年與世家之哀侯非一人也令之諫紂鍾山札記云此諫諫為閔梨且謂景公

按上文作黎下文作犁犁是也今本皆作黎非史記孔子世家作犁組是也遺哀公按世家定公十四年以驕榮其意王謂曰榮當作榮下文以榮其意同楚王謂于象曰史記甘茂列傳

王使邵滑之越徐廣曰滑一作消策無邵字今亡之秦亡當依策作忘下文以榮其意同不如相共立策云公孫赫下文云共立一云

謂叔向曰王謂曰因學紀開謂此時向死已久而殺之藏本脫止此將欲襲鄩鄩他書又作檜會盡與姓名盡與說苑權謀作書其而

理之理當作埋鄴令襄疵乾道本藏本此條在秦侏儒後當譌倒也○外儲說左上如有若之應密子也藏本同今本密作宓按說作宓密密同字

明君聖主之以獨知也藏本同今本君作在誤故李李當作季季梁也惠惠施宋宋鈞墨墨翟論有深閔大藏本同今本有下有迂字按句脫一字

故畏未詳或當作魏魏牟也形近誤震未詳或當作處瞻瞻何莊子讓王釋文云瞻子賢人也淮南作詹車未詳或當作陳陳駢也形近誤狀皆鬼魅也狀皆當作皆狀言而拂難堅

確言而當作行有故務務光卞卞隨鮑鮑魚介介之推墨翟此二字有誤或當作申徒狄也挾夫相為藏本同今本挾夫作夫挾誤故父子或怨諛

韓非子集解 識誤

一三一

誤當依 設作譌 皆播吾之迹 藏本今本挾作潘他書又作番 得車厄也 藏本同今本厄作軛按說作軛 衛人佐弋 藏本今本弋下有也字 卜子妻 卜當作乙 寫敝

袴也 藏本同今本寫作爲誤 而世意小者 藏本今本意下有之字 而下畜之於君 藏本同今本下作不 晉國之辭仕記者 藏本記作託今本託摹按說作託

二君又何禮之當亡 藏本今本重禮之 則周主上之法 周當作害 緩之以鄭簡宋襄 藏本緩作緩今本作產產皆誤 而以

躬親絕位下走睡臥 藏本今本走上有且爲下三字今本位作位皆誤按此位字有誤未詳所當作 與去掩蔽微服 藏本同今本夫按說不見此亦 故明主信 藏本今本主下

有表字按非也 此當有尊字 患在尊厲王 尊字當衍上 與李悝謾兩和也 今本此下有右經二字乾道本藏本無下卷同按此當有 其言多而不辨 而

則恐人懷其文忘其 此下當有用字 三年而成 絕句 蜚一日而敗 五字爲一句下同 今以觀無用之器也 藏本

一曰好微巧 王涓曰曰下當脫燕王二字選注有 人主欲觀之 藏本同今本句上有客曰二字 臣削者也 藏本臣下有爲字 必以削之 藏本

客爲棘削之 削當在刺之下當有母猴何以四字 王曰吾欲觀見之 藏本同今本無王曰二字誤見字當衍 見說 藏本同今本見作兒按兒是也兒說見呂氏春秋君淮南人

則羿蒙 藏本同今本界下有蓬字按依上文當補問辨有 不應之以度 絕句 而說其辯 逗說讀爲悅 不度以功 絕句 譽其行 逗 而不

入關 句絕藏本同今本不度下有之字譽上有而字無而不入關四字皆誤上文云不以儀的爲關此其說也 其一人曰 馬總意林此下多我與堯同年其一人曰九字 宋人屈穀 七命注引此穀作穀穀餘亦多不同

則不可剖以盛物 剖字當衍 而任重如堅石 此任重二字涉下節而而衍如堅當作堅如 則不可以剖而以斟 下以字當衍 虞慶

爲屋 虞卿也慶卿同字呂氏春秋別類云高陽應高誘注或作廳 虞慶曰不然夫濡塗重 藏本同今本虞慶曰不然而五字在此宜卑下誤 椽燥則直椽輕輕塗 藏本

直下有以直二字 直字今本直直字 范且曰 范雖也且睡同字 且張弓不然 藏本同今本且張弓作范且曰誤 然而士窮乎范且慶虞者 十一字爲一句乾道

本以下皆誤
以范且提行
為虛辭
其無用而勝絕
實事
其無易而窮也
不得施其技巧
不上當有
工匠二字

調布而求易錢者
錢易易去聲下同
耨者熟耨也
且易云也句對不知者改作耘字誤甚
庸客致力而疾

耘耕絕句者
此字
盡巧而正畦陌畦時者
藏本同今本下畦作嚙按時
非此之用句當衍二字未詳
文公伐宋
公當作王宋當作
崇見說苑指武
築如

皇之臺
詳未
請無以此為稽也
稽作規誤
為博
箭長八尺
四字為一句
面目黧者
藏本今本黧
下有黑字
今臣

有與在後中
七字為一句
有讀為又
攜擻而置之
藏本同今本攜作擻王渭曰魏書古弼傳
引此作蹇蹇今按此同字耳書無攜字
鄭縣人乙子
藏本同今本乙作卜
誤此猶言某乙也姦

劫殺臣云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亦猶
言某甲用人云罪生甲禍歸乙亦可證
夫曰象吾袴
藏本今本吾下有
故字按此不當有
鄭縣人乙子妻
按此條不
見於上
書對曰
藏本今
本無書

曰難之
日當作日
人質切
燕相白王大說
王字
當重
今世舉學者
藏本今本
無舉字
王登
藏本同今本上有四字按此當補
王當作王呂氏春秋知度作任王

任同
非晉臣之意
臣當作國意當作章
知度云非晉國之故
而隨文學者之半
藏本同今本者下有
呂字按依上文當補
國之錘矣
藏本同今本錘作鍾
誤按上文亦云錘皆

未詳按八說云死傷者
軍之乘或此與彼同
其君見好巖穴之士
見好當依下
文作好顯
以見窮閭隘巷之士
以見中山
策作而朝
戰士怠於行

者
藏本同今本
行下有陣字
五素不一紫
藏本今本不
下有得字
寡人好服紫貴甚
藏本今本
重紫字
君欲何不試勿衣紫也
藏本同
今本無

欲字按欲
下有脫文
今欲欲民無衣紫者
藏本今本上欲
字作王按當衍
王以自解紫衣而朝
藏本同今本以作
請按以上有脫文
寡人之
之下當
有罪字

絕句
事不一
事上當有
脫字未詳
戰於涿谷上
與三傳
不同
右司馬購強
未詳
趨駕煩且之乘
王渭曰晏子春秋煩且
作繁駟按此同字也
而

騶子韓之巧
藏本今本韓
下有樞字
長纓出以示先民
藏本同今本作乃斯纓
出以示民按句有誤
法度甚易行也
王渭曰甚下
當有不字
一日
藏本

同今日本作曰按
以下在韓策也

亡其用子之謁

按韓策云又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謁乎云云此有脫文

曰信名信名

句有誤

今返而御

藏本同今本今作令誤

會天疾風

魏策云天雨餘多不同

曾子之妻之市

之妻二字當衍

聽父母之教令

藏本同今本令作今下屬

有相與訟者

藏本同今本無自此至末按皆

覆出七術不當有也

○外儲說左

藏本同今本左下有下字

踰危坐子皋

藏本同今本坐作生按依說當作逃

而履屬

說屬作躡

即臣將為失少

室周

失當作夫在為字上如字讀之

則鉅不費金錢

說無錢字此當衍舊注未譌

辱不用壁

藏本今本壁上有玉字按說無舊注亦未譌此所添誤

而出入之容變

藏本同今本噴作變按句有誤未詳

而簡以為枳棘

藏本今本簡下有主字

武子之用杖

藏本今本此下有子產患諫于國譏怒并注云云按此藏本所添未必是也

子皋從出

門

從當作後說苑至公云子皋走郭門郭門閉

則翟黃也

藏本今本則下有徒字按依注常有

昭叩

按即孟卯也顧學云魏任孟卯之辨難三云孰與曩之孟嘗也卯

魏襄王養之以五

乘絕句

將軍

此二字當衍涉下而誤耳舊注全譌

猶羸勝而履躡

羸勝當作羸滕形相近也舊注全譌

主之所以使臣騎乘者

能謀天下

言當作若知即智字

以管仲能之字是也

舉兵攻用兌而拔之

藏本同今本用兌二字作原按句有誤

渾軒

不可叛也

藏本今本吾上有特字

故君子曰夔有一之

藏本同今本之作是按之當作而足二字呂氏春秋察傳作故曰夔一足

晉文公

藏本同今本與下條文王伐崇倒上有一白二字

履係解

藏本同今本係作繫誤

文王伐崇

呂氏春秋不苟云武王至殷郊

君與處

按君上當有上字

今王先君之臣

藏本同今本王作皆

孔子御坐

於魯哀公

自此至寧使民詔上不見於上文

必為殷

藏本此下有禍字今本有患字

人人不以其賢為其主

藏本同按下人字當作臣今本不作欲誤

儒者

以為害故不弋

藏本同今本弋下有義字

詎者

藏本詎作鉅按上文作鉅王涓曰困學紀聞引作鉅

豹自曰

藏本今本自下有請字按此自當作白

危子曰

危上當有別字

君無聽

左右之謂請

藏本今本無謂字按謂當作謂

韓宣子

王涓曰子字誤

桓公問置吏

此條上文未見

於管仲絕

夷吾不如弦商

新序商作甯呂

氏春秋勿明作章管子云須無

臣不如甯武

武當作戚呂氏春秋作邈

臣不如公子城父

呂氏春秋作王子城父

孟獻伯

藏本同今本上有五字

相魯

按魯當作晉

晉無衣帛之妾

按晉字當衍此上文所錯入也

一日孟獻伯拜上卿

王謂曰晉卿無孟氏此或即晉語叔向賀韓宣子憂貧事而致誤

門有御

此下當有車字

子無

二馬二輿

上二字當作秣

是故循車馬

王謂曰循當作修

以成節

藏本今本節下有偷字誤按節上當有私字

刑伯子可

刑當作邢

子黨於師

人武立如不勝衣

王謂曰有脫今按新序雜事四云子黨於子之師也對曰臣敢言趙武之爲人也立若不勝衣云云

解狐舉邢伯柳

藏本同於本上一日不提行

曰道日暮

藏本同今本道下有遠字

而獨於主

藏本今本獨下有忠字

暮而後門閉

閉字當衍

烏封人跪而食之

上文云綺烏皆未詳

能使

藏本同今本能有之字

卷下

○外儲說右上

皆合勢之易也而道行之難

合當作舍形近誤此舍與道勢與行皆相對行去聲讀之難一曰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又難二云不出乎莫不然之

數而道乎無一之行句例同又用人云釋三易之數而行一難知之心五蓋云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句例皆同

以遇勢

按遇當作過

故而駕鹿

之言弋也

易下說有翰字

患在國年之請變

藏本同今本年作羊說作羊

甘戊之道穴聞也

藏本今本戊作茂按戊當作戊戊茂同字也古今人表作甘茂

知貴

不能

王謂曰未詳

則其除之

王謂曰與字衍

師曠侍坐

藏本坐下更有始坐二字是也

己與二弟爭

藏本同今本爭下有民字已讀爲以

公子夏逃楚

公子尾走晉

按與左傳不同未詳

故周秦之民

按秦當作齊用通也謂通齊國之人

謳乎其已乎苟乎其往歸田成子乎

記田成子世家不同

而必德厚以與天下齊行

天字當衍又見本書難三

以爭名

藏本名作民是也難三作民

車而下走者也

非是而師曠不知

藏本今本無不知二字

有漸而以至矣

藏本同今本無以字誤

狂裔

論衡非韓裔作譎

華士

楊偉荀子宥坐篇注引此士作仕

教於國也

藏本今本又下有非字誤

雖臧獲不許託足於其軫也

藏本今本無許字於作以旋

時季羽

未詳

鄭長者聞之田子

方

藏本同今本之下有曰字按田當作曰

問弋於唐易子

古今人表中上唐易于即此文云鞠或其名也

故曰然則為天下何以為此廩

字作異

左右引王之說之曰先告客

句有誤

齊王王夫人死

齊策無威字楚策云楚王后死未立后也謂昭魚曰云云不同

以勸之王置之

藏本今本無上之字

與之閒有所言

六字為一句言秦策作立

道穴聞之

藏本同今本道作通誤策穴誤作而當依此訂

日以告甘茂

藏本同今本無曰字策無於是樗

里疾也道穴聽之矣

藏本同今本也作已誤

於是日也境內盡知之

日當作月

故可以為天下主

主當作王與上文明聽韻懸

職甚高著然不售

文選照休上與滿炳書注引無著字然下有而字韓詩外傳云置喪甚長

問其所知問長者楊倩

藏本同今本無下問者按當作問選注引此作問韓詩外傳云問里

人說苑晏子春秋同

而欲以明萬乘之主

王涓曰選注明作輔今按明字是也韓詩外傳七云欲白萬乘之士白明也荀子外傳多言白其義皆同

故桓公問管仲治國

藏本今本仲下

有曰

則君不安據而有之

按不當作所晏子春秋云則為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說苑云則為人主所察據腹而有之案安同字察即案形近譌又按依二書此而上當脫腹字

而擅禁禦

今本無

而閒主之情

藏本今本情下有矣字誤

桓公問管仲曰

藏本今本桓上有一曰二字按有者是也

讀者改之耳

而誅殺鯨於羽山之郊

按依下句當衍殺字

而下尙校也

說苑至公云而下陵上也

廷理曰疑智足以信言

家事

信字當衍

而疑之言

藏本今本之下有所字

衛君自請薄媼曰

藏本重薄媼

曰衛君之疑

藏本同今本之下有愛字按依下文當補

其聲反

清徵者

反當作及

不可謂教

謂當作為

其妻請其兄而索

藏本今本索下有有人字

使之衣歸

衣當作夜

東其畝

與左傳不同呂氏春秋簡

還亦云東衛之畝

攻陽

陽當即陽繁

勝虢

未詳

南圍鄭反之陣

王涓曰呂氏春秋簡選反鄭之陣高誘注反覆覆鄭之陣而取之

遂城衡雍之義

城當作成

非

如是如當作知下同則安欲治其藏本同今本其下有國字按句有誤而誅亂臣者藏本同今本重胤臣按當重下屬是以解左髀說右髀者藏本同今本非下有而字

外儲說右藏本同今本右下有下字非仁下也藏本同今本非下有而字而忠君也藏本同今本而下有

人主鑒於上也藏本上作士按此當作下故恐同衣於族衣於當作於衣奮注未譌救火者吏操壺火則一人之用也藏本同今本非下有而字

操鞭使人則役萬夫此廿二字舊注誤入正文牽馬推車則不能進代御執轡持策則馬咸驚矣此

是以說在是以與說在例不復出此當衍其一也而駙馬敗者馬當作駕成竅擻下擻當依李善注琴賦引作擻亦故也藏本今本亦下有共字按

其始發也伏溝中藏本今本也下有羈字察手吻文未詳轡不能正也正當作止吾適勢絕句與民相收若

吾適不愛不字當衍而民因不為我用也因當作固此以適勢適愛相對藏本今本勢上適字作釋非今發五苑之蔬草者藏本

公儀休相魯儀誤韓詩外傳三有此不必能自給致我魚自當作日三子之相

外事屬仲藏本今本屬下有符字而聽其所使之王涓曰之字衍戰國策無其亡何也亡作在誤潘壽

謂燕王曰燕策作鹿毛壽燕世家同正義曰一作屠毛甘陸縣本名屠索隱曰春秋後語亦作屠毛壽又引此於燕王因舉國而屬之藏本同今本於下有是字誤按此當依策衍於字屬下補于字

潘壽闕者藏本同今本闕作隱太子之人盡懷印為藏本同今本為作腫誤按為下常有吏字人主之所以自淺媯者藏本同今本淺媯作羽翼按此

奪號之資號藏本作號今本未詳皆效之子之遂重藏本重子之是也策有不與同族者共家不上當有居字左右以菟

與虎而輟藏本同今本下有觀之二字按此舊注云輟而觀之誤其字入正文也盼然環其眼王涓曰盼當作盼引其綱不一一攝萬目而後得

當重一一編 得藏本同今本得作時有子父乘車過者誤按得上有脫文請造父助我推車推車二字當衍而馬轡驚矣藏本同今本驚作驚

今身使佚藏本今本身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參升之計下文無斗參作罷食絕句後復坐後字則

身雖絕力至死藏本同今本以告管仲曰藏本同今本下令於民曰藏本同今本後則利鋸藏本同今本則上

文當 筴此字進則引之藏本今本無進○難一 偷多獸後不必無獸藏本同今本偷下此非君

所知也君當有因問小大緩急而對也藏本同今本問作因誤按拔拂今日之死不及按拔拂同

其一 請詐其敵也藏本同今本乃躬藉處苦藏本今本藉作今耕漁不爭王謂曰今譽之楯藏本今本曰

依下勢此 舜有盡壽有盡上有盡二字當天下過無以己者有盡逐無已以己當作已以己字句處勢

而驕下者藏本同今本驕作令按此當為君主惟人肉未嘗藏本主下有昧君主三夫人惟情莫不愛

其子藏本今本聞開方事君藏本今本蟲出戶戶當作所以豎刁易牙者藏本今本以且臣盡死

力以與藏本同今本與下有君卑賤不待尊貴而進論藏本同今本無論字按進字當衍上文云謂犯有二功賞罰

不弊於後弊讀高赫為賞首赫他書寡人國家危藏本同今本仲尼聞之曰王謂曰此因學紀聞所

辨其妄 曰竈生龜藏本同今本日作穴龜作龜按此當依趙策作白龜生龜是襄子罰也藏本今本于左右請除

之除當夫為人臣者君有過則諫諫不聽則輕爵祿以待之此人臣之禮義也今師曠

非平公之過舉琴而親其體雖嚴父不加於子而師曠行之於君此大逆之術也此當行乃舊注

之錯入不可明也藏本同今本明不可謂兩明謂字此為兩過藏本同今本故伊尹中國為亂絕句

者耳道為宰于湯子當作干道虜于穆公藏本今本道將欲憂齊國藏本欲作與今本是隱也藏本

下同本也下有宜刑二字按依下文當補舊注未譌若罪人不可救藏本今本人若非罪人則勸之以殉藏本同今本則作而按當作不

郟子且後至也藏本同今本是子言分謗也藏本同今本霄略曰未詳管仲以賤為不可以治

國王謂曰國昔魏兩用樓翟而亡西河樓翟樓鼻翟強也事而手死乎東廟王謂曰手當主有術

藏本同今本則爭爭事而外市爭字不一則專制一下當○難二請徙子家豫章之圃與左傳

踴貴左傳景公造然遺讀猶且不止藏本且作北今本則是桓公行義行當而亦遺義之恥

於君子矣藏本同今本遺下有宿昔者文王侵孟孟當作孟尚書大傳曰克莒藏本同今本舉鄆鄭他書不

識臣之力也識下當有君之力也四字賓須無善削縫隰朋善純緣新序且蹇叔處干藏本同今本

按此而干亡秦而秦霸藏本同今本秦上有此有君與無臣也臣當而亡歸藏本亡作文公舅犯

霸藏本同今本公下有無道賢而已矣藏本今本必度量準之藏本今本必以事遇於法則行以字當衍上

且桓公管仲又不難藏本同今本公下有夫不奪子而行天下也藏本同今本且為湯武藏本同今本

下文 當重 管仲非周公旦以明矣藏本同今本且下有亦字誤 而作葬藏本同今本作不誤按當作後 語言辯絕句絕 聽之說說讀為悅下同 言

非聽者也所謂不度於義藏本今本也下有則辨非說者也六字按此不當有 不以和私欲害人事藏本今本無和字 無術之害也

藏本今本 犀楯犀櫓呂氏春秋貴直論又居於犀蔽屏櫓之下 立於矢石之所及及上當有不字 無弊者藏本今本無上有士字 文公授之按授當

圍衛取鄴呂氏春秋鄴作曹按鄴未詳 亦有君不能士耳藏本今本無士字 簡子未可以速去脅櫓也藏本今本無脅作櫓 孝子

之所愛親也王涓曰所下當有以字 是以百族之子於上藏本同今本下有愛字誤 人輕敵矣人上當有夫字 失人不北矣藏本

同今本無失字 接失當作夫 數百不一失藏本同今本失作人按此當衍 而道乎百無失人之失人二字當作一今本之下重有行字 行人未知衆之道

也藏本今本衆上有用字 〇難三 吾聞龐糲氏之子不孝糲氏論衡非韓作糲是按氏是同字謂當依論衡作糲字書無糲字史記酷吏列傳云濟南糲氏漢書音義曰音小兒痲病也即此

姓龐當是其理也 舉善以觀民藏本今本觀作勸論衡作勸按此以觀為是觀示也 子服厲伯入見龐糲氏子藏本今本見下有問字 皆君之所

未嘗聞之當依論衡作子 此宜賞之所力也藏本今本力作及 且此亡王之俗王當作主 又使攻之惠竇惠竇當依左傳作涓濱

除君之惡恐不堪藏本今本惡下有惟字 不忠之臣以藏本同今本以字在不字上按此當乙 則有燕操未詳 是臣讎而明不能燭

藏本同今本 闔下有君字 君死後生臣不愧而復為貞藏本同今本復作後按復後後互誤生下當更有生字 桓公不能對藏本對作射是也 夫處世藏本

世作勢 是也 而悖不去國藏本同今本悖作徒按悖當作恃 遂以東州反州讀為周見本書六微 雖處大臣藏本同今本大臣作蓬老按句有誤 而不敢

隅君藏本同今本隅作偶按隅當作愚 而誠說之悅近而來遠藏本今本無誠字 法敗而亂藏本今本下有政字 不紹葉公之明

句有 而使與不行惠以爭民 藏本同今本不作天下二字按不字 此謂圖難於其所易也 藏本今本雖 賞

者不得君 得當 民知誅罰之皆起於身也 罰當 故疾功利於業 藏本同今本 太上智有

之 智讀為知按此老子第十七章文 燕子噲 藏本同今本 賢子之而非孫卿 孫卿荀卿也 臣相進也 按臣當 不自賢 賢上當

功自徇也 藏本同今本重 無術使智 字一 之侈 藏本智下不空一字今本使智空一字之侈作以享厚樂 然故忠臣

盡忠於方公 藏本今本無方 知下之謂也知下明 也下當有脫文此知下明則云云哀公之無患也下文知下明則云云

則禁於微則姦無積 藏本同今本重禁 則見精沐見精沐 王澹曰精 過東匠之閭 論衡東作 則手

絞其夫者也 論衡絞 異日 論衡異 恃毒聰明勞智慮 藏本今本毒作盡按 智不足以徧知物故則因

物以治物 藏本同今 猶無奈寡人何也 策下有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 中期推琴 史記魏世家云中旌瑟琴

春秋後語中旌伏琴而韓子作推琴說苑作伏瑟文各不同按索 強與弱 藏本今本強 其畏有水人之患乎 畏字當有

說之無說證 藏本今本 非行情也 藏本同今本 難四 孫子必亡亡臣而不後君 藏本今本不重

傳云孫子必亡為臣 諸侯伐之 伐當作代之代 孫子君於衛絕 不察絕 孫子雖有是二也臣以亡

而君衍不後二字 其所以亡其失所以得君也 藏本同今本無亡其二 而天下謂 藏本同今 湯身

藏本同今本無臣字誤 易名未 詳 武身受罽 見喻 趙咺走山 藏當作宜左傳宜子未 田外僕 藏本同今本田下有氏字誤此當有成字即田

設林 而犇齊句 景公禮之藏本今本重齊字誤 不使景公加誅於拙虎誅下當有脫文本云不使景公加誅於齊之巧臣而使加誅於拙虎下文云未知齊之巧臣其

也證 鄭去疾予弟與左傳不同鄭世家亦云堅者靈公庶弟而去疾之兄也 而立子亶也左傳恒十七年亶作廙 公子圉曰左傳圉作遼 則臣罪輕舉以

行計藏本同今本臣下有懼字按臣罪當作罪臣此下當重有罪臣輕舉以行計七字 故靈臺之飲與左傳不同 故知所惡藏本同今本故下有日字按當有擊字 大誅小罪也

者藏本今本誅下有報字 獄之患絕句 故非在所以誅也以當 鄭子都殺伯咺而食鼎起禍未詳 而公父之

不誅也藏本同今本公父作子公誤 齊故胡之所以滅也藏本今本無故字國語音齊驪馬縵以胡公入於貝水即其事 君行之臣四字為一句 衛靈之時藏本

靈下有公字是也七術有 臣之夢淺矣見七術 吾聞人主者聞下當有見字七術有 遂去雍鉏趙策作雍疽 鄭子都賢慶建而壅

焉未詳 而使賢者煬主已藏本同今本無已字誤按依下文當衍主字 則賢矣藏本今本賢作必危二字按依下文是也 晉靈侯說參無恤未詳 之非

正士也藏本不更有之字是也 非賢而賢用之藏本同今本無下賢字誤 與愛而用之同絕句 賢誠賢而舉之一六字為一句 與用所

愛異絕句 狀此字 故楚莊舉叔孫而霸王謂曰叔孫當作孫叔 衛奚距然哉距讀為速 則侏儒之未可見也王謂曰可字當

是加知之也之字 日不加知藏本同今本日作日誤 難勢 而勢位足以缶賢者也藏本同今本缶作任按句有誤 雖

然夫擇賢擇當 以治天下也其勢藏本同今本無以也其勢四字誤 何以異桀之勢也亂天下者也藏本今本無上也字按當

作非能必使賢者用己已字當有誤未詳下句同 飛入邑擇人而食之藏本今本飛上有將字按之字當衍 為炮烙以傷民性句當有脫字高

也一也深池一也炮烙三也下文云四行其一未見 桀紂得乘四行者藏本乘作成今本四作肆皆誤按乘當作兼下文云未始行一其證也 而成暴風亂之事者也藏本同今本無

鳳字按
旬有誤
本末有位也末當則拙相去遠矣藏本今本則言人之所設也藏本今本更有三十夫聖舜生

而在上位藏本今本聖在堯非謂人之所得此下有以不可禁之勢藏本同今本勢下有與無不禁之道誤則亦

然矣藏本今本亦下有必苦菜亭歷藏本同今兩未議之也句有客議未及此論也句有○問

辨 主有令藏本今本主堅白無厚之詞章無厚見莊○問田 令陽城義渠合當而措於毛伯

毛當作屯外儲說
右云屯二甲義同
公孫亶同文心雕龍書記引此云明先生之言矣藏本今本明然所以廢先王之教王

曰王當作
生下同
知明而不見民萌之資夫利身者當作知明夫身而不見民萌之○定法 前後相勃藏

同今本勃
作悖誤
七十年而不至於霸王者七十有誤或殉韓魏絕句成其汝南之封藏本同今本成作城誤上

成作法不勤飾於官不當申子未盡於法也當云申子未盡於術商君申子言不踰官雖知言藏

今本知下有弗字今本上有治字
按依下文當有又見雖三弗亦作不
謂之守職也可藏本今本也是不謂過也藏本同今本無是屋不成而道

本下空
十八字
藥也藏本今本藥上有病不已夫匠今治官者智中空四字藏本今今斬首者今本此下有勇力之所勇

力之所加而治者智能之官藏本今本無○說疑疑讀罰不辜民藏本今本辜非所謂明也明

當
而不失其人方在於人者也藏本同今本人方作當乃有扈氏有失度謹兜氏有孤男二苗

有成駒皆未桀有侯侈按墨子所染云夏桀染於干辛推侈又明鬼云推侈大戲主別兜虎古今人表下有推善禪其

主以集精微句有誤續牙此七友在第三晉伯陽晉字當衍此七友在第四秦顛頡衛僑如詳未狐不稽莊子大宗師狐不偕釋文司馬云古賢人

也重明詳未董不識此七友在第五按齊策云舜有七友姚校云雄陶方同續牙伯陽東不嘗秦不虛燹甫古今人表上下有維陶續身柏陽東不嘗秦不虛顏師古曰維陶以下皆舜之友也身或作耳虛或作字並見尸子上中有方向其燹甫人表未

見也此續牙即續身伯陽即伯陽董不識即東不嘗其餘或皆彼之駁異耳有萃辱之名藏本同今本萃作卑有如此藏本今本有下有民字楚申胥待之以其身雖死

家破藏本同今本待作從其身難作威雖身按句有誤晉僑如衛子南勁鄭太宰欣皆未詳下文云太宰欣取鄭周單荼未詳下文云單氏之取周親下以

謀上藏本同今本親作侵誤趙襄襄當而以其身為壑谷黼洧之卑黼洧未詳而身不難受壑谷黼洧之

卑句有若夫周滑之藏本同今本之作伯按依下文此周威王所用也今無可考鄭王孫申依下文此鄭子陽所用也越種干下文未見吳王孫頌頌國

名作維維維同字也他書類作略晉陽成泄依下文智伯所用也此十二人者按上文但有十人一人當有脫文陳靈藏本今本靈帶下有公字以其害國傷民敗

法類也藏本同今本法下有用字誤或在囹圄縲紲纏索之中藏本今本縲作縲縲當作纏然明主藏本然下有後字今本有而字皆誤以其能為

可以明法藏本今本無為字按能字逗無數以度其臣者藏本同今本無上有夫字誤虛相與爵祿按相字當衍日與我者藏本今本日作且按日字

是外假為諸侯之寵使絕句使諸侯淫說其主藏本同今本侯下有而字誤按句有誤古之所謂聖君明王絕句君者

藏本同今本無君字按君上當有脫字非長幼弱按幼弱二字當衍其一也及以次序也上也字當作世九字為一句貪得人之意也人字當衍度其行

三字為易牙之取衛未詳外據巷族上文作接未詳孰是外之諸侯之權驕易其國藏本同今本權驕按所改是也隱敦適

藏本同今本敦適作正道未詳其臣弑其君藏本同今本無下其字若夫轉身法易位全衆傳國藏本同今本無身字傳作傳按句有誤未詳為人主者

藏本同今本主作臣
按依上下文當作臣

明君之所疑也

疑讀爲擬下文同
又本篇二字互見

不敢北面談立

句有誤

不誣敢情以談說

藏本同
今本誣

敢作敢誣按所取
未是敢字有誤耳

◎詭使

世謂高

藏本今本謂
下有之字

謂之重

藏本今本謂
上有世字

世謂之烈士

句絕

世謂之勇夫

絕句

用心怯言時謂之竄

藏本今本怯言時作壹者則校此乾道本誤涉下文之字而未經改正
者末一字當作則字上二字未詳藏本以意作壹者恐非韓子元文

吏聽吏從教者

藏本同今本
無上東字

少欲寬惠行德

藏本同今本無少欲二
字按欲下當有脫文

謂之疾

絕句

險躁佻反覆

句當脫一字險躁連讀下
文云而險躁纒諛者任

言大本稱

本藏

同今本本作
不按句有誤

滅其近

藏本同今
本近作述

今有私行義者尊

行字
當衍

恭儉聽上

藏本同今本儉下有也不
二字誤上字下當有也字

城池之所以

廣者

池當
作地

今死之孤

藏本同今本死
下有土字誤

播骨乎平原野者

藏本同今本原下有曠字誤
按平字當涉衍乎字形近耳

無宅容身死田畝

今本重身字藏本畝作
敏今本作奪按句有誤

所善蒞下也

所下當有以
字制制同字

而戰介之士

戰當
作耿

而閒官之士尊顯

藏本同今
本官作居

名位者

名下當
有危字

有二心無私學

無字當衍二心私
學上下文凡五見

上世之所以立廉恥者

藏本同今
本無世字

賞賜之所以

爲重也

藏本同今本
無之字誤

大臣官人與下先謀比周雖不法行威利在下

藏本同今本無與下先謀
雖五字按句有誤未詳

巖居窘

路

藏本同今本
路作處誤

又從而尊之

五字爲一句上下
文及此凡四見

以名

上有脫文當本重
尊之二字而脫耳

以非法措於上

藏本同今本措
作令按句有誤

◎六

反 畏死難

藏本同今本死下有違字
按句有誤未詳所當作

語曲牟知

按牟字有誤
未詳所當作

暴傲之民也

本書亡微有暴傲
即此未知孰是

必爲之

愛棄髮之費

藏本同今本
重愛字誤

夫彈痤者

自此至末皆當連各
本多提行皆非是

慮其後便

王謂曰
句絕

此不熟於論恩

藏本同今本
恩作思誤

明不受也

藏本同今本明下
有主字按此當有

則官法

句絕法依下
文當作治

則民用

絕句

官官治

當作民用
官治四字

則不可以霸王矣

不字
當衍

外儲說右云君通於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此其證也積愛而令窮 藏本同今本積上 故母厚愛處句有誤當脫一字 父薄愛教答五字為一句 今

家人之治產也藏本同今本 而棄仁人之相憐也按人字當衍此仁與法相對也 皆曰輕此亂亡之術也藏本同今本

按依下文當有凡賞罰之心者 藏本同今本 則所惠之禁也急惠當作惡 其欲治又不甚也藏本也下更有其欲治又不甚也七字今本有其欲

治又不甚也者八字皆誤 是故決賢不肖愚知之美藏本同今本知作智 所揆也者藏本今本所有治字 奚疑於重刑名藏本同

名字按依下文不當有又勸一國 四字為一句 故人順之順讀為慎 而下恐上恐當作怨 凡人之取重賞罰王謂曰賞當作刑 而後

厚愛之藏本同今本無後 此雖財用足藏本同今本雖作唯 上懦則肆於為非藏本同今本懦下有治字按下文作上治懦 不能

足使為君天子藏本今本無君字 而桀未必為天子為足也藏本同今本必有以字誤 授以之鼎俎俎字當衍 身不

任者藏本同今本無者字 八說 而為所然藏本今本為 賤德義貴絕句 下必坐上絕句 決誠以參絕句

聽無門戶藏本同今本無者字 者然後行之藏本同今本 不可以為法絕句 華角詳未 雖不可以為耕戰之士藏本同今本雖下有賢字按依上文當補 故人

主之察之下當有所字 智士盡其辯焉藏本同今本士 能士能盡其行焉藏本同今本無 不適有方鐵鉅適

為敵有方未詳舊注全誤 不逮日中奏百奏讀為奏荀子議兵篇 干城距衡衝藏本同今本無衡字按衡即衝字復衍耳 不若堙

穴伏橐王謂曰荀子強國篇注 而推車者推當作推下盡同淮南子曰古之所為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彈矚鐵論非缺云推車之蟬攫負子之數也亦當作推又鹽鐵論遵道散不足世務皆言推車則作椎字不誤可

引藥作橐字是見墨子

也證而道推仁厚藏本同今本無推非聖人之治也藏本同今本非聖人不行推政也藏本同今本法有

立藏本同今本無有權其難而事成藏本同今本成下而功多則為之藏本同今本天下有也藏本同今本暴者藏本同今本

有當而務無易之事藏本同今本貨賂不行藏本同今本行計得於外無死虜之禍藏本同今本暴者藏本同今本

作義下文藝人在位故曰仁暴者皆同不為能活餓者也藏本同今本為能作為誤下知道虛聖以說民藏本同今本無知法

省而民訟簡簡當作萌在訟字上萌也民明主之法必詳盡事藏本同今本無盡明主慮愚者之所易

虛作操誤藏本同今本以責智者之所難以當故智慮力勞不用當作故智不貴者爵尊而官大也藏本同今本貴

官爵受功當有◎八經此篇多智力不用藏本同今本然後一行其法絕句禁誅於私家禁

運文也蓋劫弑臣云以禁誅於己也外儲說不害功罪賞罰必知之藏本同今本功作不中則在過藏本同今本中

君盡人力藏本今本人不斷則事留絕句自取一三字逗下文聽法云使君自則毋道墮壑之累藏本今本則

道字按藏本同今本諷定而怒藏本同今本而下有是以言陳之曰藏本同今本日作結能者功見而謀成敗成敗

有微藏本同今本不重成事智猶不親智當則君神則下盡藏本同今本重以為同者劫藏本同今本

權籍不失籍讀為結誅親暱重帑藏本無結字今本結誅作誅則姦充塞矣藏本同今本忍不制則下上

而名實當則徑之而上當更有誅字徑者謂顯誅也下文乃隱誅之生者不誅也害事者實不當也死者誅之也

其誰也故曰此
謂除陰姦也

醫曰詭詭曰易

藏本不重詭字今本醫
作緊按句有誤未詳

易功而賞

藏本同今本功作均
王涓曰易當作見

生於內則治

自此下皆
未詳也

其故國治而敵亂

藏本同今本其作是
作是按句有誤也

即亂之道

藏本重之字今本
作亡之按句有誤

行參必拆

藏本拆作折
是也下同

折之徵足以

知多寡

藏本同今本徵
作微按句有誤

誅毋謁而罪同

藏本同今本
毋謁作罰誤

重官以懼遠使

藏本今本
官作言

設諫以綱獨為

王涓曰
諫讀為

深一以敬衆心

藏本今本
敬作警

知避罪以止威

藏本今本知下有罪
字王涓曰按句有誤

陰使時循以省衰

藏本同今本
衰作衷誤

是以

喜見則德償

償當
作液

相誨以和

句有
誤

百人然乎

句有
誤

而不足以治職則放官收

官收當作收官放
字當衍即收之誤

耳王涓
曰句絕

說大而誇則窮端故姦得而怒無故而不當為當誣誣而罪臣

以上皆
有誤

衆諫以效智

故無故字誤

今符言於後以知謾誠語

藏本同今本無語
字按句有誤未詳

故奉重無前則徵多

藏本同今本重奉重
無前四字按句有誤

任事

也無重

藏本同今本也作者
按依下文當作者

然則民無榮於賞之內

王涓曰句
有誤脫

而務賂紋之政

紋字有誤未詳
所當作下同

不聽則

謗主

主當
作生

信賞罰以盡民能

藏本同今本無
民字按不當有

此之謂有國之道也

下脫題上
事未詳

◎五蠹

不法常

可

藏本同今本
可作行誤

堯之王天下也有

藏本同今本無有字按當云堯
之有天下也李斯列傳可證

股無肢

肢當
作股

非疏骨肉愛過也

藏本同
今本過

下有客字按疏
下當有客字

爭土橐

藏本同今本爭上
有重字按未詳

古者大王

大當
作文

鐵鉅矩者及乎敵

藏本同今本矩作
距誤按當作短

皆先王

兼愛天下

藏本同今本皆下
有稱字按句有誤

則視民如父母

句有
誤

子必不亂也

藏本同今本于下有
未字王涓曰當有

而仁義者一人

藏本同今本而下有爲
字誤按一人仲尼也

誠易以服人

藏本今本誠上有
勢字按句有誤

而勝務行仁義

藏本今本無勝
字按字有誤

而以勢之凡民

今本勢作世誤按
勢上當脫服字

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

脫下文

盜跖不掇

李斯列傳引掇作搏

必害手則不掇百溢

藏本同今本手

則作則

法莫如一而故

藏本同今本故作周誤

知友辱隨仇者

藏本同今本友下有被字誤

謂之賢

藏本今本謂上有則字誤

賢能之行

藏本今本行下

有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說賢能之行十五字

而忘兵弱地弱之禍

藏本今本下弱字作荒

而功公利滅矣

藏本今本無功字

而諸先王

王渭作生

以

文學

藏本同今本學下有取字按依下文當有

故行仁義者非所譽

王渭曰句絕

譽之則害功

王渭曰為一句下文非所用用句絕用之屬下同此例

文學者

藏本

同今本文上有工字按句有誤未詳

而人主兼也舉匹夫之行

藏本今本無也字

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

說文云人姦密也韓非曰蒼頡

作字自營為又云公平分也从八从人八猶背也韓非曰背人為公

為有政如此

有字當衍

而於游學者日衆

藏本今本無於字

若夫賢良貞信之

行者

長字當衍上文云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

不欺之士者

藏本同今本不上有貴字

亦無不欺之術也

按不下當有可字

而不責其功

藏本同今本功

下有焉字按依上句當有

而國貧

藏本同本國下有愈字

民耕者衆

藏本同今本民作言按依下文當作言

伐禁無用

藏本同今本伐作必按句有誤

無先生之語

王渭作生此與

下文吏對

則有仇讎之忠

藏字同今本忠作患誤

從者合衆強以攻一弱也

強弱當互易

舉則圖而委

藏本舉則作則舉今本委下有地字按句

有誤而交大未必不有疏

藏本同今本無有字誤王渭曰交當作敵

則以外權士官於內

藏本同今本士作市誤上文云而卑其士官也

國利未立

為一句

人主之於其聽說也於其臣

句有誤

內政之有也

藏本同今本有作修誤

朞年而舉

絕句衛離魏為衡

五字為一句

而其境內之治

藏本同今本而下有嚴字按句有誤

智困於內而政亂於外

內外當互易上文云而事智於外

民之政計

作故按句有誤

皆就安利如避危窮

如讀為而

而完解舍

解解同字也

而名卑以寡趣本務而趨永作

按此皆有誤

致尊過耕戰之士藏本同今本致尊過作不貴誤

其言古者古當作談上文云言談者為勢於外

其患御者藏本同今本患作近誤

聚弗靡之財藏本

同今而弗作沸誤

賢子之而非孫卿

而侔農夫之利字也

○顯學

有仲良氏之儒藏本良作梁按夏梁同字也

有孫氏之儒孫孫卿也雖三云燕子噲

論精云

子宋子曰見侮之辱不使人不鬪又天論解蔽皆云宋子漢書藝文志宋子十八篇在小說家云孫卿道宋子其言貴老意

不可復生藏本同今本不上更有孔墨二字按當有

雜反行藏本同今本反下有之字按當有

行無常議藏本同今本議作儀誤

世以為儉世下當有主字

宋榮子之議

夫上所以陳良田大澤藏本同今本澤作

宅

立節參民藏本今本民作明

且夫人主於聽學也藏本今本主下有之字今本於聽作聽於皆談

與處而智不充其辯藏本同今本處下有久字

夫嚴家無

區治不能以必劍區他書又作歐 磐不生粟磐下當有石字 夫禍知磐石象人按禍知當作知禍此以知禍與下句不知禍相對也

悍虜李斯列傳引悍作格

用人不得非

一國可使齊五字為一句

為治者用衆而舍寡藏本同今本者作也誤

謂之

不能然則是諭也夫諭性也王謂曰此皆有誤

以仁教人藏本同今本仁下有義字按依下文當有

故善毛齋西施之美藏本善作磨是

也今本作磨誤按左傳昭三年釋文云積磨本又作磨哀元年姬嬀本又作磨嬀在說文新附

使若千秋萬秋千歲萬歲之聲藏本下秋字與上歲字互易是也今本二秋字皆作歲誤戰國策云厚音跪行為儻千秋

不道仁義者者字當衍

而以為貪藏本同今本以下有上字

竟內必

知介而無私解藏本同今本必知介而無私解作戰戰陣閉士卒誤按境內必知者八說云此其臣有姦者必知又云而務必知之術也是其義介當作分分而無私者制分云宜務分刑賞為愈又云亡者其制刑賞不分也云云是其義解字上下當有

夫求聖通之此下至末乾道本缺藏本復有士者為民知之不足師用昔禹決江濟河而民聚瓦石子產開敵樹桑鄭人謗晉禹利天下子產存鄭人皆以受謗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舉士而求賢智為政而期適民皆亂之端未可與為治也今

文脫

夫求聖通之此下至末乾道本缺藏本復有士者為民知之不足師用昔禹決江濟河而民聚瓦石子產開敵樹桑鄭人謗晉禹利天下子產存鄭人皆以受謗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舉士而求賢智為政而期適民皆亂之端未可與為治也今

之藏本括作括

括耳按當作聒

儒釋辭曰藏本今本釋作飾今本儒下有者字按句有誤

不道仁義者者字當衍

而以為貪藏本同今本以下有上字

竟內必

知介而無私解藏本同今本必知介而無私解作戰戰陣閉士卒誤按境內必知者八說云此其臣有姦者必知又云而務必知之術也是其義介當作分分而無私者制分云宜務分刑賞為愈又云亡者其制刑賞不分也云云是其義解字上下當有

夫求聖通之此下至末乾道本缺藏本復有士者為民知之不足師用昔禹決江濟河而民聚瓦石子產開敵樹桑鄭人謗晉禹利天下子產存鄭人皆以受謗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舉士而求賢智為政而期適民皆亂之端未可與為治也今

夫求聖通之此下至末乾道本缺藏本復有士者為民知之不足師用昔禹決江濟河而民聚瓦石子產開敵樹桑鄭人謗晉禹利天下子產存鄭人皆以受謗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舉士而求賢智為政而期適民皆亂之端未可與為治也今

本同未詳

○忠孝

有曲於父藏本同今本無於字誤

豈得利焉哉藏本同今本焉哉作哉焉誤

雖衆獨行王謂曰雖當作離四字為一句

數出

數出

數出

數出

所出也

○忠孝

有曲於父藏本同今本無於字誤

豈得利焉哉藏本同今本焉哉作哉焉誤

雖衆獨行王謂曰雖當作離四字為一句

數出

數出

數出

數出

所出也

○忠孝

有曲於父藏本同今本無於字誤

豈得利焉哉藏本同今本焉哉作哉焉誤

雖衆獨行王謂曰雖當作離四字為一句

數出

數出

數出

數出

所出也

○忠孝

有曲於父藏本同今本無於字誤

豈得利焉哉藏本同今本焉哉作哉焉誤

雖衆獨行王謂曰雖當作離四字為一句

數出

數出

數出

數出

所出也

○忠孝

有曲於父藏本同今本無於字誤

豈得利焉哉藏本同今本焉哉作哉焉誤

雖衆獨行王謂曰雖當作離四字為一句

數出

數出

數出

數出

所出也

○忠孝

有曲於父藏本同今本無於字誤

豈得利焉哉藏本同今本焉哉作哉焉誤

雖衆獨行王謂曰雖當作離四字為一句

數出

數出

數出

數出

於無用者藏本數作敬按 不可以恬淡之人藏本同今本無之人 誹謗其君者也藏本同今本誹上有 知謂

不孝藏本謂下有之字是也 天下此賢之藏本今本無此字 不足以禁藏本同今本不上有 此二者藏本同今本二作三 天下

太平士藏本今本土上有之字 天下太平之士平當作下 不可以為刑禁也為字 諸侯言從者曰

侯字當衍 是以三王不務離合絕句 而止五霸不待從橫句絕止字當衍即五 察治內以裁外而已矣

九字為一句 ○人主 左右太威也藏本同今本 當使虎豹失其爪牙藏本同今本 賢用能之士進

無用字藏本今本 以主之明塞矣藏本同今本以作而 而蔽愚不肖之患也藏本同今本 ○飭令按此篇皆商

行法曲斷曲當 以賞戰三字為一 厚祿以周術藏本今本周作 行都之過藏本同今本 物多者眾

藏本同今本者作未按依商于是也 則震不怠震當作農 此謂以成智謀以威勇戰按或讀為盛威當作成亦讀為 則治見

者省言有塞見字當衍有當作者 必當按當當作 其能勝其害王謂曰此以下皆當依本書用人改 而道壞餘

力於心道壞用人 莫負乘宮之責於君乘宮用人 使明者不相干用人云明君 故莫爭絕句 言此

謂易攻此五字皆涉 上不愛民民死賞藏本同今本死上 利出一空者空讀 輕者不至至藏本同

重至字按此不當有 ○心度 喜其亂藏本同今本 王之者也藏本今本者作 不治則亂而賞刑不行於天

下者天字當衍王謂曰亂 必塞塞字有 而難致而力者藏本今本無下 與世世宜藏本今本與 世知維之

以刑

藏本同今本無世知二字誤按知讀為智下當有而字

能治衆而禁不變者削

治衆二字誤未詳所當作

故聖人之治民治

藏本同今本下治字作也按此字衍

而楚與能變

藏本同今本能作治誤

能越力於地者

越當作趨下句能起力起亦當作趨

強不塞者王

句有誤

故王道在所聞

藏本同今本聞作開按當作閉下文云能閉外塞私

而治立者削

治當作始

敵不於不亂之術

藏本今本無敵字按當云道於不亂之術

○制分

夫凡國

博君尊者

夫當作大

而可以至乎令行禁止於天下者也

天字當衍

分爵制祿則法必嚴

藏本今本制祿作祿制

情莫不出其死力

藏本同今本情上有人字誤

上賞好惡

藏本今本賞作掌

有持以異爲分

異字當衍

是何其法通乎人

情藏本同今本何下有也字

然則去微姦之奈何

藏本今本之下有道字按非也此當衍之字

其務令之相規

規讀爲闕與下文互見

其情者也

句有誤

理不得相關

理當作里

姦不容細絕

私告任坐使然也

七字爲一句

不用譽則毋適

藏本同今本則無適作而得人

之情誤按適敵同字也

雖知

藏本今本難作難

過刑之於言者

刑當作形

則刑賞安得不容其二

藏本二作貳是也上文云刑賞惑乎貳

實故

有所至

藏本同今本實故作故實按句有誤

刑賞之不分白也

不分當作分不

識誤跋

韓子各本之誤近又得其二事外儲說左下兩云孟獻伯孟皆當作孟孟者晉邑杜預云太原孟縣者是也獻伯晉卿孟其食邑以配諡而稱之猶言隨武子之比矣說疑云楚申胥申胥當作葆申葆申者楚文王之臣極言文王茹黃狗宛路繪丹姬事而變更之下文所謂疾爭強諫以勝其君者也見呂氏春秋高誘注曰葆太葆官名申又載說苑葆作保古今人表同葆保同字也時已刊成補識於後己卯孟陬廣圻又書

韓非子集解
識誤跋



版權所有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出版

韓非子集解

校閱者 葉 均

出版者 大達圖書供應社

發行人 周 健 人

發行所 廣益書局

上海河南路
一三七號

分發行所各省廣益書局

洋裝二冊定價二元四角